

竹窗隨筆

蓮池大師著

目錄

出版說明	1
竹窗隨筆序.....	1
僧無為	2
人命呼吸間.....	2
古今著述	2
儒釋和會	2
楞嚴（一）.....	3
楞嚴（二）.....	3
禮懺功德	3
螯蠣充口	3
東門黃犬	4
為父母殺生.....	4
鹿祀求名	4
心喻	4
換骨	5
洪州不得珠體.....	5
墳墓	5
菩薩度生	6
悟後	6
孚遂二座主.....	6
實悟	6
出家父母反拜.....	7
生愚死智	7
莊子（一）.....	7
莊子（二）.....	8
莊子（三）.....	8
養老書	8
心得	9
祀神不用牲.....	9
好樂	9

世智當悟	9
時不可蹉	10
念佛鬼敬	10
鬼神	10
東坡（一）	10
東坡（二）	11
憎愛	11
靜之益（一）	11
靜之益（二）	11
華嚴不如艮卦	11
韓淮陰	12
誦經雜話	12
平心薦亡	12
對境	13
去障	13
以苦為樂	13
二客對弈	13
思惟修	14
諍友	14
鼓樂	14
道人重輕	14
佛經不可不讀	15
蕭妃	15
泰首座	15
睡著無夢時主人	15
布施	16
尚直尚理編	16
戒殺	16
建立叢林	17
僧俗信心	17
損己利人	17
良知	17
心之精神是謂聖	18
寂感	18

來生（一）	18
來生（二）	19
棄捨所長	19
二種鼠	19
僧習	20
古今人不相及	20
物不遷論駁	20
碧巖集	21
兜率悅張無盡	21
宗門問答	21
醉生夢死	22
真道人難	22
空所空盡	22
教外別傳	22
發真歸元	22
道話	23
楚失弓	23
湯厄（一）	23
湯厄（二）	24
湯厄（三）	24
湯厄（四）	24
經教	25
語錄	25
聞謗	25
愚之愚	26
預了	26
廣覽	26
求人過	26
謀斷	27
禪佛相爭	27
武夷圖	27
談宗	28
念佛	28
僧性空	28

行腳	29
妙宗鈔	29
出神（一）	29
出神（二）	29
聞訃	30
齋素	30
輪迴根本	30
病者眾生之良藥	30
蛇成龍	31
名利	31
臨終正念	31
花香	32
人虎傳	32
六道互具	32
智慧	32
外學	33
靈裕法師	33
行腳住山	33
楞嚴房融所作	34
果報（一）	34
果報（二）	34
塞翁	35
神通	35
大豪貴人	35
天台清涼（一）	36
天台清涼（二）	36
栴堂山居詩	36
山色	37
見生夢	37
禮懺僧	37
南嶽止觀	38
韓昌黎	38
惺寂	38
道原	39

菩薩不現今時.....	39
如來不救殺業.....	39
增減古人文字.....	40
毒蛇喻	40
食肉（一）.....	40
食肉（二）.....	41
曹溪不斷思想.....	41
四知	41
四大五行	41
世界	42
年劫	42
學道莫先智.....	42
道場放赦	43
水陸儀文	43
見僧過	43
心不在內	44
生死根本	44
齊人	44
至誠感人	45
親善知識	45
念佛不專一.....	45
伎樂	46
身者父母遺體.....	46
出谷喻（一）.....	46
出谷喻（二）.....	47
丸餅誑兒	47
憂樂	47
根原技葉	47
想見崑崙	48
禪餘空諦辯偽.....	48
種種法門	49

竹窗二筆

目錄

般若咒	50
儒童菩薩	50
臨濟	50
雁蕩山	51
悔不為僧	51
佛法作人情.....	51
黃梅衣鉢	51
耳根圓通	52
極樂世界	52
一轉語	52
法華要解（一）.....	53
法華要解（二）.....	53
朱學諭	53
本身盧舍那.....	54
衣帛食肉	54
執著	54
好古（一）.....	55
好古（二）.....	55
立義難	55
不作佛事	55
鮑勛	56
門庭高峻	56
魔著	56
參方須具眼.....	57
人身難得	57
事怕有心人.....	57
老成然後出世.....	58
繼祖傳燈	58
殺罪	58
宗門語不可亂擬.....	58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59

夜氣	59
佛印	59
學貴精專	60
菩薩慈勝聲聞.....	60
宗乘不與教合.....	60
放參飯	60
僧堂	61
結社會	61
蓮社	61
心膽	62
太牢祀孔子.....	62
儒佛交非	63
好名	63
梁武帝	63
王所花	64
此道	64
金色身	65
出家休心難.....	65
蠶絲（一）.....	65
蠶絲（二）.....	65
呂文正公	66
學道無倖屈.....	66
著述宜在晚年.....	66
機緣	67
般若（一）.....	67
般若（二）.....	67
般若（三）.....	68
天台止觀	68
看忙	68
辯融	68
禪講律	69
古玩入吾手.....	69
悟道難、為善易.....	69
重許可	69

放生池	70
崔慎求子	70
無子不足憂.....	70
後身（一）.....	71
後身（二）.....	71
後身（三）.....	71
王介甫	72
喜怒哀樂未發（一）.....	72
喜怒哀樂未發（二）.....	72
中峰示眾	73
醮事謝將殺生.....	73
齋月戒殺	73
戒殺延壽	74
宋元悟道居士.....	74
無義味語	74
信施難消	74
知道不能造.....	75
遠官字	75
念佛鏡	75
參究念佛	76
急參急悟	76
解禪偈	76
范景仁	77
習俗	77
厭喧求靜	77
除日	77
淨土難信之法（一）.....	78
淨土難信之法（二）.....	78
淨土難信之法（三）.....	78
念佛不礙參禪.....	79
醫戒殺生	79
勘驗	79
百法寺道者.....	79
出世間大孝.....	80

即心即佛	80
世智辯聰有失.....	80
好奇	81
無常信	81
參禪非人世中事.....	81
出家（一）.....	81
出家（二）.....	82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82
參禪	82
印宗法師	83
親師	83
華嚴大藏一經.....	83
袁母	84
儒佛配合	84
立禪	84
論疏	85
淨土不可言無.....	85
隨處淨土	86
陰陽	86
出胎隔陰之迷.....	86
劉道原不信佛法.....	87
傳佛心印	87
傳燈	87
金丹	87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88
大悟小悟	88
憫下	89
菩薩	89
願力	89
不起念（一）.....	90
不起念（二）.....	90
九品往生	90
千僧無一衲子.....	91
惜寸陰	91

萬年寺	91
富貴留戀人.....	92
鵝道人	92
生日	92
因病食肉	93
人患各執所見.....	93
姚少師（一）.....	93
姚少師（二）.....	94

竹窗三筆

目錄

殺生人世大惡.....	95
晝夜彌陀十萬聲.....	95
己事辦方可為人.....	95
自他二利	96
殺生非人所為.....	96
祀天牛	96
伏羲氏網罟.....	97
浴水	97
僧宜節儉	97
僧拜父母	98
年少閉關	98
八旬行腳	98
講宗	98
教人參禪	99
肇論	99
華嚴論疏	100
評議先賢	100
遊名山不願西方.....	101
非理募化	101
妄拈古德機緣（一）.....	101
妄拈古德機緣（二）.....	102
直言	102

心跡	102
僧務外學	103
僧務雜術 (一)	103
僧務雜術 (二)	103
周柳翁	103
沸湯施食	104
肉刑	104
心意識	105
制心	105
禪宗淨土遲速	105
六祖壇經	106
居山	106
佛性	106
僧畜僮僕	107
文文山	107
出家四料簡	107
時光不可空過 (一)	108
時光不可空過 (二)	108
蔬食上賓	108
李卓吾 (一)	109
李卓吾 (二)	109
中庸性道教義	109
趙清獻	110
經債	110
淨土壽終	110
龍舒往生	111
直受菩薩戒	111
刑戒	111
不願西方 (一)	112
不願西方 (二)	112
平侍者	112
四果	113
遺教經	113
四十二章經 (一)	113

四十二章經（二）	114
五條衣	114
禪門口訣（一）	114
禪門口訣（二）	115
念佛不見悟人	115
為僧宜孝父母	115
雷霆	116
真友	116
學貴專精	116
傳燈	117
劉公真菩薩人	117
續原教論	117
三賢女	118
施食師	118
講法師	118
一蹉百蹉	119
禁屠	119
畜魚鶴	119
今日方閒	120
入胎	120
護法	120
儒者闢佛	121
居士搭衣	121
宿命	122
龍眼	122
燒煉	122
南嶽誓願文	123
天台傳佛心印	123
水陸儀文	124
師友	124
朝海	124
蔑視西方	125
頌古拈古（一）	126
頌古拈古（二）	127

續入藏諸賢著述.....	128
南嶽天台自言.....	128
道譏釋（一）.....	128
道譏釋（二）.....	129
出家利益.....	129
世俗許願.....	130
出世間大孝.....	130
偽造父母恩重經.....	130
修行不在出家.....	131
不朽計.....	131
人不宜食眾生肉.....	132
三難淨土.....	132
念豈佛.....	133
真誥.....	133
現報（一）.....	133
現報（二）.....	134
念佛人惟一心不亂.....	134
修福.....	135
勘試.....	136
六群僧.....	136
簡藏鍊磨.....	137
世夢.....	137
性相.....	137
大鑑大通（一）.....	138
大鑑大通（二）.....	139
齋僧錢作僧堂.....	139
楞嚴圓通.....	139
天說（一）.....	140
天說（二）.....	141
天說（三）.....	141
趙定字作閻王.....	142
弟子為師服.....	142
百丈清規.....	143
剛鬣報.....	143

天說餘 143

竹窗隨筆

出版說明

「竹窗隨筆」為明末高僧蓮池大師所作，內中收錄了大師隨感所筆之短文四百餘篇，詳辨禪、教、淨之正知見，乃至對佛儒間的諍論也有一番精闢論述。而其中談到修行人生活行止的部分，更可以看到一代大師的風骨，真堪作我等佛子最佳典範。

敝會為方便大眾閱讀，特將本書重新排版，並加新式標點；而原版（蓮池大師全集木刻版）中，若干罕用古字，亦將之改為今所流通之字體。因係重新排版，其中錯漏恐將難免，尚望諸讀者大德不吝賜正，以使爾後再版時得以修改完善。

願此書之出版，能夠廣益諸佛子！

佛陀教育基金會 謹識

竹窗隨筆序

古有容齋隨筆，予效之竹窗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見，筆焉。從初至再，成二帙矣！茲度八旬，頗知七十九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奈何久仆樂生之堂，無能勤趙老之屨，於是一榻而走千山，寸晷而遊神於百世，所感所見，積之歲月，忽復成帙。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歸於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餘如世諦中事，無關於法化，無補於修進者，則不暇及焉。噫！吾耄矣，胡不囊括瓶守，而喋喋乃爾？噫！吾耄矣，斜陽賸月，能幾何時，此而不言，更待何日？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為？因以付管城子。萬曆乙卯春日後學雲棲株宏謹識

僧無為

吳江流慶菴無為能公，齒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予蚤歲遊蘇湖間，與同堂坐禪。及予住雲棲，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允，則固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斯，自絕佳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謁新建故事，許之。以賢下愚，有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人命呼吸間

一僧療疾經年，久憊枕席，眾知必死，而彼無死想，語之死，輒不懌。予使人直告：「令速治後事，一心正念。」彼謂男病忌生日前，過期當徐議之耳。本月十七日乃其始生，先一日奄忽。吁！人命在呼吸間，佛為無病人言之也。況垂死而不悟，悲夫！

古今著述

予在家時，於友人錢啟東家，一道者因予語及出家，渠云：「不在出家，祇貴得明師耳。」予時未以為然。又一道者云：「玄門文字，須看上古聖賢所作，近代者多出臆見，不足信。」予時亦未以為然。今思二言皆有深意；雖未必盡然，而未必不然也。以例吾宗，亦復如是。因識之。

儒釋和會

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此不惟慧解圓融，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其意固甚美矣。雖然，據麤言細語，皆第一義，則誠然誠然；若按文折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

楞嚴（一）

天如集楞嚴會解，或曰：「此天如之楞嚴，非釋迦之楞嚴也。」予謂此語雖是，而新學執此，遂欲盡廢古人註疏，則非也。即盡廢註疏，單存白文，獨不曰：「此釋迦之楞嚴，非自己之楞嚴」乎？則經可廢也，何況註疏！又不曰：「自己之楞嚴遍一切處」乎？則諸子百家，乃至樵歌牧唱，皆不可廢也，何況註疏！

楞嚴（二）

不獨楞嚴，近時於諸經大都不用註疏。夫不泥先入之言，而直究本文之旨，誠為有見；然因是成風，乃至逞其胸臆，冀勝古以為高，而曲解僻說者有矣！新學無知，反為所誤。且古人勝今人處極多，其不及者什一；今人不如古人處極多，其勝者百一。則孰若姑存之。喻如學藝者，必先遵師教以為繩矩，他時後日，神機妙手，超過其師，誰得而限之也？而何必汲汲於求勝也？而況乎終不出於古人之範圍也！

禮懺功德

姑蘇曹魯川居士為予言：有女在夫家，夏坐室中，一蛇從牆上逐鵲，墮庭心，家人見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為荊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潁，遂死江中，我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大明矣！」鬼方悟死久，並知為蛇。曰：「既作蛇，死亦無恨，但為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泗洲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為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穩如故。懺之時義大矣哉！

螯蝮充口

晉何胤謂：「(魚*且)蟹就死，猶有知而可憫；至於車螯蝮蝮，

眉目內缺，唇吻外絨，不榮不瘁，草木弗若，無聲無臭，瓦礫何異？固宜長充庖廚，永為口食。」噫！是何言歟？！此等雖無眉目唇吻、榮瘁聲臭，寧無形質運動乎？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汝不知其有知耳？況眉目等實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為口食，胤之罪上通於天矣！

東門黃犬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蓋悔今之富貴而死，不若昔之貧賤而生也。寧思兔逢鷹犬，不猶己之罹斧鉞乎？兔滅群，汝夷族，適相當耳。不知其罪而反羨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

為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齋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日呵其妻子云：「何故為吾墳墓事，殺雞為黍？今有吏隨我，稍不似前之自由矣！」子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予謹記之，以候應否。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母亦隨斃。乃知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為父母殺生，孝子豈為之乎？

鹿祀求名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己祿，於汝安乎？

心喻

心無可為喻，凡喻心者，不得已而權為彷彿，非真也。試舉一二：

如喻心以鏡。蓋謂鏡能照物，而物未來時，鏡無將迎；物方對時，鏡無憎愛；物既去時，鏡無留滯。聖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際空寂，故喻如鏡。然取略似而已，究極而論，鏡實無知。心果若是之無知乎，則冥然不靈，何以云妙明真體？或喻寶珠，或喻虛空，種種之喻亦復如是。

換骨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予亦云：「學禪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故學者不患禪之不成，但患時之不至；不患時之不至，但患學之不勤。

洪州不得珠體

洪州者，馬大師也。圭峰敘如來傳法迦葉而至曹溪，曹溪之道，惟荷澤為正傳，諸宗皆屬旁出，如摩尼珠，唯荷澤獨得珠體。其說析理極精，而品人不當。夫馬祖親承南嶽，南嶽親承曹溪，自後百丈、黃檗、臨濟、南泉、趙州，不可勝數諸大尊宿，皆從馬祖而出，而獨推荷澤，何以服天下？圭峰以荷澤表出「知」之一字為心，而諸宗於作用處指示，遂謂是徒得珠中之影。然古人為人解黏去縛，隨時逐機，原無定法。其言知者，正說也。其言作用處者，巧說也。巧者何？欲人因影而知現影者誰也。如執「知」之一字，則世尊拈花，曾無知字，將世尊不及荷澤耶？況諸宗直出知字處亦不少，豈專說作用耶？圭峰平日見地極高，予所深服，獨此不滿人意。

墳墓

予既老病，眾為擇地作塔，數易之。予嘆曰：「世人極意營圖風水，冀子孫長永富貴耳。爾輩望蔭出紫衣國師耶？古人有言：『棄諸林莽以飼禽獸。』幸不置我於鴉腸狐腹足矣，餘非道人所知也。」

菩薩度生

經言：「菩薩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愚夫遂謂菩薩但度眾生，不復度己。不知己亦眾生數也，焉有度盡眾生，而獨遺自己一眾生乎？何得藉口菩薩，逐外忘內！

悟後

為山和尚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為山此語，非徹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覺，便謂一生參學事畢者獨何歟？

孚遂二座主

太原孚上座，於揚州孝先寺講涅槃經，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茶，白云：「某甲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教誨。」禪者云：「不道座主所說不是，然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曰：「焉敢不信！」曰：「請座主輟講旬日，端然靜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卻。」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大悟。又良遂座主參麻谷，谷荷鋤入園，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次日復求見，又閉卻門，遂乃敲門。谷問是誰？遂方稱名，忽大悟。此二尊宿，祇緣是虛心下賢，不存我慢故。今人自高，焉得有此？

實悟

妙喜云：「若是乾屎橛如是說得落時，如鋸解稱錘、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說得。既不可如是說，須是悟始得。你若實得悟，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學者當切記妙喜此語，息卻口頭三昧而求實悟。

出家父母反拜

予作正訛集，謂反者還也，在家父母不受出家子拜，而還其禮，非反拜其子也。一僧忿然曰：「法華經言，大通智勝如來既成佛已，其父輪王向之頂禮，是反拜其子，佛有明訓，因刻之經末。」予合掌云：「汝號甚麼如來？」僧謝不敢。又問：「汝既未是如來，垂成正覺否？」僧又謝不敢。予謂曰：「既不敢，且待汝垂成正覺，更端坐十劫，實受大通如來位，納父母拜未晚。汝今是僧，未是佛也。佛為僧立法，不為佛立法也。且世人謗佛無父無君，吾為此懼，正其訛謬，息世譏嫌，冀正法久住，汝何為不畏口業，甘心乎師子蟲也？」悲夫！

生愚死智

洛陽伽藍記云：「史書皆非實錄，今人生愚死智，惑亦甚矣！」蓋言史多溢美，不足信也。但「皆非」二字，立言太過。古號史為直筆，則焉得非實？夫子言「文勝質則史」，則容有非實，當改「皆非」作「未必」耳。夫古人慎重許可，一語品題，芳播千古；而今乃視為故事，等為人情，虛諛浪褒，取笑識者，可嘆也。故洛陽記有激而發此論，切中末世之弊。不如是道破，傳燈錄前代真善知識，與今安排名姓插入祖圖者何辨？爾後為吾弟子，毋妄干名公大人，裝點吾之未到也。

莊子（一）

有俗士，聚諸年少沙彌講莊子，大言曰：「南華義勝首楞嚴。」一時縉流及居士輩無斥其非者。夫南華於世書誠為高妙，而謂勝楞嚴，何可笑之甚也！士固村學究，其品猥細不足較，其言亦無旨趣，不足辨，獨恐誤諸沙彌耳！然諸沙彌稍明敏者，久當自知；如言鑰勝黃金以誑小兒，小兒既長，必唾其面矣！

莊子（二）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疏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為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而大成於孔子，吾試喻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停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玳瑁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況乎為僧者之不以文為業也。」

莊子（三）

曰：「古尊宿疏經造論，有引莊子語者，何也？」曰：「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為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不是之引，而將誰引？然多用其言，不盡用其義，彷彿而已矣。蓋稍似而非真是也。南人之北，北人不知舟，指其車而曉之曰：『吾舟之載物而致遠，猶此方之車也。』借車明舟，而非以車為舟也。」

養老書

有集養老書，日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曰雀、曰雁、曰雉、曰鴛鴦、曰鹿、曰兔、曰駝、曰熊，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胡為老不息心，反勤殺害，誤天下老人並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定不教渠殺生為安。孟子曰：「七十食肉。」亦定不教渠遍食眾生肉也。作俑者其思之。

心得

以耳聽受而得者，不如以目看讀而得者之廣也。以目看讀而得者，不如以心悟明而得者之極其廣也。以心為君、以目為臣、以耳為佐使，可也。用目當心，斯下矣。用耳當目，又下之下矣！

祀神不用牲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剖羊蒸豚，次則用豬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為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甲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甲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為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為例。

好樂

人處世各有所好，亦各隨所好以度日而終老，但清濁不同耳。至濁者好財，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或好古玩，或好琴棋，或好山水，或好吟詠。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為勝矣！然此猶世間法。又進之，則好讀內典。又進之，則好淨其心。好至於淨其心，而世出世間之好最勝矣！漸入佳境如食蔗喻。

世智當悟

智有二：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世智又二：一者博學宏辭，長技遠略，但以多知多解而勝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惡、別邪正，行其所當行而止其所當止者是也。僅得其初，是謂狂智，當墮三塗。兼得其後，是謂正智，報在人天。何以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出世間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別如來正法四諦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無明惑，如實了了，見自本心者是也。僅得其初，

是出世間智也，名為漸入。兼得其後，是出世間上上智也，乃名頓超。何以故？但得本，不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謂大徹大悟者，何謬昧之甚！

時不可蹉

凡人初出家，心必猛利，當趁此時，一氣做工夫，使有成立。若悠悠揚揚，蹉過此時，日後或住院，或受徒，或信施繁廣，多為所累，淪沒初志。修行人不可不知。

念佛鬼敬

海昌村民某，有老媪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聽之。某在眾中忽攝心念佛，媪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瞥爾顧念，尚使鬼敬，況久修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

鬼神

或問：有鬼神歟？無鬼神歟？曰：有。鬼神可信奉歟？不可信奉歟？曰：亦可亦不可。何謂也？曰：夫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蓋一言盡其曲折矣！「敬」之云者，有也。「遠」之云者，信奉而不信奉也。祀之以時，交之以禮，如是而已耳。過信而諂奉焉，冀其報吉凶、降福佑、獲靈通，則駸駸然入於邪矣。噫！有可敬而不可遠者，諸佛諸菩薩是也。胡弗思也？

東坡（一）

洪覺範謂東坡文章德行炳煥千古，又深入佛法，而不能忘情於長生之術，非唯無功，反坐此病卒。予謂東坡尚爾，況其餘乎！今有口

談無生，而心慕長生者；有始學無生，俄而改業長生者。蓋知之不真，見之不定耳。故道人不可剎那失正知見。

東坡（二）

元禪師與東坡書云：「時人忌子瞻作宰相耳。三十年功名富貴，過眼成空，何不猛與一刀割斷。」又云：「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為何於自己性命便不知下落？」以東坡之穎敏，而又有如是善友策發，何慮不日進？今之縉紳與衲子交者，宜講此誼。

憎愛

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上之烏。」言愛之極其至也。忽緣變而情遷，轉愛為憎，憎而又憎，向之愛安在哉？轉憎為愛，亦復如是。是故愛不必喜，憎不必怒，夢事空花，本非實故。

靜之益（一）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錯處於此悉現。乃知爾來不得明見心性，皆由忙亂覆卻本體耳。古人云：「靜見真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現。」豈虛語哉？

靜之益（二）

世間醞醖醇醴，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由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古人云：「二十年不開口說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

華嚴不如艮卦

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

華嚴其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韓淮陰

淮陰佐漢滅楚，既王矣，召漂母與之千金，召辱己少年，亦與之千金。夫報恩者人情之常也，不報怨而反酬以恩，可謂有大人之量、君子長者之風矣！而卒不獲以壽考終，千古而下，猶可扼腕。雖然，其故有二：一者仁有餘而智不足，二者多殺人，不免於自殺。理固應然，無足怪者。

誦經雜話

總戎戚公，素持金剛經。其守越之三江也，有亡卒致夢云：「明當遣妻詣公，乞為誦經一卷，以資冥道。」翌日，果有婦人悲泣求見。詰之，如夢中語。公諾之，晨起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然僅得半卷，以於中雜『不用』二字。」公思其故，乃內人使侍婢送茶餅，公遙見，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次早，閉戶誦經。是夜，夢卒謝云：「已獲超拔。」此予親聞於三江僧東林，東林誠篤有道行，不妄語者。憶！誦經僧可不慎歟？！

平心薦亡

杭郡多士坊，有東平廟。郡之窘人死，致夢其妻云：「諒汝無力修薦；縱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廟主某公施一飯斛足矣！」妻詣廟主求請。主云：「我至期有七員主行醮事，奈何！然我寧辭彼就汝。」遂為施食。妻夢夫云：「已超脫矣！」此公平日臥榻上供王靈官像，像前置一瓶，凡得經（貝*親），目不視，即貯瓶中，隨取隨用，不欲較計厚薄也。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噫！心平即有如是威德，況心空者乎？釋子當自勉矣！

對境

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於此，五物在傍：一如乾草，纔觸即燃者也。其二如木，噓之則燃者也。其三如鐵，不可得燃者也，然而猶可鎔也。其四如水，不惟不燃，反能滅火者也；然而隔之釜甕，猶可沸也。其五如空，然後任其燔灼，體恆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初一凡夫，中屬修學；漸次最後，方名諸如來大聖人也。

去障

修行去障，亦有五等。喻如一人之身，五重纏裹，最外鐵甲，次以皮裘，次以布袍，次以羅衫，又次貼肉極以輕綃。次第解之，輕綃俱去，方是本體赤（骨*歷）自身也。行人外去麤障，去之又去，直至根本無明極微細障皆悉去盡，方是本體清淨法身也。

以苦為樂

廁蟲之在廁也，自犬羊視之不勝其苦，而廁蟲不知苦，方以為樂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視之不勝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為樂也。人之在世也，自天視之不勝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為樂也。推而極之，天之苦樂亦猶是也。知此而求生淨土，萬牛莫挽矣！

二客對弈

二客方對弈，有哂於傍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柱而何？」客默然。

思惟修

禪那者，此云思惟修，故稱禪思比丘，是貴思也。經又言：「有思惟心，終不能入如來大涅槃海。」又言：「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是病思也。所以者何？蓋思有二：一正思惟，一邪思惟。無思之思，是正思惟也；有思之思，是邪思惟也。又思有二：一從外而思內，背塵合覺者也。一從內而思外，背覺合塵者也。從內思外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無盡而真彌遠也。從外思內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盡而還源也。由思而入無思，即念佛者由念而入無念也。

諍友

予初出家時，皋亭茶湯寺老僧，以誕日延予齋。時大嶺有立禪，北人也，慧直無諂，顧予曰：「彼延子為佛法耶？人情耶？彼以人情重子耳，何往為？」予大慚。又友古溟者，謂予言：「子以後不出世為妙。」予告以素所願，願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溟笑曰：「子卻有出世日在，未免也。」今思如二友者不可復得，淒然傷感者久之。

鼓樂

秋榜出，新舉子有鼓樂而過上方之門者，二僧趨而往覘之。甲云：「善哉，不亦樂乎！」乙云：「善哉，不亦悲乎！」甲問故。乙曰：「子徒知今日之鼓樂，而不知有後日之鼓樂也。」甲不解，歎羨如故。

道人重輕

古所稱道人，以世所重者彼輕之，世所輕者彼重之故也。世所重者何？富貴也。世所輕者何？身心也。今與世同其重輕，是得為道人乎哉？

佛經不可不讀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視，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懷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一染識田，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蕭妃

武后效人彘殺王后等且死，誓願生生世世已為貓、武為鼠，生扼其喉而啖其肉。至今貓鼠中尚有二人受生，雖報復百千萬遍未已也。往時予作水陸齋，憫而薦之，祇恐冤力深、薦力淺，未能遽釋耳。古來類此者頗眾。今人修善事，不辭多為津濟可也。

泰首座

或謂：「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峰不許，以不會石霜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等語也。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將無會石霜意，而洞山亦不許者，何也？」愚謂紙衣若果已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則去住自由，當與洞山作愚癡齋，把手共行，泰何可及？如或不然，未免是弄精魂漢，古人所謂鬼神活計者是也。而泰公卻有真實定力，特其「耽著靜境，不解轉身」一句，二者病則均也。然紙衣虛心就洞山理會，而泰公奮然長往，自失大利。滿招損，謙受益，學禪者宜知之。

睡著無夢時主人

雪巖初問高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次問：「夜夢中作得主麼？」

三問：「正睡著無夢時，主人公在甚麼處？」今人便向第三問，以情識卜度，錯了也。汝且日間作主不得，又何論最後極深深處？不如就初門著緊用心，以次理會去未晚。雖然，若於第三問了悟無疑，白日間、夜夢中無不帖帖地矣，過量人前，又不可以格例拘也。

布施

龐居士以家財沉海，人謂：「奚不布施？」士云：「吾多劫為布施所累，故沉之耳。」愚人藉口，遂秘吝不施。不知居士為布施住相者解縛也，非以布施為不可也。萬行有般若以為導，三輪空寂，雖終日施奚病焉？又凡夫膠著於布施，沉海之舉，是並其布施而布施之也，是名大施，是名真施，是名無上施，安得謂居士不施？

尚直尚理編

國初空谷禪師，著尚直、尚理二編，極談儒釋之際，其間力辨晦菴先生暗用佛法而明排之。愚意晦菴恐無此心，或是見解未到耳。何以知之？記少年曾看朱子語類，自云：「昔於某老先生坐中，聽一僧議論，心悅之。後進場屋，便寫入卷中。試官被某哄動，遂中式。及見延平先生，方知有聖賢學問。」以是知晦菴之學佛，不過如今人用資文筆而已，原不曾得佛深理。其排佛，是見解未到。空谷責之，似為太過。

戒殺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

當在何處？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猶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建立叢林

叢林為眾，固是美事，然須己事已辦，而後為之。不然，或煩勞神志，或耽著世緣，致令未有所得者望洋而終，已有所得者中道而廢。予興復雲棲，事事皆出勢所自迫而後動作，曾不強為，而亦所損於己不少，況盡心力而求之乎！書此自警，並以告夫來者。

僧俗信心

末法中，頗有出家比丘信心，不如在家居士者；在家居士信心，不如在家女人者。何惑乎學佛者多，而成佛者少也！

損己利人

智者入滅，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由損己利人，止登五品。」南嶽亦自言：「坐是止證鐵輪。」二師雖是謙己誨人，然亦實語；但與我輩之損不同耳。何以故？我輩損則誠損，二師雖損而不損也。今以喻明：如一富室、一窘人，二俱捐財濟眾，其損不異。然窘人則窘益甚，富室則富自若也。又如溝渠江海，均用汲灌，而溝渠減涸，江海自若也。既無所損，何為限於五品、鐵輪？噫！天下以聖歸仲尼，仲尼言聖我不能；天下以道屬文王，文王顧望道未見。增上慢比丘，可弗思乎？

良知

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即是佛說之真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為宗，不慮而知為因，

該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為喻。則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真常寂照之謂哉？「真」之與「良」固當有辨。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為宗，其於良知何似，得無合佛說之真知歟？」曰：精神更淺於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惡得為真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則各有旨；合而成文，則精魂神識之謂也，昔人有言：「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

寂感

慈湖，儒者也，不觀仲尼之言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進於精神矣，復進於良知矣！然則是佛說之真知乎？曰：亦未也。真無存亡，真無出入也。「莫知其鄉」則庶幾矣，而猶未舉其全也。仲尼又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為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無最後句，則成斷滅；斷滅，則無知矣！「通天下之故」，無上三句則成亂想，亂想則妄知矣！寂而通，是之謂真知也。然斯言也，論易也，非論心也，人以屬之著卦而已。蓋時未至、機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為儒童菩薩也。然則讀儒書足了生死，何以佛為？曰：佛談如是妙理，遍於三藏；其在儒書，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間法，釋迦主出世間法也。心雖無二，而門庭施設不同，學者不得不各從其門也。

來生（一）

今生持戒修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

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為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有老僧搖手不之信。予謂無論隔世，親見一僧結茅北峰之陰，十年頗著清修；一時善信敬慕，為別創菴，徙居之，遂致沉溺，前所微得俱喪。現世且然，況來生耶！問此為誰？予云：「即老兄是。」其人默然。

來生（二）

僧有見貴顯人而心生慕羨願似之者，復有見貴顯人而心生厭薄若不屑者，是二人皆過也。何也？爾徒知慕羨彼，而寧知彼之前生，即爾苦行修福僧人乎？則何必慕羨！爾徒知厭薄彼，而寧知爾之苦行，來生當作彼有名有位官人乎？則何可厭薄！既未離生死，彼此更迭，如汲井輪，互為高下，思之及此，能不寒心？但應努力前修，不捨寸陰以期出世，安得閒工夫為他人慕羨耶？厭薄耶？

棄捨所長

凡人資性所長，必著之不能捨。如長於詩文者，長於政事者，長於貨殖者，長於戰陣者，乃至長於書者、畫者、琴者、棋者，皆弊精、竭神、殫智、盡巧以從事；而多有鉤深窮玄，成一家之名以垂世不朽。若能棄捨不用，轉此一回精神智巧，抵在般若上，何患道業之無成乎？而茫茫古今，千百人中，未見一二矣！

二種鼠

家鼠穿墉走梁，循床入篋，纍纍然與人近，而逃形避影，自古無能豢而狎之者；松鼠以山巖為國，樹杪為家，若方外之士、化外之民，而人得置之襟懷，馴如慈母之撫赤子。此其故何也？意者，宿習之使也。彼家鼠，其昔穿窬之盜者耶？彼松鼠，其昔為人之服役者耶？均之畜生，而不無彼善於此也，術不可不慎也。

僧習

末法僧有習書、習詩、習尺牘語，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捨之不習而習禪，僧顧攻其所捨，而於己分上一大事因緣置之度外，何顛倒乃爾！

古今人不相及

本朝尊宿，自洪武至今，殆不多見。無論唐宋，只如元之中峰、天如諸老，今代唯琦楚石一人可與馳騁上下，況古之又古耶！得非世愈降、障愈深耶？豪傑固無文王猶興，畢竟星中之月而已。然則末法中人，不可妄自尊大而輕視古德，又不可甘心暴棄而不為豪傑也。

物不遷論駁

有為物不遷論駁者，謂肇公不當以物各住位為不遷，當以物各無性為不遷。而不平者反駁其駁。或疑而未決，舉以問予，予曰：為駁者，固非全無據而妄談；駁其駁者，亦非故抑今而揚古，蓋各有所見也。我今平心而折衷之：子不讀真空、般若、涅槃三論，及始之宗本義乎？使無此，則今之駁，吾意肇公且口掛壁上，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矣！今三論發明性空之旨，罔不曲盡，而宗本中又明言緣會之與性空一也，豈不曉所謂性空者耶？蓋作論本意，因世人以昔物不至今，則昔長往，名為物遷，故即其言而反之。若曰：爾之所謂遷者，正我之所謂不遷也。此名就路還家，以賊攻賊，位不轉而易南成北，質不改而變鍮為金，巧心妙手，無礙之辯才也。故此論非正論物不遷也，因昔物今物二句而作耳。若無因自作，必通篇以性空立論，如三論矣！茲徑以不曉性空病肇公，肇公豈得心服？是故「求向物於昔，於昔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此數言者，似乖乎性空之旨；然昔以緣合不無，今以緣散不有，緣會性空既其不二，又何煩費辭以辨肇公之失哉？或問：何故彼論通篇不出此意？曰：以有「緣會不異性

空」之語在宗本中，觀者自可默契耳。若知有今日，更於論尾增一二語結明此意，則駁何由生？吁！肇公當必首肯，而不知為駁者之信否也。

碧巖集

圓悟作碧巖集，妙喜欲入闕碎其板，淺智者遂病圓悟，不知妙喜特一時遣著語耳！夫雪竇百則頌古，先德謂是頌古之聖；而圓悟始為評唱，又評唱之聖也。而不免為文字般若。愚者執之；故妙喜為此說，碎學人之情識也，非碎碧巖集也。其言碎者，彷彿雲門一棒打殺之意也。神而明之，碧巖寸寸旃檀；執而泥之，一大藏板皆可碎也。噫！可與知者道也。

兜率悅張無盡

張無盡將見悅公，悅云：「吾當深錐痛劊此人。」或謂諸官人多喜承順，恐惡發。悅云：「我不過退院而已。」因盡力逼拶，無盡由此了悟。愚謂悅公妙手陶鑄，其賢固不必論，而無盡委身知識，窮參力究，終得發明，真士大夫學道之模範也。

宗門問答

古尊宿作家相見，其問答機緣，或無義無味，或可驚可疑，或如罵如謔，而皆自真參實悟中來，莫不水乳投、函蓋合，無一字一句浪施也。後人無知效嚙，則口業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別，忽然邂逅，相對作鄉語、隱語、諺語，傍人聽之，亦復無義無味，可驚可疑，如罵如謔，而實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談、肝膈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語，而二人者，則默契如水乳、如函蓋矣。今不如緘口結舌，但向本參上著力，祇愁不悟，不愁悟後無語。

醉生夢死

醉生夢死，恆言也，實至言也。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種：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心未已也。齎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忙，而復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然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

真道人難

凡人造業者百，而為善者一二。為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堅久者一二。堅久者百，而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轉者一二。如是最後，名真道人。難乎哉！

空所空盡

或曰：老子清靜經云「觀空亦空，空無所空」等語，即楞嚴「空所空盡」之義。予謂：楞嚴初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今以清靜名經，是動相不生而靜相猶生也。靜且未空，尚何論空空？

教外別傳

或謂：「教外果有別傳乎？則一代時教閒文也。教外果無別傳乎？則祖師西來虛行也。」曰：教外實有別傳，而亦實無別傳也。圓覺不云乎？修多羅如標月指。指非月也，謂指外別有月可也。而月正在所指中，謂指外別無月亦可也。執指為月，謂更無月者，愚也。違其所指，而別求所謂月者，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發真歸元

楞嚴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中庸以喜怒哀

樂未發為中，既而曰：「致中則天地位。」會通儒釋者，謂中即真元也。然歸元則世界消，致中則世界立，胡因同果異如此？蓋喜怒哀樂，屬乎意根，第六識耳。今止意識不行，向餘末那賴耶！洪濤息而微波在也。曾未歸元，如何得虛空消殞？

道話

古之學者，賓主相見，纔入門，便以此一大事因緣遞相研究。今群居雜談，率多世諦，漫遊千里，靡涉參詢。遐哉古風，不可復矣！嗟夫！

楚失弓

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大矣哉！楚王固滄海之胸襟，而仲尼實乾坤之度量也。雖然，仲尼姑就楚王言之，而未盡其所欲言也。何也？向不能忘情於弓也。進之則王失弓，王猶故也，無失也；假令王復得弓，王猶故也，無得也。雖然，猶未也，尚不能忘情於我也。又進之，求其所謂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謂弓也、人也、楚也。

湯厄（一）

辛丑孟春十日，予隨例入浴，失足沸湯中，從踵及股。既而調治乖方，踰兩月而後愈。雖備歷諸苦，而於苦中，照見平日過咎，生大慚愧，發菩提心。蓋平日四大無恙，行坐隨意，眠起隨意，飲食隨意，談笑隨意，不知其為人天大福也。安享此福，無復思念六道眾生。且我此一餉安樂時，地獄眾生，挫燒舂磨者，不知經幾許苦矣！餓鬼眾生，飲銅食血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畜生眾生，啣鐵負鞍，刀割鼎烹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縱得為人，而饑寒逼迫者，服役疲勞者，疾病

纏綿者，眷屬分離者，刑罰責治者，牢獄監禁者，徵輸困乏者，水溺火焚而死者，蛇螫虎嚙而死者，含冤負枉而死者，其苦亦不知幾許，而我弗知也。自今以後，得一餉安樂，即當思念六道苦惱眾生，攝心正意，願早成道果，普濟含識，俾齊生淨土，得不退轉。剎那自肆，何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也。勵之哉！

湯厄（二）

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予平日亦常舉此以警策大眾，而實未嘗身親經歷之也。及予之罹湯厄也，方其入浴，身安心泰，洋洋自如，俄而蹈沸釜中，幾死矣！其得生者，幸也，龍天救之也。夫為時剎那耳，而死生係焉。命在呼吸，豈不誠然乎哉？則知為僧者，於佛所說以勸他人恆切，而以勸自己或疏，通弊也。予於是大愧大駭而大自戢。

湯厄（三）

予平日論到病中做工夫處，亦知畢陵伽婆蹉所謂「純覺遺身」矣；亦知馬大師所謂「有不病者」矣；亦知永嘉所謂「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矣；亦知肇公所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矣。及乎足入沸湯，從頭簡點，痛覺在身，誰是遺身者？我今受病，誰是不病者？鋒刀毒藥切於肌膚，誰是坦坦閒閒者？四大五蘊實為吾身，實為吾累，誰是本空非有者？乃知平日乾慧都不濟事。若無定力，甘伏死門，彼口頭三昧，祇自瞞耳。噫！可不勉歟？！

湯厄（四）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鱉鱔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則諭之曰：「彼眾生力弗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噉汝。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逃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眾生，不放汝在。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出，

則知之矣。」今不意此報乃我當之。因思自少至老，雖不作此業，而無量生來，既宿命未通，安保其不作也。乃不怨不尤，安意忍受，而益勤修其所未至。

經教

有自負參禪者，輒云達磨不立文字，見性則休。有自負念佛者，輒云止貴直下有人，何必經典。此二輩人有真得而作是語者，且不必論；亦有實無所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眾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是故學儒者，必以六經四子為權衡；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模楷。

語錄

古人道明德立，足為人天師表，然後有語錄垂世。大率有二：或門人所記，如六祖壇經之類是也。或手自作之，如中峰廣錄之類是也。我實凡夫，自救不了，為吾徒者，慎勿筆吾一時偶爾之談，刊為語錄。不唯妄自尊大，又偶爾之談，或有為而發，或因人而施，未是究竟了義，而況聽者草草入耳，便形諸紙墨，亦恐有誤人之過也。

聞謗

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真實。若因此發瞋，則鵲噪鴉鳴，皆應發瞋矣！」其說甚妙。而或謂：「設彼作為謗書，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將何法以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況一字一字，皆從篇韻湊合而成，然則置一部篇韻在案，是百千

萬億謗書，無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雖然，此猶是對治法門；若知我空，誰受謗者？

愚之愚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為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收盡萬般巧，無事不能；乃至談玄說禪，靡不通貫。而究其真實處，顛倒迷惑，反見笑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

預了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別。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然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境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廣覽

看經須是周遍廣博，方得融貫，不致偏執。蓋經有此處建立、彼處掃蕩，此處掃蕩、彼處建立，隨時逐機，無定法故。假使只看楞嚴，見勢至不入圓通，而不廣覽稱讚淨土諸經，便謂念佛法門不足尚矣！只看達磨對梁帝語，見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廣覽六度萬行諸經，便謂有為福德皆可廢矣！反而觀之，執淨土非禪宗，執有為非無為，亦復如是。喻如讀醫書不廣者，但見治寒用桂附而斥芩連，治虛用參耆而斥枳朴，不知芩連枳朴亦有時當用，而桂附參耆亦有時當斥也。是故執醫之一方者誤色身，執經之一義者誤慧命。予嘗謂六祖壇經不可使無智人觀之，正慮其執此而廢彼也。

求人過

見人飭躬立德，名稱頗聞，便多方求覓其過，此忌心也，薄道也。或見人有所著述，其求過也亦然。不知聞一善行，覽一好書，皆當隨

喜讚歎；而反掩之滅之，是誠何心哉？若果行係偽行，書係邪書，自應正言公論，明斥其非，又不當半褒半譏，依阿進退。

謀斷

古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蓋謀與斷當兼備而不可一缺者。予於事，多有見之極明，而持之不武，以此致誤，常悔之恨之。故禪門貴悲智雙足。而謀與斷，俱智所攝。謀而乏斷，正能見而不能持也，此終是智淺而不深，偏而不全耳。大宜勉旃！

禪佛相爭

二僧遇諸途，一參禪，一念佛。參禪者謂本來無佛，無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者謂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執有執無，爭論不已。有少年過而聽焉，曰：「兩君所言，皆徐六擔板耳。」二僧叱曰：「爾俗士也，安知佛法？」少年曰：「吾誠俗士，然以俗士為喻而知佛法也。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為君，或為臣，或為男，或為女，或為善人，或為惡人。而求其所謂君臣男女善惡者，以為有，則實無，以為無，則實有。蓋有是即無而有，無是即有而無，有無俱非真，而我則堪然常住也。知我常住，何以爭為？」二僧無對。

武夷圖

予病中有贈以武夷九曲圖者，閱之忻然。因思古人沉苛不起，一友教翫輞川圖，不浹旬而愈；況西方極樂世界，繪畫流布，朝夕參禮而未聞奇驗速效如輞川者何耶？良由輞川蹟在寰中，易為描寫；極樂境超世外，難以形容，則不若繪輞川者之備極工巧，聳人心目故也。彼雞頭摩之所傳、十六觀經之所說，亦略示其概而已。夫極樂世界，忉利、兜率、化樂諸天所不能及其少分，使人得而詳睹，何止四百四

病之俱忘，將八萬四千煩惱諸病皆消滅無餘矣！昔人謂神棲安養，又謂先送心歸極樂天，豈徒然哉？

談宗

予未出家時，乍閱宗門語，便以情識模擬，與一座主書，左縱右橫，座主憚焉。出家數年後，重會座主於一宿菴。勞問間，見予專志淨土，語不及宗，矍然曰：「子向日見地超卓，今反卑近，何也？」予笑曰：「諺有之，初生牛犢不畏虎。識法者懼，君知之乎？」座主不答。

念佛

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為非，而反以念佛為非。噫！似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而惜乎智可能也，愚不可能也。

僧性空

吳泗洲寺僧性空，棄應院，閉關堯封山。嘗寄予所發誓願，及稟告十方等語，予嘉歎希有。俄而魔著，遂癡狂以死，予甚悼焉。揆其由，蓋由乍起信心，有信無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參師訪道，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乃至窮遊遍歷，曾不休息。得意之後，方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耳。何得纔離火宅，便入死關？有過不知，有疑莫辨，求升而反墮，又奚怪其然哉！頗有初心學人，結茅深山，孤子獨居，自謂高致，雖未必魔癡，而亦頓失利益不少。明者試一思之。

行腳

予單丁行腳時，忍饑渴，衝寒暑，備歷諸苦。今幸得把茆蓋頭，雖不識修行，而識慚愧，雲水乍到，供事唯勤，己身受用，不敢過分。蓋謂「曾為浪子偏憐客，窮漢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緇門，便住現成菴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兒不諳民間疾苦，縱才智兼人，無賴參訪，而閉門自大，習成我慢，增長無明，亦所失多矣。

妙宗鈔

曩一僧謂予曰：「佛示西方，本為普利諸根，遠超生死，是易行道。而知禮法師純以台教精深觀法釋之，使易反成難，失如來曲為凡夫本意。」此論亦甚有理。今思之，古人謂解佛經，寧以淺為深，毋以深為淺。則妙宗所說，利根者自悟深理，鈍根者亦不失依經直觀，求願往生，似無所礙。

出神（一）

或問：「仙出神，禪者能之乎？」曰：「能之而不為也。楞嚴云：『其心離身，反觀其面』是也。而繼之曰：『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是能之而不為也。」又問：「神之出也，有陰有陽，楞嚴所云：陰神也，仙出陽神，禪者能之乎？」曰：「亦能之而不為也。」或者愕。曰：「毋愕也。爾不見初祖已沒，隻履西歸乎？爾不見寶誌公獄中一身、市中一身乎？爾不見瀉山晏坐靜室，乃於庄上喫油滋乎？然亦不名聖證，宗門呵之。昔一僧入定出神，自言：『我之出神，不論遠近，皆能往來，亦能取物，正陽神也。』先德責云：『圓頂方袍，攀禪學道，奈何作此鬼神活計？』是故吾宗大禁，不許出神。」

出神（二）

又問神有何過？曰：神即識也，而分麤細。有出有入者麤也。直

饒出入俱泯，尚住細識。細之又細，悉皆渾化，始得本體耳。而著於出入以為奇妙，前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也。

聞訃

聞人訃音必大驚訝，此雖世間常情；然生必有死，亦世間常事，自古及今，無一人得免者，何足驚訝？特其虛生浪死而不聞道，是重可驚訝，而恬不驚訝，悲夫！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耽芻豢之悅口，二者慮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體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與也。且鹿之壽最永於諸獸，而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雖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雖欲齋而勢弗克者，則姑行月齋、日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可也。久之，宿習當自斷。

輪迴根本

圓覺謂輪迴以愛欲為根本。而此愛欲，百計制之，莫可除滅。蓋貴育無所施其勇，良平無所用其智，而離婁公輸無所著其明巧者也。雖不淨觀正彼對治，而博地凡夫障重染深，祇見其淨，不見其不淨，觀法精微，鮮克成就。然則竟如之何？經云：「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今觀此想，復從何生？研之究之，又研究之，研之不休，究之不已，老鼠入牛角，當必有倒斷處。

病者眾生之良藥

世人以病為苦，而先德云：「病者眾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為藥？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

嬉怡放逸，誰覺之者？唯病苦逼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予出家至今，大病垂死者三，而每病發悔悟，增修進，由是信良藥之語，其真至言哉！

蛇成龍

昔人有喻：「如蛇成龍，不改其皮；如人成佛，不改其面。」此破愚夫著相求佛，蓋彷彿為比，非的喻也；斷章取義，非全喻也。又有謂：「蛇伏地內，由修鍊而成龍。」不知此性稟使然，非修鍊所致。是故污水中蟲化而為蚊，廁圉中蟲化而為蠅，蜨之為蟬，蠶之為蛾，雉之為蜃，雀之為蛤，鯊之為虎，鯤之為鵬，如是之類，種種非一，豈其有修鍊之術乎？又不見草之為螢，飯之為螺，瓦之為鴛鴦，無情而化有情，修鍊安在？吾恐不明理者，名為學道，潛作邪囚，妄冀邪果，不得不辯。

名利

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既不可得，卻之亦不可免。」此「卻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者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卻不可免，誰知之者？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為？又求之未得，不勝其慍；及其得之，不勝其喜。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喜為？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忌為？庶幾達宿緣之自致，了萬境之如空，而成敗利鈍，興味蕭然矣！故知此語玄妙。

臨終正念

經言人欲終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而杭俗亡者氣絕良久，方乃召僧擊磬，已無及矣。又訛為之說曰：「磬之鳴也，促亡人行赴閻羅也。」其謬一至於此。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澹如也，入夜而香始烈。夫鼻非鈍於晝而利於夜也；白日喧動，諸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為耳目所分而不得專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

人虎傳

說海載人虎傳：一僧戲披虎皮於山徑間，有見而怖走，遺其橐囊者，輒取之。皮忽著身，遂成虎，不敢歸寺，而心歷歷然人也。漸饑，不得已，食狐兔羊犬。既而捕得人，將食之，視之，僧也。大悔恨，恨極悲號，舉身自擲，皮忽墮地，還復人體。因感斯異，乃破衲行乞，遍參知識，刻心辨道，後竟成名德云。經云「一切唯心造」，觀於是尤信。

六道互具

六道之中，復有六道。且以人言之：有人而天者，諸國王大臣之類是也。有人而人者，諸小臣，及平民衣食饒足，處世安然之類是也。有人而修羅者，諸獄吏、屠兒、劊子之類是也。有人而畜生者，諸負重力役，恆受鞭撻之類是也。有人而餓鬼者，諸貧窮乞人，啼饑號寒之類是也。有人而地獄者，諸刑戮劓割之類是也。天等五道亦復如是。所以然者，昔因持戒修福，今得人身。而所修戒福有上中下；此三種中復有三種，多多無盡，各隨其心，感報不一。經云「一切唯心造」，又觀於是尤信。

智慧

增一阿含經：「佛言：戒律成就，是世俗常數；三昧成就，亦世俗常數；神足飛行成就，亦世俗常數。唯智慧成就為第一義。」則知戒定等三學，布施等六波羅蜜，唯智慧最重，不可輕也；唯智慧最先，

不可後也；唯智慧貫徹一切法門，不可等也。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蓋語其生發之次第則然，而要當知所重、知所先、知所貫徹始得。雖然，此智慧者，又非聰明才辯之謂也，如前「世智當悟」中說。

外學

隋梁州沙門慧全，徒眾五百，中一人頗羸異，全素所不錄；忽自云得那含果。全有疾閉門，其人徑至榻前問疾，而門閉如故。明日復然。因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云：「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云：「師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得超詣。」今時僧有學老莊者，有學舉子業經書者，有學毛詩楚騷及古詞賦者。彼以禪為務，但外學未絕，尚緣此累道；今恣意外學，而禪置之罔聞，不知其可也。

靈裕法師

裕法師之說經也，或一字盤桓，動經累日；或片時之頃，便銷數卷；或分科已定，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隨機顯晦，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可以恆情斷乎？」裕師蓋得無礙辯才，庶幾乎於法自在。而拘名著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與夫參死句之輩，何足以知之？今人不可執己見而蔑視勝流，輕談橫議；又不可昧己量而效嚙先德，妄行自用也。

行腳住山

今人見玄沙不越嶺，保福不度關，便端拱安居，眼空四海。及見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旬行腳，便奔南走北，浪蕩一生。斯二者皆非也。心地未明，正應千里萬里，親附知識，何得守愚空坐，我慢自高？既為生死，參師訪道，又何得觀山觀水，徒誇履歷之廣而

已哉？正因行腳之士自不如是。

楞嚴房融所作

有見楞嚴不獨義深，亦復文妙，遂疑是丞相房融所作。夫譯經館番漢僧及詞臣居士等，不下數十百人，而後一部之經始成，融不過潤色其文，非專主其義也。設融自出己意，創為是經，則融固天中天、聖中聖矣！而考諸唐史，融之才智，尚非柳韓元白之比，何其作楞嚴也？乃超孔孟老莊之先耶？嗟乎！千生百劫，得遇如是至精至微、至玄至極之典，不死心信受，而生此下劣乖僻之疑，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果報（一）

經言：「萬法唯心。」錯會者，謂無心則無因無果，故不患有業，唯患有心；有業無心，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無心有二：如理思惟，用心之極，而自然入於無心三昧者，真無心也。起心造業，又起心制心，強制令無，似得無心，心恰成有；心有則業有，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果報（二）

又經言：「具足智慧菩薩脫使墮落，在畜生中，畜生中王；在餓鬼中，餓鬼中王。」錯會者謂有智則能轉業，故不患有業，唯患無智；有業有智，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經稱智慧，非等閑世智之謂也。且汝智慧，得如文殊身子否？縱不及此，次而下之，得如善星、調達否？善星博學十八香象所載法聚，調達得羅漢神通，而俱不免生陷地獄，況汝智慧未必勝此二人乎！杯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螢光不能破幽谷之昏，今之小智，滅業幾何？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塞翁

得失曾無定形，禍福互為倚伏，塞翁一段因緣，人皆知之，而未必信之也。予失足沸湯，筋攣不伸，畜雙拐為二侍，若將終身焉，作跛腳法師歌自嘲，有「祇愁此腳不終疾」之句。既而足伸如故，笑以為詩讖，而依然奉以為詩規也。且感且懼，願無忘射鈎。

神通

神通大約有三：一報得，一修得，一證得。報得者，福業自致，如諸天皆能徹視徹聽，及鬼亦有通是也。修得者，習學而成，如提婆達多學神通於阿難尊者是也。證得者，專心學道，無心學通，道具而通自具，但遲速不同耳；如古今諸祖諸善知識是也。較而論之，得道不患無通，得通未必有道。先德有言：「神通妙用不如闍黎，佛法還須老僧。」意有在矣！試為之喻：世間官人所有爵祿冠服府署儀衛等，若神通然。而亦有三種：其報得者，如功勳蔭襲，自然而有者也。其修得者，人力夤緣，古人所惡，不由其道者是也。其證得者，道明德立而位自隨之，仲尼云：「學也祿在其中矣！」是也。是三者，勝劣可知也。

大豪貴人

世間大豪貴人多從修行中來，然有三等：其一持戒修福，而般若正智念念不忘，則來生雖處高位，五欲具足，而心則時時在道，真所謂有髮僧也。其二持戒修福，而般若之念稍疏，則來生遊戲法門而已。其三持戒修福，而於般若藐不繫念，則來生為順境所迷，背善從惡，甚而謗佛毀法滅僧者有矣！鞫其因地，則均之修行人耳。而差別如是，來生更來生，其差別又何如也？寒心哉！

天台清涼（一）

人有恆言曰：「天台賢首，愚嘗究之。南嶽舉其綱，而萬目畢張，則莫備乎天台；賢首持其衡，而千星交羅，則莫備乎清涼。蓋自有佛法以來，天台集其大成；自有天台以來，清涼集其大成矣！故當以二師相對而名宗也。」或曰：「人於天台無議矣，於賢首或置喙焉，何也？」曰：「喙賢首者，亦百喙而一中耳。又向不云乎？賢首之道，至清涼而始備，是則天台清涼二師，恩如父母，道亦如父母，且清涼可得議乎？」或未答，予笑曰：「毋勞爾思也。天台之後有清涼，猶堯舜之後有孔子也。而又何議也？」

天台清涼（二）

或曰：「彼四教，此五教，判然二宗矣，然亦有同歟？」曰：「毋以二為也。四之與五，猶五蘊六根，開合焉耳矣！五教之小，即攝入四中之藏；而藏之為言，猶跡涉於混，故另分曰小也。五教之頓，即攝入四中之圓；而達磨直指，正屬乎頓，欲其彰顯，故特標曰頓也。二宗之圓教，一也；而華嚴十玄之旨，四之圓猶含其意而未盡，故小始終頓之後，而獨冠以一乘之圓，有深意也。以其各為一時之所依歸，而均為萬代之所程式，以是名之二宗。宗常二而道常一，歧而二之，則非矣！」

栴堂山居詩

永明、石屋、中峰諸大老，皆有山居詩，發明自性，響振千古。而兼之乎氣格雄渾，句字精工，則栴堂四十詠尤為諸家絕唱。所以然者，以其皆自真參實悟，溢於中而揚於外。如微風過極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瑤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詩之極妙，而又不可以詩論也。不攻其本而擬其末，終世推敲，則何益矣！願居山者學古人之道，毋學古人之詩。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靛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易為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為青。是則青以緣會而青，翠以緣會而翠，非唯翠之為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

見生夢

夜夢中多見生事，罕夢前生，何也？蓋夢以想成，想多見生，不及前生故也。且三乘賢聖，肖有隔陰出胎乍時之昏，況具縛凡夫，脫一殼，入一殼，從母腹中顛倒而下，尚何能記憶前生耶？惟據其目前紛紛紜紜，晝則為想，夜則為夢耳。而或時未見之物、未作之事、未歷之位，現於夢中者，則無始之境，任運而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想陰既破，寤寐恆一，幸相與致力焉。

禮懺僧

有修淨土懺法者，一僧謂曰：「經不云乎？『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胡為是僕僕爾亟拜也？」懺者問：「如何是實相？」僧云：「心不起妄，即是實相。」又問：「心是何物，妄又何物？能制心者復是何物？」僧無對。懺者曰：「吾聞之，懺以理為正，以事為助，雖念實相，而三業翹勤，亦不相礙。何以故？初機行人未能卒與實相相應，須藉外緣輔翼。法華謂『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也。起信亦言：『末法眾生，修是法者，自懼不常值佛，如來世尊，有異方便，教令念佛，求生淨土。』故知慈雲大師淨土懺法，酌古準今，至為精密，與法華光明諸懺，俱事理雙備，人天交欽，照末法昏衢之大寶炬也。且治生產業不背實相，是佛說否？」僧云：「如是。」曰：「然則禮懺不及治生產業乎？」僧又無對。

南嶽止觀

南嶽大乘止觀中引起信論文曰：「是故論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間出世間善惡因果故。』」起信原無「惡」字，讀之令人駭然。且性惡雖是天台一家宗旨，然慈雲謂南嶽遠承迦葉，次稟馬鳴，而馬鳴以古佛示居八地，南嶽以異德名列神僧，不應先聖後聖兩相違悖。又起信言約義豐，辭精理極，總括大乘諸了義經，一句一字不可得而增減者也。彼南嶽自創為止觀則已，今引起信，正出其來源，明有據也，而乃於本文所無，輒為增益，有是理乎？必後人為之耳。或謂此書刻自慈雲，宜無贗雜。噫！安知非慈雲之後，又後人所增耶？我雖至愚，定知南嶽不改起信。請高明更詳之。

韓昌黎

世傳昌黎初闢佛，後遇大顛，頓有悟入。然考其文集，有曰：「近傳愈稍信釋氏，此傳者妄也。潮人無可與語，僧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與之遊。其歸也，留衣服為別，此人之情，非崇信其道，求福田利益也。」觀此，則悍然不信如故，安在其悟入也？雖然，若據示現影響，逆順贊揚，則不可測，安知昌黎非故為是引發因緣耶？不有昌黎之闢佛，何從有明教之非韓？鐘因擊而聲始洪，燭以剪而光愈茂，是故未得宿命，未具他心，未可縱口高談臧否人物。

惺寂

止觀之貴均等，尚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有稍緩急於其間者曰：「經言『因定發慧』，則止為要。」以是相沿成習，修行之人，多主寂靜。唯永嘉既為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之說，以明均等；而後文曰：「惺惺為正，寂寂為助。」則迥然獨得之見，從古至今，無道及者。自後宗門教人看話頭，以期徹悟，而妙喜呵默照為邪禪，正此意也。是故佛稱大覺，眾生稱不覺。覺者，惺也。永嘉之旨微乎？！

道原

或問：「道德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萬代遵之；佛經之所謂道者，亦莫之能違也。則何如？」曰：著於易，則云『履道坦坦』。紀於書，則云『必求諸道』。詠於詩，則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名已先立矣！況彼之所謂道者，乃法乎自然。如其空無來原，自然生道，則清涼判為無因；如其本於自然，方乃生道，則清涼判為邪因。無因邪因，皆異計耳，非佛之所謂道也。佛道，則萬法由乎自心，非自然，非不自然。經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無上正覺之大道也，向非自然，何況法自然者！

菩薩不現今時

竊怪今時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既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群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然；元季國初，猶見一二；近胡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眾生，觀音稱無刹不現，豈其忍遺未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刹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緣度生，眾生無緣則不能度；喻如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清，月則不現。況今末法漸深，心垢彌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如來不救殺業

復次，今時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鱉，動以千萬，其細微者何可勝數！而春秋二時，饗天地，祀鬼神，蒸嘗於祖考，報德報功於先聖先賢，牲牲之用，不知其幾；而天地不矜，鬼神不憐，祖考不知，先聖先賢不潛為禁止。至於如來，仁覆天地，慈攝鬼神，恩踰祖考，德冠於諸聖賢，何不稍示神通，或俾現受惡報，或令還著本人，則誰不戰懼改悔，而漠然若罔聞者，何也？久而思之，乃知今牛羊等，因昔造殺，

報在畜生。彼旃陀羅，即前所殺，轉為能殺，因緣會遇，始暢本懷，定業使然，無能救者，俟其業盡，然後報息。雖天中天、聖中聖，亦未如之何也已。況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循，吾不知其所終也。且往者莫諫，來者可追。則今斷殺因，後無殺果，如來明訓，彰如日星，為諸眾生而救殺業，不已至乎？

增減古人文字

友人處偶見野史一帙，及前輩警世詩偈，頗多增減舊文。因思古今著述，儒籍除六經論孟，梵典除佛菩薩經論，及出自名稱最顯赫諸大老，慎不敢動，其餘亦頗隨意增減。夫流通善法，利濟眾生，實出美心良意，而委任他人，俾之讎校，以致如是。願躬自主之；苟存殷重之心，必有為吹藜者。

毒蛇喻

昔佛行田間，見遺囊在地，指之曰：「毒蛇！毒蛇！」言已徑去。有耕夫荷鋤往擊之，則遺囊也。持而歸，得金數鎰，大喜過望。俄而聞於王，責令輸官，以為獻少匿多，楚掠備至；徵索無已，併其恆產俱盡。他日遇佛，泣曰：「瞿曇誑我，瞿曇誤我！」佛言：「向汝道毒蛇，是毒蛇否？」嗟乎！今之螫於毒蛇者眾矣！螫而無悔，而復受其螫者亦眾矣！豈獨一耕夫哉？

食肉（一）

有僧業楞伽，偶會緇素。一居士，儒生也，斷肉茹素，同列相與咻之。楞伽僧不唯不解眾咻，反從而和之、勸之。生不得已，為一舉箸。噫！此僧他日讀楞伽，至佛言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不知作何面貌？

食肉（二）

世人於朋友戚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為奇，則笑以為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也，亦何足奇，而況謂之愚乎？吁！眾生之迷昧也極矣！

曹溪不斷思想

有誦六祖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揚揚自謂得旨，便擬縱心任身，一切無礙。坐中一居士斥之曰：「大師此偈，藥臥輪能斷思想之病也。爾未有是病，妄服是藥，是藥反成病。」善哉言乎！今更為一喻：曹溪之不斷百思想，明鏡之不斷萬像也；今人之不斷百思想，素縑之不斷五采也。曹溪之對境心數起，空谷之遇呼而聲起也；今人之對境心數起，枯木之遇火而煙起也。不揣己而自附於先聖者，試閒處一思之。

四知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楊伯起語也。議者謂人己之知異矣，天地則無二知也。愚少時亦以為然，後讀內典「佛罵意經」，有四知之說，正與此同。蓋云天神知、地神知、彼心知、我心知也。華嚴世主品，主天主地、主日主夜、主山主海等，莫不有神，則伯起之說非謬。故知先賢語未可輕議。

四大五行

五行之在世間，春夏秋冬而中氣也，東西南北而中方也，天之經也，地之緯也，自然之理，而亦必然之勢也。乃佛經不曰五行，而曰四大，說者曰：「地水火有五行之三矣，金攝於地，木攝於風，則四未嘗不五也。」此說良是，而未盡也。宇宙之內，則羅之五行足矣；統論乎宇宙之外，而要其成住壞空之極致，則四大始足以該之，而猶未

盡也。地水火風，又繼之空也、識也、念也，而成七也。此何說也？地之質最為凝實，水之質不實而流行，火之質至不可捉摸，而風則有氣而無質矣，空則並氣而無之矣，然後會歸於識，發動於念，從麤及微，通名七大而始盡也。彼五行者，地水火風之分布，而成天、成地、成人物者也。五行狹而四大廣也。

世界

憶昔童子時，戲與諸童子相問難：謂天地盡處當作何狀？將空然皆太虛歟，則此空者又何所止？將結實如垣壁歟，則此實者又何所止？諸童子無以應，笑而罷，而予則隱隱礙於胸中也。彼山海經所謂東西相去二億里，南北相去一億五萬里，祇據一方，誠管窺而已。後閱內典，至「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為非佛不能道。嗟乎！此未易言也。

年劫

因世界以推年劫，自今而追昔，昔何所始？自今而要後，後何所終？彼太極圖言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萬物，則太極為始。經世書約一元之數，而該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元之初為始。然太極又何始？元之初又何始？縱令如歲序然，今歲之前有往歲，而往之又往，誰為最初之祖始乎？又何時為畢竟盡處，不復更始之永終乎？則冥然似醉。後讀內典，至佛言無始，又言劫數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為非佛不能道。嗟乎！此又未易言也。

學道莫先智

韓信，楚士也。背楚之漢，楚卒以信困，漢以信興。夫前後一信耳，而二國之興廢因之，善用與不善用之故也。六根在人，不善用之則名六賊，善用之則種種神通妙用耳。煩惱即菩提，豈不信哉？雖然，

高帝之於信，始待之猶夫人，而蕭相國奇之；既而請假王不之許，幾至債事，而留侯成之。然則補偏救敝，默轉而潛維者，智臣之力也。學道莫先智，亦復如是。

道場放赦

道場中放赦，僧道二門時有之。夫道崇天帝，不知此赦何人？自忉利天宮領下人世，今羽士自為之，不幾於偽傳聖旨耶？僧奉佛，而佛在常寂光中，畢竟王何國土、都何城邑、統何臣民、詔敕制誥出何官僚，而亦效彼道流，作為赦書，此大可笑。今僧莫覺其非，齋家亦莫覺其非，何也？無已，則有一焉：奏請於天，乞其頒赦，允與否，唯天主之而已。若佛則慈悲普覆，猶如虛空，無一眾生不度，而奚以赦為也？

水陸儀文

水陸齋為普度盛典，金山儀文，相傳昔於大藏放光。今藏無此文，世遠不可考，未知盡出梁武皇祐律師否？若夫始終條理，詳而有章，凡聖交羅，約而能盡，辭理雙得，則四明磐師所輯六卷之文最為允當。況金山者費廣而難舉，四明者財省而易成，正應流通無盡。而舉世莫之行，浙諸郡亦莫之行，唯本境僅行之，而又不直接其原本，增以閒文，雜以冗舉，反於緊要處疏略，可慨也。但第五卷說法開導處，備陳三觀之旨，稍似過於繁密；更得簡直易曉，則幽明愚智，兼利不遺，盡美矣！復盡善矣！

見僧過

世有言：「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為白衣言耳，非為僧言也。僧賴有此，罔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

之良劑，而僧之砒酖矣！悲夫！

心不在內

楞嚴徵心，謂心不在內者，指真心也；若妄想心，則亦可云在內。此意微妙，未易與不知者道。世書曰：「心藏神。」神即妄想別名，其所稱心，則肉團之謂耳。有義學輩聞予言，搖首不信。今請以事明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魘；或自手誤掩其心亦魘；又戲畫睡人面，有至魘死者，此在內之明徵也。義學曰：「如是，則真妄成二物矣！」曰：「子徒知真妄不二，不知真妄一而常二、二而常一也。不觀水與冰乎？水冰不二，孰不知之？而水既成冰，水流動而無定方，冰凝實而有常所；真無方，妄有所，亦猶是也。從真起妄，妄外無真，由水結冰，冰外無水，故其體常一而用常二也。」義學曰：「此子臆見，終違楞嚴，有據則可。」曰：「有據。據在楞嚴，諸君自不察耳。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雖在色身之內，不妨體遍十方；正遍十方之時，不妨現在身內。』此意妄想破盡者方能證之，吾與子尚在妄想中，葛藤且止。」

生死根本

黃魯直之言曰：「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著腳。但枯其根，枝葉自瘁。」此至論也，但未明言孰為生死根者。又「禪悅」下，要緊在「照破」字。若得禪悅便謂至足，則內守幽閒，正生死根耳。須是窮參力究，了了見自本性，則生死無處著腳。生死尚無處著腳，憂畏淫怒何由而生？

齊人

子輿氏設齊人之喻，分明似一軸畫，又似一堂排場戲劇。其模寫形容，備諸醜態，讀此而不惕然悔悟者，木石也。雖然，名利固世情

之常，在有家者未足深責；染衣而齊人，吾不知其何心也？吁乎，傷哉！

至誠感人

羊祜遺敵帥以酒，眾難之，帥飲不疑，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非真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此？今號為釋子者，其取信六道眾生，必如是而後可。又唐文皇縱死囚，約之來歸，歸不失期，雖後人作論駁難，而要之文皇此舉，實千古所希有，胡可訾也？非真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此？今號為釋子者，其不疑六道眾生，亦必如是而後可。易曰：「中孚豚魚吉。」吾以二事觀之，信然。

親善知識

先德云：「譬如敝人執燭，不以人敝故，不取其照。」即孔子「不以人廢言」意也。藉口者，遂謂師不必擇賢，但資其學識言論足矣；彼自不德，我何與焉？遂依之不違。寧知芝蘭鮑魚，漸染成性乎？論語曰：「不以人廢言。」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胡不合而觀之？！

念佛不專一

予昔在鍊磨場中，時方丈謂眾云：「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予以為設供也。俄而無設，唯念佛三日而已。又聞昔有院主為官司所勾攝，堂中第一座集眾救護，眾以為持誦也，亦高聲念佛而已。此二事，迥出常情，有大人作略，真可師法。彼今之念佛者，名為專修，至於禱壽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災咒，求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束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不思念彼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念彼佛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伽陀藥，

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且奈之何哉？

伎樂

或曰：「不作伎樂，及不往觀聽，此沙彌律，非菩薩道也。古有國王大臣，以百千伎樂供佛，佛不之拒，則何如？」愚謂此有三義：一者聖凡不可例論，二者邪正不可例論，三者自他不可例論。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逆行順行，天且不測，大聖人所作為，非凡夫可得而效嘖也；一也。編古今事而為排場，其上則香山目連，及近日曇花等，以出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其次則忠臣孝子義士貞女等，以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如是等類，觀固無害。所以者何？此不可觀，則書史傳記亦不可觀。蓋彼以言載事，此以人顯事，其意一也。至於花月歡呼，干戈鬥鬪，誨姪啟殺，導欲增悲，雖似諷諫昏迷，實則滋長放逸，在白衣猶宜戒之，況僧尼乎！二也。偶爾自觀猶可，必教人使觀則不可；三也。慎之哉！

身者父母遺體

夢中忽憶二尊人病且亟，悲甚。既而曰：「猶可為也。」則稍自慰。正擬極力療治，俄而夢也，復悲甚。既而復自慰曰：「猶可為也。吾今此身，父母遺體也。及吾尚存，以父母遺體，力行善事，是吾親滅而不滅也，況力學無生乎？失今不自淬礪，是則大可恨耳。宏乎！爾安得晏然而已乎？」

出谷喻（一）

詩詠鳥，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蓋別是非、慎取舍之論也。昔德山作青龍鈔，初以為三祇鍊修乃得成佛，而南方魔子謂一悟了畢，吾當往滅其種以報佛恩。當是時，是一片真實好心，耿耿於懷，特不自知其所見之謬耳。及夫受指教於婆子，親見龍潭，而積歲所寶所重，

棄之如腐草，故能終成大器，震耀末法也。向使封滯臆見，我慢自賢，喻如窶人，珍秘燕石，反謗賈胡，謂嫉己寶，雖有百婆子、千龍潭，其將若之何？

出谷喻（二）

三迦葉、目犍連諸阿羅漢，先師外道已有成驗，自負不淺淺矣。而一聞佛、一見佛，幡然改圖，積歲所尊所崇棄之如鴻毛，故能續佛慧命，師表萬世也。向使先入之言牢主於中，硬豎剗竿，堅壁自固，喻如病者死守舊醫，縱有新方，掉首不顧，雖千佛出世，其將若之何？

丸餅誑兒

憶在家時，一兒晚索湯餅，時市門已掩，家人無以應，丸米粉與之，啼不顧，其母恚甚。予曰：「易事耳，取米丸匾之。」兒入手，啞然而笑。時謂兒易誑若此。因知今人輕淨土重禪宗者似焉，語以丸湯餅之淨土則啼，易以匾米丸之禪宗則笑，此真與兒童之見何異？嗟夫！

憂樂

貧者憂無財，慕富人之為樂，而不知富人有富人之憂也。賤者憂無官，慕貴人之為樂，而不知貴人有貴人之憂也。貧者、賤者、富者、貴者，各憂其所不足，慕王天下者以為窮世人之樂，而不知王天下者有王天下之憂也，而猶不知其憂之特甚也，而猶不知其反慕乎群臣百姓之為樂也。嗚呼！悉妄也。惟智人能兩無憂樂；而住於無憂樂者，亦妄也。非大悟大徹，無自由分。

根原技葉

末法人業經論，其所尚，多在名繁相劇而難為記持者，義幽理晦而難為剖析者，文隱句澀而難為銷會者。以是騁辯博，誇新奇，而衲

僧腳根下一大事因緣置之罔聞。又寧知彼名相義理文句，皆從此中流出；是則攻枝葉而昧根原，永嘉所以浩歎也。故曰但得本、不愁末，祇恐時人於此信不及、放不下耳。

想見崑崙

漢莊伯微，每於日落時，面對西北，想崑崙山。久之，見崑崙仙人，傳法得度。此彷彿與西方日觀相似；但彼屬妄想，不修正觀耳。久積妄想，以精誠之極，尚得遂其所見，況一心正觀，三昧成就，而不往生者哉？

禪餘空諦辯偽

吳郡刻一書，號禪餘空諦，下著不肖名，曰「雲棲株宏著」。刻此者本為殖利，原無惡心，似不必辯；然恐新學僧信謂不肖所作，因而流蕩，則為害非細，不得不辯。書中列春夏秋冬四時幽賞，凡三十三條，姑摘一二以例餘者：一條云「孤山月下看梅花」，中言黃昏白月，攜樽吟賞。夫出家兒不於清夜坐禪，而載酒賞花，是騷人俠客耳；不肖斤斤守分僧，安得有此大解脫風味？一笑。一條云「東城看桑麥」。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東城極遠，不看本山松竹，而往彼看桑麥耶？一笑。一條云「三塔基看春草」。平生不識三塔基在何所，一笑。一條云「山滿樓觀柳」，中言樓是不肖所構。自來無寸地片瓦在西湖，何緣有此別業？一笑。一條云「蘇隄看桃花」，中以桃花比美人。此等淫艷語，豈剃髮染衣人所宜道？即不肖未出家時亦不為也。一笑。一條云「蘇隄觀柳」，中引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不肖從出家不曾與人聯詩，何況鬥酒！一笑。一條云「雪夜煨芋談禪」，中所談皆鄙淺語，何人被伊喚醒？一笑。諸好心出家者，當知不肖定無此語。既作緇流，必須持守清規，飭躬勵行，毋錯認風流放曠為高僧也。株宏謹白。

種種法門

譬如王師討伐，臨陣格鬥，以殺賊為全勝。而殺賊者或劍或槊，或鎗或戟，乃至矢石，種種隨用，唯貴精於一技而已。以例學人，則無明惑障，如彼賊人；種種法門，如劍槊等；破滅惑障，如獲全勝。是知無論殺具，但取殺賊；賊既殺已，大事斯畢。所云殺具，皆過河筏耳。不務其大，而沾沾焉謂劍能殺人、槊不能殺，豈理也哉？參禪者譏念佛為著相，勵行者呵修定為落空，亦猶是也。故經云：「歸元無二道，方便有多門。」先德云：「如人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竹窗二筆

般若咒

般若心經曰：「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蓋指般若為咒，非指「揭諦揭諦」四句也。今人但知咒屬密部，而般若心經顯部也，是顯部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又「阿彌陀佛」四字，悉皆梵語，使前人不加註釋，與大明、準提密部何別？今人但知大明、準提為咒，而彌陀佛名也。是佛名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偽之稱也。文殊為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眾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為，凡情固不識也。為儒者不可毀佛，為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臨濟

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屬。」曷為乎以臨濟擬孫曹也？蓋擬智，非擬德也。袁紹謂生子當如孫仲謀，而孔明亦言：「曹操用兵，彷彿孫吳」，智可知矣！使其不以此智外役，而以此智內旋，舉平生神機妙算，盡抵在般若上，則於道何有？又古

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此兼智兼德之論也，大小殊而其意一也。

雁蕩山

台雁號兩浙名山，而雁蕩尤奇，有輕千里裹糧而往遊者。予昔應太平之請，去雁蕩僅一由旬。期滿，院主白予為雁蕩遊。予欲往，而沂然從遊者百餘眾。因計彼山久無接待，徘徊歷覽，往返不下半月，費粟數石，院貧不能支，遂堅執已之。眾怏怏，乃慰之曰：「雁蕩之勝，在震旦中尚有過之者。即震旦最勝處，不及天宮；天宮展轉最勝處，不及西方極樂世界。公等不慕極樂，而沾沾雁蕩是慕，何也？」竟不去。

悔不為僧

唐宰相杜黃裳，臨終自悔不得為僧，命剃染以殮。又宋名執政某，遺命亦然。此非宿世堅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風火散時，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說：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為示現，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佛法作人情

妙喜自言：「昔時為無眼長老胡亂印證，後見圓悟老人始得大徹。乃立誓自要，定不以佛法作人情。」妙喜可謂大慈大悲，真萬世人天眼目也。惜予生晚，不獲親承爐鞴，為可恨耳。然妙喜謂無眼長老以東瓜印子印學人，今學人多以東瓜印子印自己，妙喜見之，又當何如？

黃梅衣鉢

古德示眾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衣鉢？」一僧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最後云：「定要他衣鉢作甚？」古德乃忻然肯之。噫！師

可謂殺人須見血，弟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矣！

耳根圓通

楞嚴擇選圓通，獨取耳根。然世尊為一期化導之主，而以見明星悟；飲光為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撚花悟，皆屬眼根者，何也？此有二義：一者隨眾生義。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二者遺著義。眾生處處著，聞圓通獨向耳根，便謂餘根不能入道故。是故豪傑之士，根根圓通，如大福德人，執石成寶。善讀楞嚴者詳之。

極樂世界

或疑：「華嚴謂極樂僅勝娑婆，而大本彌陀經言勝十方，何也？」一說：「勝十方者，止是相近娑婆之十方，非華藏世界之十方也。」其說亦是，而猶未盡。良由「僅勝」之說，蓋以晝夜相較。故云娑婆一劫，為極樂一晝夜；極樂一劫，為袈裟幢一晝夜；展轉歷恆沙世界，以至勝蓮華。乃專取時分短長之一節，非全體較勝劣也。不然，人間千萬年，為地獄一晝夜，將地獄勝人間耶？又例之：若定執身量之長短較優劣，則盧舍那佛僅高千丈，而修羅高八萬四千由旬，將修羅勝舍那耶？是故謂極樂勝十方，即廣遠言之，亦自不礙。

一轉語

先德開示學人，謂我今亦不論你禪定智慧、神通辯才，只要你下一轉語諦當。學人聞此，便晝夜學轉語；錯了也。既一轉語如是尊貴、如是奇特，則知定不是情識卜度見解依通所可襲取。一蓋從真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經教中、向古人問答機緣中，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辦於口，非不語句尖新；其實隔靴抓癢，直饒一剎那下恆河沙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今莫管轉語諦當不諦當，且拋向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參，密密用心，時時不捨，但得悟徹時，豈愁無語？吾雖鈍根，不敢不勉。

法華要解（一）

法華一經，天台之為玄義文句也，大而詳；溫陵之為要解也，精而約。天台尚矣，溫陵亦不可輕也。或曰：「先閱要解，後參之玄義文句，其勝劣相去遠甚。而云『溫陵不可輕』者，何謂也？」夫溫陵生天台後，玄義文句等書皆所歷覽，其銖銖而分，縷縷而辯，非不知之。第其解以要名，正取直捷簡徑；而復繁詮曲釋，窮遠極深，則博而非要矣。況列科多用天台舊文，其不用者亦自有意；中間解文豎義，或得或失，學者宜虛心平氣而玩之可也。

法華要解（二）

前云「中有得失」，試舉其失：經云「五眾之生滅」，要解謂是五趣。然五眾者，五蘊之別名，智論反覆明之；而曰五趣者，失於考也。試舉其得：如藥王焚身，要解謂妙覺圓照，離於身見，得蘊空故，乃能如是；若不達法行，空慕其跡，徒增業苦。蓋發天台之所未發，而深有益於後學者也。

朱學諭

嘉禾朱懋正，言其曾大父學諭公，既歸田，以所得俸金，構小屋於郊外，讀書其中，烏戶謝客，雖子姪姻戚，以至邑令長，罕得睹其面；獨一老友，每晡時來，共弈數局，飲數行，浩歌數章，則入暮矣，乃就寢。率以為常，與世隔絕，如在窮谷深山中。年八十九，月夜登橋失足，微疾。二子迎歸，將終，援筆諄諄誨以道義，不及瑣細家務。書畢，瞑目逝。俄開目云：「尚欲囑嘉定。」（嘉定者，公之孫，初成進士，宰嘉定。）於是復為書，教以始終清介，毋宦成渝其晚節。因擲筆長往。噫！公未聞佛法，而臨行磊落瀟灑，有久修所不及者，何故？良由心無係累，佛法已思過半。彼終日喃喃誦經說法而心不淨，末後悻悻揮霍，反俗士之不若，亦何怪其然乎！吾於是有感：向使公得聞佛法，以彼幽潛孤絕之力，盡心於般若，奚患大事之不明乎？吾

於是重有感。

本身盧舍那

僧問古德：「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答云：「與我過拂子來。」俄而曰：「置舊處。」僧理前問，曰：「古佛過去久矣！」又云：「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後人由此以舉手動足開口作聲便為真佛，是則誠是，而實不是，所謂認賊為子者也。遂將柏樹子、麻三斤、翠竹黃花、烏銜猿抱等一概認去，豈不誤哉？俱胝遇問，即豎一指；魯祖見僧，回身面壁。昔人道：「我若看見，拗折指頭。」予亦云：「待渠回身，攔胸踏倒。」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為辯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纊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為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為闡之。

執著

人恆病執著，然亦不可概論。良由學以好成，好之極名著。羿著射，遼著丸，連著琴，與夫著弈者至屏帳垣牖皆森然黑白成勢，著書者至山中木石盡黑，學畫馬者至馬現於床榻間，夫然後以其藝鳴天下而聲後世。何獨於學道而疑之？是故參禪人，至於茶不知茶，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發篋而忘烏，出廁而忘衣；念佛人，至於開目閉目而觀在前，攝心散心而念恆一，不舉自舉，不疑自疑，皆著也。良由情極志專，功深力到，不覺不知，忽入三昧。亦猶鑽鑿者，

鑽之不已而發燄；煉鐵者，煉之不已而成鋼也。所惡於著者，謂其不知萬法皆幻，而希果之心急；不知一切唯識，而取相之意深，是則為所障耳。概慮其著，而悠悠蕩蕩，如水浸石，窮歷年劫，何益之有？是故執滯之著不可有，執持之著不可無。

好古（一）

數輩好古者，群居一堂，各出其古以相角。有出元宋五季時物者，眾相與目笑之。已而唐，而晉，而漢，而秦，而三代，恨不得高辛之鐙、燧人之鑽、神農之琴、太昊之瑟、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一人曰：「諸君所畜誠古矣，非太古也，非太古之太古也。」眾曰：「然則日月乎？」曰：「未古也，有天地然後有日月。」「然則天地乎？」曰：「未古也，有虛空然後有天地。」「然則虛空乎？」曰：「未古也。吾所畜，日月未生，天地未立，空劫以前之物也。諸君不吝千金以博一爐一瓶一書一畫，而不知寶其最古，亦惑矣！」眾相視無語。

好古（二）

俄而曰：「子之古，人所同也，非子所獨也，奚貴焉？」曰：「同有之，同迷之，迷則不異於無。雖謂吾所獨，非過也。」曰：「吾輩之古，歷歷可觀，子之古安在？」其人展兩手示之，眾復相視無語。

立義難

昔劉歆初定古文春秋左氏，及毛詩尚書等，時儒嫉之，議論蜂起；晦菴作濂溪太極圖解，書一出而眾喙交集；乃至南嶽創般若之旨，初祖開直指之禪，義學不然其言，加以毒害，況今人乎！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甚哉！立義之難，不可不慎也。

不作佛事

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

登樞要、饒財寶，而不得其為己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為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祇以增親之業，助其沈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嘆，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觀之。

鮑勔

真誥云：「鮑勔未知道，但朝暮扣齒不息，鬼使不能取。蓋扣齒集身中之神，神不離，故鬼不得近。向使以扣齒之力修真，何真之不成？」予謂豈獨修真，以扣齒之力，念念扣己而參，何佛之不成乎？夫身中之神，祇是一精魂耳，力尚伏鬼，況經云受持一佛名者，有百千大力天神為之擁護！又云念佛之人，佛住其頂；今也勤為扣齒之細故，而甘捨念佛之大道。惜哉！

門庭高峻

古所稱門庭高峻者，如淨名示疾，諸阿羅漢俱云「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文殊亦云「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是也。嗣後宗門諸大老，或棒或喝，或豎指，或張弓，或垂一則語，如木札羹不可味，如太阿劍不可觸，如水中月不可執捉，非久參上士，莫敢登其門者，是之謂門庭高峻也；豈駕尊示威，厲聲作色之謂哉？

魔著

魔大約有二：一曰天魔，二曰心魔。天魔易知，且置勿論。心魔者，不必發風發癲，至於褻尊慢上，無復顧忌，囚首禡衣，不避譏嫌，而後為魔也。一有所著，如耽財耽色、耽詩耽酒、耽書耽畫等，亦魔也。豈唯此哉？妄意欲功蓋一時，名垂百世，亦魔也。豈唯此哉？即修種種諸善法門，妄意希望成佛，亦魔也。豈惟是哉？即如上所說諸魔，普悉無之，而曰「我今獨免於魔」，亦魔也。微矣哉！魔事之難察

也。

參方須具眼

為僧於正法之世，惟恐其分別人；為僧於末法之世，惟恐其不分別人也。何也？末世澆漓，薰蕕雜處，苟藻鑑不審，決擇失真，以是為非，認邪作正，宜親而反疏之，宜遠而反近之，陶染匪人，久而與之俱化，劫劫生生，常為魔侶。參方可弗具眼乎哉叫？！

人身難得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語誰不知之？知之而漫不加意，與不知同。昔須達為佛營室，佛視地上螻蟻，而謂達言：「此蟻毘婆尸佛以來，經今七佛，尚在蟻身。」夫一佛出世，歷年甚久，矧日七乎？釋迦而後，過五百餘萬歲而慈氏下生，名第八佛，未知此蟻脫故身否？縱脫蟻身，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也。今徒見舉目世人，比肩相摩，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既得人身，漠然空過，真可痛惜！予之懈怠空過，不能不深自痛惜，而併以告夫同志者。

事怕有心人

高峰自敘悟由，而曰：「不信有這般奇特事，事怕有心人故也。」此語彼所自證，真實不虛，學道人所宜諦信。且何名有心？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常永貞固誓不退轉之心。高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是之謂真有心丈夫也。又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道不過雪竇，不復登此山。」又云：「不破疑團誓不休。」如是有心，何事不辦？予甚愧焉，不敢不勉。

老成然後出世

古人得意之後，於深山窮谷中，煨折腳鐺，潛伏保養；龍天推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後人漸不如古；然予猶及見作經論法師者，作瑜伽施食法師者，學成而年未盛，尚徐徐待之。比來少年登座者紛如矣；佛法下衰，不亦宜乎！

繼祖傳燈

世有恆言：「凡大徹大悟，繼祖燈、續佛慧命者，須是三朝天子福、七代狀元才始得。」斯言似過，而理實然。昔中峰老人謂：「無量劫來生死，今日要與和盤翻轉，豈易事哉？」是故十善始得生天，人空方證小果，久積萬行之菩薩尚不免曝腮龍門，則三朝七代猶近言之也，主六合、魁多士猶小喻之也。極之，蓋不可思議功德智慧之所成就也。雖然，亦烏可以難自諉，而付之絕望乎？但決心精進，逢魔不退，遇難轉堅，研窮至理，以悟為則，不患無相應時節。何以故？以宿世善根難測故。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悉成煨燼，其言曰：「吾雖有功於國，損吾壽矣！」世人咸知殺人為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為罪矣，而於蝦蟇螺蛤等，一下篋以千百計，則恬然不之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陵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其旨深哉！

宗門語不可亂擬

古人大悟之後，橫說豎說，正說反說，顯說密說，一一契佛心印，

皆真語實語，非莊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辯捷給者，窺看諸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模仿，只貴顛倒異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當午三更，夜半日出，山頭起浪，海底生塵，種種無義味語，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較勘，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謂真得：甚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這裏有祖師麼，喚來與我洗腳」，此等處亦復無忌憚，往往效嘖。吁！妄談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凡看古人語錄文字，不可專就一問一答、一拈一頌，機鋒峻利，語妙言奇處，以爽我心目、資我談柄，須窮究他因何到此大徹大悟田地，其中自敘下手工夫，刻苦用心處，遵而行之，所謂「何不依他樣子修」也。若但剽竊模擬，直饒日久歲深，口滑舌便，儼然與古人亂真，亦只是剪綵之花、畫紙之餅，成得甚麼邊事？

夜氣

蘇子瞻謂某公不學禪，臨終自知時至，諸子求教，教以第一五更早起。諸子不悟，謂為勤家。公曰不然，謂五更勾當臨死時將得去者是也。昔人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隨身之業，將得去者也。而業有二：一者事業，二者道業。事業有善有惡，惡業且置，善業則所修之福；道業則所修之慧也。而必以五更者，孟子所謂夜氣也。雖然，更有無所將來，無所將去者，此則不但五更，應念念勾當而不可須臾離也。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豬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豬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嘖佛印，初始作俑，誰當其辜？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

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趁出院。

學貴精專

米元章謂學書須是專一於是，更無餘好，方能有成。而予聞古之善琴者，亦謂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妙。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故心分兩路，事不歸一；情專志篤，三昧速成。參禪念佛人不可不知。

菩薩慈勝聲聞

經云：「聲聞人於罵者、害者，或嘿然，或遠離。菩薩則不然，更加慈心，愛之如子，方便濟度；故遠勝聲聞，不可為比。」予唯世人恆苦辱之難忍，況不唯忍辱而更慈愛之乎！經又云：「眾生無恩于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眾生。」予唯世人尚有受恩不報，況無恩於己而乃利益之乎！得斯旨者，天下無一人不可與，天下無一人不可化。

宗乘不與教合

曾宗元學士，以中庸大學參楞嚴，而和合宗門語句，質之雪竇顯禪師。顯云：「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宗元言下有省。夫一代時教，修行人所據以為準的者，不與教合，則魔說也。而云然者，是即教外別傳之旨也。傳在教外，則教之所談者何事，夫亦離指見月，而得意於語言文字之表云爾。且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萬代宗門傳法之始也。今翻案云：「這箇尚不與拈花合，花外有別傳也。」則何如？古人謂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今雪竇彈指，宗元有省，又翻案云：「這箇尚不與彈指合，指外有別傳也。」則何如？

放參飯

越地安禪，夜作齋，其名曰放參飯，競為侈靡，勝於午齋，相沿

成習久矣。昔有尊宿，聞鄰房僧午後作食，不覺泣下，悲佛法之陵夷也。故僧禁過午食，況夜食耶！律言人間碗鉢作聲，餓鬼咽中起火；乃於漏深人靜，而砧几盤盂，音響徹其耳根，又煎煮烹炮，馨香發其鼻識，忘慈悲之訓，恣口腹之欲，於心安乎？或曰：「中夜饑，如之何？」則代以果核餅餌之類，不煩鍋鏟者可也。況持過午者，午後至明，不食纖物；我等晚有藥石，何不知足之甚？

僧堂

古尊宿開堂安眾，或三百五百，乃至黃梅七百，雪峰盈千，徑山千七百。予初慕之，自悲生晚，不得入彼龍象之聚。今老矣，始知正像末法信非虛語，廣群稠會之中，覓一二真實辦道人尚不可得。故金企羅尊者，三人為朋乞食；慈明圓禪師，六人結伴以參汾陽。而三人證羅漢，六人成大器。如其取數多，而證者希、成者寡，雖多奚為？予作僧堂，僅容四十八單，較古人什不及一，茲猶覺其多，仍狹而小之。非無普心，在末法中理應如是。

結社會

結社念佛，始自廬山遠師。今之人，主社者得如遠師否？與社者得如十八賢否？則宜少不宜多耳。以真實修淨土者，亦如僧堂中人故也。至於男女雜而同社，此則廬山所未有。女人自宜在家念佛，勿入男群，遠世譏嫌。護佛正法，莫斯為要，願與同衣共守之。又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真實慈救生靈者，亦如佛會中人故也。愚意各各隨目所見，隨力所能，買而放之。或至季終，或至歲終，同詣一處，會計所放，考德論業，片時而散，毋侈費齋供，毋耽玩光陰，可也。願與同衣共守之。

蓮社

世有無賴惡輩，假仗佛名，甚而聚眾，至謀為不軌。然彼所假，

皆云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治世，非廬山遠師蓮社也。遠師勸人舍娑婆而求淨土，其教以金銀為染心之穢物，以爵祿為羈身之苦具，以女色為伐命之斧斤，以華衣美食田園屋宅為墮落三界之坑井，惟願脫人世而胎九蓮，則何歆何羨？而彼假名彌勒者，正以金銀爵祿女色衣食田宅誘諸愚民，俾悅而從己。則二者冰炭相反，不可不辯也。然蓮社中人，亦自宜避嫌遠禍，向所謂宜少不宜多者，切語也。予曾有在家真實修行文勸世，其大意謂凡實修者不必成群作會；家有靜室，閉門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師；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書，依教念佛可也。不必惟施空門；家有貧難宗戚鄰里知識，周急念佛可也。何以故？務實者不務外也。願為僧者，幸以此普告諸居士。

心膽

古人有言：「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者，謂其有擔當也。心小者，謂其有裁酌也。擔當，故千萬人吾往。裁酌，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正論也。至於僧，則反是，吾謂心欲大而膽欲小。心大，故併包十界，荷負萬靈，而弘度無盡。膽小，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持之無敢慢。今初學稍明敏者，近蔑時輩，遠輕昔人，藐視清規，鄙薄淨土，膽則大矣！鞠其真實處，則唯知有己，不知有人，唯知保養顧愛其撮爾之血肉身，不知恢復充滿其廣大之法界量，心則小矣！或曰：「黃檗號羸行沙門，非膽大之謂乎？」噫！拙於畫虎者，不成虎而類狗；爾所謂膽大者，吾恐不成羸行沙門而成無賴僧也。可弗慎歟？！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舉；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毀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舉，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煮象炙鯨，亦何足酬恩于萬一，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況於聖人乎！用是例之，其餘可知矣。惜乎自古及今，相沿已久，而莫可挽也。

儒佛交非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為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眾，儒者為世道計，非之未為過；儒既非佛，疑佛者眾，佛者為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為過。迨夫傅韓非佛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既掩日，不須更作煙霾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既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覈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略：凡人為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於世者，正在此也。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為害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麤而易見，名之害細而難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輕利；至於名，非大賢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則故為詭異之行，思保名則曲為遮掩之計，終身役役於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嘆。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諭，不好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已為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如是哉！

梁武帝

予正訛集中，既辨明武帝餓死之誣，而猶未及其餘也。如斷肉蔬食，人笑之；然田舍翁力耕致富，尚能窮口腹以為受用，帝寧不知己之玉食萬方乎？麵為犧牲，人笑之；然士人得一第，尚欲乞恩於祖考

以為榮寵，帝寧不知己之貴為天子乎？斷死刑必為流涕，人笑之；然是即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己之生殺唯其所欲為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無慧，見之不明，是以輕身重法，而執泥太過也。又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不知有向上事，是以遇達摩之大法而不契，為可恨耳。若因其失國而遂為詆訾，則不可。夫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乎？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所花

山中有花，共本同枝，而花分大小。大者如梅如李，環遶乎其外；小者如橘如桂，攢簇乎其中。外之數大約八，內之數百有餘。山岷莫之奇，亦莫知其名也。予見而奇之。夫同花而大小異，奇矣；大外圍而小內聚，抑又奇矣！因名之王所：大者心王，小者心所。王數八，外花以之；所數五十有一，內花以之。外於八或有增減，而八者其常也。內恆倍於本數者，所雖五十有一，細分之則無盡也。王外而所內者，王能攝所，所不能攝王也。王五出，所亦五出。而有五鬚者，王單而所複也。外開先，內開晚者，王本而所末也。久沈而今顯，蓋時節因緣之謂也。或曰：「是花無艷色，燒之則煙氣惱人，樵者棄而不薪，奚奇焉？」嗟乎！此其所以奇也。莊生貴樗木，以其不可材；然不材，人取而薪之。今不可薪，則天下之至無用者極於是。易曰肥遯，其此之謂乎？！

此道

昔人有言：「雖有駟馬以先拱壁，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是推之：豈惟駟馬拱壁，雖王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一天下，雖金輪聖王王四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四天下，雖王忉利夜摩，乃至王大千世界，亦不如坐進此道也。然昔云此道，指長生久視之道也。

茲圓頂方袍，號稱衲子，將坐進無上菩提之大道，而反羨人間之富貴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金色身

贊佛身曰金色，蓋取其彷彿近似，非真若人世之所謂金也。天金天銀與世金世銀，例美玉之於砒砒，勝劣自判。蓋天金尚未足以擬佛，況世金耶？其精粹微妙，光瑩明徹，自非凡眼所睹，然不可不知。如今之土木成像，而飾之以金箔，果以為佛之色相亦只如是，則失之矣！

出家休心難

人生寒思衣，饑思食，居處思安，器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其奮然出家，為無此等累也，而依然種種不忘念，則何貴於出家？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然豈惟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

蠶絲（一）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焉天子百官，藉以為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以為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則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或曰：「夫子何為舍麻而用純？」蓋當夫子時，純之用已久，工簡於用麻，夫子姑隨之，知習俗之難變也。又禹惡衣服而美黻冕，冕用純，餘未必用也。意可知矣。

蠶絲（二）

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何聖人為殺生者作備也？自古無辯之者，近槐亭王公奮筆曰：「洪荒之世，鳥獸魚鱉傷民之禾稼，網罟者，除物之為民害也，非取物而食之也。」此解不惟全物命，覺

世迷，而亦有功於往聖矣！但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則何說以通之？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之枝柯，而取之者不煩於煮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彼家蠶或後人所自作，而非出於西陵乎？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子遺；是成湯解網，而黃帝一網打盡也。或曰：「東坡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為絲，則無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而不可以為絲也；未必坡之有是言也。

呂文正公

呂文正公既貴顯入相，上所賜予，皆封識不用。上知之，問故。公對曰：「臣有私恩未報。」蓋公微時，受恩於僧寺也。今相傳公少貧，讀書寺中，候僧食時鐘鳴即往赴。僧厭之，飯訖乃聲鐘。公至大窘，題壁云：「十度投齋九度空，可耐闍黎飯後鐘。」公及第，僧以紗籠其詩。公至寺續云：「二十年前塵土面，而今始見碧紗籠。」據前說，則僧何賢；據後說，則僧何不肖也。倘誣枉賢者，則成口業；而世所傳，出野史戲場中，恐不足信。

學道無倖屈

世間求名者，有學未成而名成，是之謂倖；以不當得而得也。有學成而名不成，是之謂屈；以當得而不得也。故云我輩登科，劉蕡下第，蓋倖與屈之謂也。學道則不然，未有名掛山林，身馳朝市，悠悠颺颺，一暴十寒，而成道業者。亦未有苦志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為則，而道業無成者。蓋求名在人，求道在己，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已，毋懷倖倖之圖，勿以枉屈為慮。

著述宜在晚年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闡先佛之心法，下開後學之悟門，其關係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於負先

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晦菴臨終，尚改定大學誠意之旨。古人慎重，往往若此，況出世語論，談何容易！青龍鈔未遇龍潭，將謂不刊之典，而終歸一炬；妙喜初承印證，若遽自滿足，焉得有後日事？少年著述，固宜徐徐云爾。

機緣

石頭之於六祖，祖知彼機緣不在此，指見青原而大悟。丹霞之於馬祖，亦復以機緣不在此，指見石頭而大悟。乃至臨濟之自黃檗而大愚，惠明之自黃梅而曹溪，皆然也。又不獨此；佛不能度者，度於目連，亦機緣使之也。故學人得遇真善知識，直須起大信敬，今世後世，由之津梁，不可漫焉空過而已。

般若（一）

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爛物也，必有殘質存焉，俟沈埋浸漬之久而後消滅；若火之燒物，頃刻灰燼。吾以是知般若智如大火聚，諸貪愛水逼之則涸，諸煩惱薪觸之則焚，諸愚癡石臨之則焦，諸邪見稠林、諸障礙蔀屋、諸妄想情識種種雜物，烈燄所灼，無復遺餘。古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以喻眾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二）

予病足，行必肩輿。一夕天始暝，輿人醉而躓，傾蓋，即有數男子攘臂攫予帽者，意謂內人或有金寶嚴其首故也。已而大慚，疾走去。予以是知般若智如大日輪，日輪纔滅，而盜賊奸宄出矣；真照纔疏，而無明煩惱作矣。先德謂暫時不在，猶如死人，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三）

經言：暑月貯水在器，一宿即有蟲生，但極微細，非凡目所能睹，故濾水而後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則蟲不生。予以是知般若智如火煮水，觀照熾而不休，溫養密而無間，彼偷心雜惑將何從生？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天台止觀

止觀治病門中，有六字氣，注心下視等語。蓋止觀之道，廣無不該，即治病之法亦於中攝，大都與服藥同意。是以止觀代藥也；止觀之餘緒，非止觀之正旨也。後人不知此意，而養生家引以為據，遂有外飾禪名，而內修道術者。詰之，則藉口於天台；故辨之。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眾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舉世在忙中，誰為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群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為凡聖小大之別。

辯融

予入京師，與同行二十餘輩，詣辯融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既出，數年少笑曰：「吾以為有異聞，惡用是寬泛語為？」予謂不然，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啞言，豈不能綴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蓋戶；而不爾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正真實禪和，不可輕也。

禪講律

禪、講、律，古號三宗，學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區別。如吾郡，則淨慈、虎跑、鐵佛等，禪寺也；三天竺、靈隱、普福等，講寺也；昭慶、靈芝、菩提、六通等，律寺也。衣則禪者褐色，講者藍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猶見三色衣，今則均成黑色矣；諸禪律寺均作講所矣。嗟乎！吾不知其所終矣！

古玩入吾手

今人於一彝一罌、一書一畫，其遠在上古者，出自名家者，平生歆慕而不能致者，一旦得之，則大喜過望，忻然慰曰：「此某某所遞互珍藏者，今幸入吾手矣！」曾不思曠劫以來無酬價之至寶，何時入吾手也。況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悟道難、為善易

當此五濁末世，兼以多生積習，而欲斷無明惑、悟自本心，則千萬人中希得一二，亦無足怪。至於不為惡而為善，此亦易事；而甘為不善，吾不知其何心？又復身口意三，欲令攝意不動，而出入無時，起滅無形，定力之難成，亦無足怪。至於制身不為惡事，制口不發惡言，此亦易事；而甘為身口之惡，吾不知其何心？

重許可

古人不輕許可，必研真覈實而後措之乎辭。如贊圓覺疏者曰：「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乃至贊遠公者曰「東方護法菩薩」，贊南泉趙州者曰「古佛」，贊仰山者曰「小釋迦」，贊清涼者曰「文殊後身」，千載而下，無議之者，何也？真實語也；非今人諂壽諛墓，賀遷秩，壯行色之套子話也。夫著之簡編，勒之金石，將俾信當時而傳後世，而虛譽浪褒，齊佛齊祖，噫！慧日雖自難瞞，蒙學未必無誤矣！

放生池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或護持官河一段，禁弗使漁，亦不放之放也。予謂此說亦佳；但池之與湖與河，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官河之禁約有限，而諸魚之出入無恆，有從外入限中，有從中出限外者，出限則危矣，不若池居之永不出限也，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喻：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啟閉為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為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崔慎求子

昔崔慎無子，有僧教以盛飾內人，入寺設齋，伺歡喜迎納者，虔奉而厚供之，冀托胎其家。夫出家者，將超三界，成道度生，而乃為此籠檻以鉤致之；致彼無心出世者猶可，倘墮落一真實道人，其害可勝言哉？慎與僧俱得罪，而僧為甚。苦哉僧乎！胡不以求子之正道語人乎？

無子不足憂

世人以無子為憂，而富貴者憂彌甚。或曰：「不孝莫大於無後，得無憂乎？」予曰：然。古人語意自明，蓋謂不娶而無子者，非謂娶而無子者也。娶而無子，奚罪焉？且帝王統馭億兆，非無力置姬妾也，非無方士奇人進藥石也，而有終絕儲嗣者，命也，故不足憂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多行不義，奪人之有，絕人之後，離人之骨肉，凌虐他人子女為己之婢僕者，種種陰險慘毒，皆無子因也，是則可憂也。不作是因而無子者，命也，非我之咎，故不足憂也。

後身（一）

讚西方者，記戒禪師後身為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為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為韓氏子，敬寺僧為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為董司戶女，海印為朱防禦女。又甚而雁蕩僧為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為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為常人，為女人，為惡人，則展轉下劣矣。即為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二）

或謂：「諸師後身之為名臣，猶醒翻反而為酥也，猶可也，為常人則酪矣，為女人則乳矣，乃至為惡人則毒藥矣！平生所修，果不足憑仗乎？則何貴於修乎？」是大有說。凡修行人二力：一曰福力。堅持戒行，而作種種有為功德者是也。二曰道力。堅持正觀，而念念在般若中者是也。純乎道力如靈樹者置弗論，道力勝福力，則處富貴而不迷；福力勝道力，則迷於富貴，固未可保也。於中貪欲重而為女人，貪瞋俱重而為惡人，則但修福力，而道力轉輕之故也。為僧者，究心於道力，宜何如也？雖然，倘勤修道力，而更助之以願力，得從於諸上善人之後，豈惟惡人，將名臣亦所不為矣。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三）

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榮之也。」不知閻王雖受王樂，而亦二時受苦；蓋罪福相兼者居之，非美事也。古有一僧，見鬼使至，問之，則曰迎取作閻王。僧懼，乃勵精正念，使遂不至。昔人謂行僧不明心地，多作水陸靈祇，雖未必盡然，容有是理。下生猶勝天宮，天且弗為，況鬼神乎？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豈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諛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讜言，喜滅而瞋起。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而乃悅諛惡讜，依然認物為己耶？故知大聰明人，說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一）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意此中即空劫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悄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固法塵之麤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真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尚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喜怒哀樂未發（二）

慈湖楊氏謂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然慈湖自敘靜中所證，空洞寂寥，廣遠無際，則正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子思此語，以深經微細窮究，故云猶未是空劫以前自己；若在儒宗，可謂妙得孔氏之心法。甚言至精至當，何所錯謬，而慈湖病之？慈湖既宗孔氏，主張道學，而乃病子思，則夫子亦不足法矣，將誰宗乎？倘慈湖於佛理妙悟，則宜直言極論儒佛同異，亦不應混作此語，似乎進退無據。

中峰示眾

天目中峰和尚示眾云：「汝若無大力量，不若半間草屋棲身，鶉衣丐食，亦免犯人苗稼。」至論也。今出家者，多作有為功德，奔走一生，於自己腳跟下生死大事置之罔聞，不亦謬乎？或曰：「箇箇都是你，則像毀殿塌，僧將露居而枵腹矣！」曰：「非然也。汝力量大，任為之；古人此語，教我等無力量者急先務也。一者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則不暇為。二者見理未徹，因果差錯，所謂有為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則不敢為。」中峰又云：「一心為本，萬行可以次之也。」至論也。牛頭之於啣花巖，馬祖之於傳法院，遐哉高風，不可再見矣。噫！

醮事謝將殺生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買見有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牲牢之謝介諸懷耶？相沿今古，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真可悲悼。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械將身，而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為口腹故，反加禍於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

齋月戒殺

唐制，正五九月官不蒞任。以蒞任必多宴饗，宴饗必多宰牲，不蒞任者，戒殺也。世人訛傳，以此三月為惡月，而忌諸吉事，蓋迷其所自耳。今時亦戒正五九月，及十齋日，不得行刑。愛物仁民，聖王好生之心一也。獨惜夫祈晴禱雨，官必禁屠，是明知殺生之為不善矣，胡不齋月齋日遵古戒殺，而必待難生然後禁？嗚呼！難生而始禁，難未平而禁已解，可勝嘆哉！

戒殺延壽

華亭趙某，詣清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則亡僕也。驚問之。答云：「見役冥司，今將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為誰？則曰：「一湖廣人，一即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今尚在，已十年矣。萬曆丙午七月記此。

宋元悟道居士

自宋迄元，居士有悟入者，不一而足。宋居士劉興朝，其悟道集自敘悟處甚詳，蓋真有得者。元放牛居士，於無門老人不是不是處悟入，所作是非關，橫說豎說，非具大知見者不能道。此二老蹤跡不甚顯，興朝猶載傳燈，放牛罕有知者，吾故表而出之。

無義味語

宗門答話，有所謂無義味語者，不可以道理會，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後人以思惟心強說道理，則愈說而愈遠。豈惟謬說，直饒說得極是，亦只是鸚鵡學人語而已。圓悟老人曰：「汝但情識意解，一切妄想都盡，自然於這裏會去。」此先德已驗之方，斷非虛語，吾輩所當深信而力行者也。

信施難消

鄧豁渠自訟云：「為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為自己生死，猶士人為自己科名也。為科名故，累諸鄰里親戚供給所需，成名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大錯？！

知道不能造

五臺居士謂予曰：「吾知有此道而不克盡力，終其身不樂。今士人不知有此道者，得一第，快心五欲以為樂。吾既知之，不敢縱欲，而復以王事家事驅馳荏苒。今老矣！失人世之樂，又未得出世之樂，故鬱然終身。」此居士實語也。而自昧者多、自覺者少，誰道及此者？居士誠賢乎哉！今出家兒，無王事家事，乃亦一生空過，靜焉思之，五內驚慄！

遠官字

先君子雖不仕，博學而篤行，多格言。嘗謂不孝曰：「帶一官字者，慎勿為之。」因問何謂帶一官字？先君子曰：「領官錢，織官段，中官鹽，作官保，乃至入官府為吏書，交結官人，囑託公事之類，皆是也。」予再拜服膺。後觀親識中，坐此而敗者十七八。由是推而廣之，即為官亦所不願。出家後，又推而廣之，不敢妄干有官大人；並誠徒眾，不得乞緣出入於官家，不得倚官勢與人構訟，安貧守分，倖免於大愆。雖遵持佛教，亦素聞於庭訓也。口澤未忘，曷勝於邑？！

念佛鏡

道鏡、善道二師作念佛鏡，以念佛與種種法門對舉，皆斷之曰：「欲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可謂篤信明辨，大有功於淨土矣。獨其對禪宗一章，謂觀心者，觀無生者，亦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學人疑焉。予以為正四料簡所謂有禪無淨土者是也。但執觀心，不信有極樂淨土；但執無生，不信有淨土往生，則未達即心即土，不知生即無生，偏空之見，非圓頓之禪也。反不如理性雖未大明而念佛已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觀心而妙悟自心，觀無生而得無生忍，此正與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誰軒輊之有？

參究念佛

國朝洪永間，有空谷、天奇、毒峰三大老。其論念佛，天、毒二師俱教人看念佛是誰，唯空谷謂只直念去亦有悟門。此二各隨機宜，皆是也。而空谷但言直念亦可，不曰參究為非也。予於疏鈔已略陳之。而猶有疑者，謂參究主於見性，單持乃切往生，遂欲廢參究而事單持，言經中止云執持名號，曾無參究之說。此論亦甚有理，依而行之，決定往生；但欲存此廢彼則不可。蓋念佛人見性，正上品上生事，而反憂其不生耶？故疏鈔兩存而待擇，請無疑焉。若夫以誰字逼氣下行，而謂是追究念佛者，此邪謬誤人，獲罪無量。

急參急悟

放牛居士，古杭人余氏子，參無門老人，得悟於宋淳祐中。其言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為真。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卻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放牛此語，可謂喫緊為人二。若真實徹悟者，他平日踏得牢牢固固、穩穩當當，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敵，無常到來，安閒自如，不慌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強支吾耶？所謂急參急悟，吾輩當力圖之。

解禪偈

溫公作解禪偈，真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鏡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為不壞身，仁義不虧為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覈實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為天堂，小人長戚戚為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癡即牛羊，凶暴即虎豹，此外更無真實披毛戴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溫公辭致警妙，必大悅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闡。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曾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為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顏子尚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麤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為足，而預以自警也。

習俗

先輩云：「習俗移人，賢智者不免。」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隨之，謂之時尚。或尚坐關，群起而坐關；或尚禮懺，群起而禮懺；群起而背經，群起而持準提，群起而讀等韻，群起而去註疏、專白文，群起而齋十萬八千僧，群起而學書、學詩、學士大夫尺牘語，靡然成風，不約而合。獨於刻心勵志，真實參禪念佛者，則有唱而無隨，謂之何哉？

厭喧求靜

有習靜者，獨居一室，稍有人聲，便以為礙。夫人聲可禁也，鴉鵲噪於庭，則如之何？鴉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豹猶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響水流、雷轟雨驟，則如之何？故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學矣！或曰：「世尊不知五百車聲，蓋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何定？不答志之不堅，而嫌境之不寂，亦謬矣哉！

除日

古人以除日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黃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為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

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二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驟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處，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淨土難信之法（一）

淺淨土者，以為愚夫愚婦所行道。天如斥之，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馬鳴、龍樹、文殊、普賢也。故予作彌陀經疏鈔，乃發其甚深旨趣；則又以為解此經不宜太深，是畢竟愚夫愚婦所行道也。佛謂此經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二）

或謂不宜太深者，此經本淺，鑿之使深，故不可。噫！法華以治世語言皆即實相，而此經橫截生死，直登不退，寧不及治世語言乎？或又謂此經屬方等，疏以為圓，則不可。噫！觀經亦方等攝也，智者圓之。圓覺亦方等攝也，圭峰圓之。彌陀經予特以為分圓，何不可之有？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三）

華嚴第十，主藥神得念佛滅一切眾生病解脫門。清涼疏謂：「趣稱一佛，三昧易成；敬一心濃，餘盡然矣。況心凝覺路，闇蹈大方者哉？」前數語弘讚專念，後二句入理深談，誰謂淨土淺也？行願品廣陳不可說世界海，不可說佛菩薩功德，臨終乃不求生華藏而求生極樂，誰謂淨土淺也？聖賢垂訓如是，而人自淺之，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真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箇悟處，倘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為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為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為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為，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則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勘驗

參學人有悟，必經明眼宗師勘驗過始得。如一僧常於神廟紙爐中宿，有師潛入紙爐，俟其來宿，攔胸把住，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云神前酒臺盤。又一僧，人言其得悟，玄沙故與偕行，至水邊，忽推之落水，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僧云伸腳在縮腳裡。云云。此二僧者，非胸中七穿八洞，千了百當，隨呼隨應如空谷發聲，隨來隨現如明鏡對物，何能於倉卒忙遽做手腳不迭時，出言吐語如是的當、如是自在？彼閒時以意識搏量卜度，酬機作頌，非不粲然可觀，爭奈迅雷不及掩耳處一場麼羅。可不慎歟？！

百法寺道者

嘉靖間，有道者某，寓吳山百法寺，不乞化，弟子一人，賣藥以贍。日三食，每粥二盂，菜數莖，寄煮粥鍋。終日坐一室，嘿如也。

有作念佛會者造之，擬發問，輒搖手云：「第靜坐，毋開言。」既不得言，遂逡巡而退。以餅餌蔬果進，拒不納，曰：「幸自有饘粥療饑，沒來由著此等向腹中轉一過，何為哉？」當時雖未覈其所修何道，而精專脫逸，不染世緣，今時似此者極少，誠予所不及，因識之。

出世間大孝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即心即佛

馬祖謂即心即佛，大梅領旨，遂安然住山。後復聞非心非佛之說，乃云：「任伊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祖印之曰：「梅子熟也。」世人賞嘆梅之妙悟矣！而有二意，不可不辯：直契本原，一信永信，更不為繁名異相之所轉移者，是梅子熟也。如其主先入之言，死在句下，擔麻而棄金者，其為熟，是熟爛之熟，非成熟之熟也。五千退席，昔人謂之焦芽敗種者是也。

世智辯聰有失

世人重聰明，誇博洽，競辭采，然不足恃者，以其有失也。彼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癡呆，則不待來生；又甚，化為異類，則所謂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其可恃安在？惟般若真智，蘊之八識田中，互古今顛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世俗中人不知此意，無足為怪，出家兒乃以本分事束之高閣，而殫力於外學，可勝嘆哉！

好奇

聰明人多好奇，好奇者多受惑。蓋好奇之名既彰，則所謂梅上燕齊迂怪之士，競以其術進，駕神託仙，可喜可愕，遂深入而酷信之。至於白首無成，臨終不驗，始悵然悔恨，亦晚矣！雖然，猶愈於沒世而終不返者也。今日之悔恨，當來之不受惑可知也。

無常信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也。」然此特為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咎王云：「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強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君自不察耳。東鄰有四五十而亡者乎？西鄰有三二十而亡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亡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驚胎也。何嗟及矣！

參禪非人世中事

先德有言：「參禪不是人世中說得的事。」或疑裴丞相謂六道之中，可以整心慮、趨菩提者，唯人道為能耳；果如前言，禪將無地可參矣！曰：裴論良是。今此言，為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發也；又為僧之口般若、身阿蘭，而心朝市者發也。且安居五欲之場，坐證一乘之果，人世中有此大便宜事，誰不為之？得非所謂世間那有揚州鶴乎？願毋以此言自諉，參禪定是人世中說得的事，特患無志耳，有志者事竟成。

出家（一）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夫將以武功定禍亂，相以文學興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將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則出家豈細故哉？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

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後名為大丈夫也。猶未也，與三界眾生同出三界，而後名為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勝兒，出家好，出家兩字人知少。」最勝兒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兩字者少也。

出家（二）

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為因緣名利所染，遂復營宮室，飾衣服，置田產，畜徒眾，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著眼看破。曾見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箇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況其大者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為此曉夜惶悚。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或問：「某甲向修淨土，有禪者曰：『但悟自佛即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此意何如？」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誤。請以喻明：假使有人，穎悟同於顏子，而百里千里之外，有聖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長處；而自恃穎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然，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深矣哉言乎！

參禪

僧有恆言曰：「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之為言參也。然參禪二字起於何時？或曰：「經未之有也。」予曰有之，楞嚴云：「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又曰：「內外研究。」又曰：「研究深遠。」又曰：「研究精極。」非參乎？自後尊宿教人看公案，起疑情，皆從此生

也。而言之最為詳明者，莫如鵝湖大義禪師。其言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曰：「直須提起吹毛劍，要剖西來第一義。」曰：「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曰：「剔起眼睛豎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如是言之，不一而足，參禪人當書諸紳。雖然，若向語句中推測穿鑿，情識上卜度搏量，則又錯會所謂用功、所謂剖、所謂反覆看之意矣！則與靜坐默默者，事不同而其病同矣！不可不辯。

印宗法師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即為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向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此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親師

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問道，既得真師，於是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久久親近。太上，則阿難一生侍佛；嗣後歷代諸賢，其久參知識者，未易悉舉。只如慈明老人下二尊宿：一則楊歧，輔佐終世；一則清素，執侍一十三年。是以晨咨暮灸，浹耳洽心，終得其道以成大器。而予出家時晚，又色力羸弱，氣不助志，先師為度出家，便相別去；方外行腳，所到之處，或阻機會，或罹病緣，皆乍住而已。遂至今日，白首無知，抱愚守拙。嗟乎！予不能於杏壇泗水，濟濟多士中作將命童子，而乃於三家村裏充教讀師。可勝嘆哉！

華嚴大藏一經

或問：「經無與華嚴等者，何謂也？」曰：昔玄奘法師譯般若六百

卷成，以進御。帝云：「般若如是浩瀚，何不居華嚴之先？」法師謂：「華嚴具無量門，般若雖多，乃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也。」有僧作數格供經，華嚴供於最上。一日取誦訖，納之中格，明晨經忽在上，僧大驚異。蓋經之威神所致，亦持經者之精誠所感也。且三藏聖教，獨華嚴如天王，專制宇內；諸侯公卿大夫百執事，以至兆民，皆其所統馭也。夫孰與之等也？

袁母

袁居士母張氏，自幼歸依普門大士甚嚴。其嫁也，奉大士像以俱。孕居士腹中十月，無一日怠緩禮敬。故居士在孩提，即知歸向三寶，蓋所謂胎教也。夫內人之能傾心事佛者，世亦恆有；至於將作新婦，不汲汲以服飾為光華，而供大士於奩具，可謂迥出凡情，耳目所未聞見。昔蘇子瞻繪像南行，葛大夫設像公署，不避嫌刺，識者高之；今袁母者，豈不卓然大丈夫哉？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疏。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璨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立禪

立禪出自般舟三昧；蓋精進之極，恐坐則易昏，非以立為道也。而不達此意者，遂有用鐵帶束腰以助僵直，亦可笑矣。近更有砌磚作

垣，緊圍其身，植立於中，如劍在匣，而復假此以為募化之資；愚人無識，敬而事之，於是漸有效其所為者。奉勸高明，遇如是人，即應開導，勸之出垣，毋令末法現此魔異，以增僧門之醜。

論疏

如來說經，而菩薩造論，後賢製疏，皆所以通經義，而開示眾生使得悟入，厥功大矣！或乃謂佛所說經，本自明顯，不煩註釋，以諸註釋反成晦滯。於是一概撥置，無論優劣，無論凡聖，盡以為不足觀。此其說似是而非。何者？不信傳而信經，是亦知本，但草忽鹵莽，以深經作淺解，則其失非細。是蓋有心病二焉：一者懶病，二者狂病。懶則憚於博究，疲於精思，惟圖省便，不勞心力故。狂則上輕古德，下藐今人，惟恣胸臆，自用自專故。新學無智，靡然樂從，予實憫之，為此苦口。

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為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眾來迎，與天樂異香幢旛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眾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既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隨處淨土

有謂吾非不信淨土，亦非薄淨土而不往，但吾所往與人異。東方有佛吾東往，西方有佛吾西往，四維上下、天堂地獄，但有佛處，吾則隨往；非如天台永明諸求淨土者，必專往西方之極樂世界也。此說語甚高、旨甚深、義甚玄，然不可以訓。經云：「譬如弱羽，止可纏枝。」則知翮翼既成，身強氣茂，方可翱翔霄漢，橫飛八方耳，非初發菩提心者所能也。世尊示韋提希十六觀法，必先之落日懸鼓以定志西方，而古德有坐臥不忘西向者，豈不知隨方皆有佛國耶？大解脫人，任意所之；如其不然，恪遵佛敕。

陰陽

有謂：「萬法始於陰陽，不宜陰陽前更立太極。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陽而地陰也；夫婦為生人之本，夫陽而婦陰也。」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孔子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孔子語也。取其一，棄其一，何為哉？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尚置無極於太極之上，況陰陽乎！圭峰原人即無極猶未足窮其原，而起信真如生滅以前名為一心，前說可謂甚淺。

出胎隔陰之迷

古云：「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予初疑聲聞已具六通，菩薩雙修定慧，何由昏昧均未能免？及考之自己，稽之他人，昨宵之事，平日忽爾茫然，況隔陰乎？乍遷一房，夜起不知南北，況出胎乎？彼諸賢聖之昏昧，蓋暫昏而即明，俄昧而旋覺者也；而我等凡夫，則終於昏昧而不自知也。捨身受身，利害有如此者！為今之計，直須堅凝正心，毋使剎那失照，而復懇苦虔誠，求生淨土；生淨土，則昏昧不足慮矣。既放其心，復撥淨土，危乎哉！

劉道原不信佛法

司馬溫公謂劉道原最不信浮屠法，其言曰：「人生如在逆旅，旅中所用之物，去則盡棄之矣，焉有賚之隨去者乎？」可謂見之明而決之勇矣，蓋人死則神滅之論也。夫旅中主人之物，誠棄矣；自己囊橐，亦併棄而不隨乎？所謂唯有業隨身是也。溫公之有取於道原者，何也？劉元城謂：「老先生於此事極通曉。」元城之有取於溫公者，又何也？

傳佛心印

天台下尊宿，謂傳佛心印惟屬天台；而達磨一宗置之弗取。圭峰謂荷澤嗣曹溪，傳佛心印惟屬荷澤；而南嶽、青原二宗置之弗取。於是明教嵩禪師作傳法正宗，自迦葉至曹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逮於南嶽、青原，而天台、圭峰兩家之說雙泯。今猶有為天台者，而絕無為圭峰者，則天台下尚繩繩，而圭峰下寥寥也。為天台者曰：「師子遇害而傳遂絕。」然至人遇害，如遊園觀，寧有法隨身滅之理乎？傳法正宗，誠哉宗正而萬世為楷矣！

傳燈

自拈花悟旨，以至舂米傳衣，西域此方，燈燈續照。而黃梅之記曹溪曰：「向後佛法由汝大行。」乃南嶽青原燦為五宗，大盛於唐，繼美於宋，逮元尚多其人，而今則殘輝欲燼矣！所以然者，無其種故也。祖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然則既無其種，天澤何施？今剃髮染衣者雖遍滿域中，然皆外驚有為緣事；其近裏者，又不過守律飭躬，誦經禮懺而已。其誰發無上菩提之心，單提此事，孜孜密密，扣己而參，不捨寸陰，而必求正悟者哉？乃欲望空田之穫粟，責露柱以生花，無是理也。

金丹

或問：「玄宗有云：『金丹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此語然歟？」

予曰：「此紫陽語也。不曰異而曰同，不直曰同而曰頗同，言之不苟發者也。雖然，禪者不可因是而生異見也。學大乘以二乘為禁，故梵網呵二乘曰邪曰惡，況同而未同者乎？」或問：「丹可得聞乎？」乃為之喻曰：「鍊鉛汞而成丹，譬之修定慧而成道也。神凝氣結，乃成大丹；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其究雖殊，而喻可以互顯也。玄宗尚以身之精氣神為外藥，而教人求內藥之元精元氣元神，彼從事於五金八石尋草燒茆者亦惑矣！禪宗尚以十地見性為如隔羅縠，而必曰永斷無明方名妙覺。彼止於化城，住於百尺竿頭者，猶遠之遠也。奈何圓頂方袍，號為釋子，不思紹隆佛種，而耿耿焉頌道德、講南華，不亦顛倒乎哉？」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此聖教東流入震旦之始也。今以其言近，僧不誦持，法師不陞座為人講演。夫此經言不專近，有遠者，有言近而旨遠者，人自不察也。又遺教經，乃如來入滅最後之要語，喻人世所謂遺囑也。子孫昧宗祖創始之來源，是忘本也；子孫背父母臨沒之遺囑，是不孝也。為僧者胡弗思也？愚按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不可忽，不可忽！

大悟小悟

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小悟，容或多遍。至於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即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諱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於一十八遍也。

憫下

周氏紀言載唐一庵先生與眾友夜話，將入寢，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眾曰：「無。」一庵謂：「今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尚未有寢所。」眾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已；而一庵獨體悉於眾情之所弗察，真仁人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因思出家兒今日在僧堂中，百事不干懷，十指不點水，其入寢，亦念諸行人有未遑安處者乎？亦念諸行人之勞役不寧者，何所為而然乎？則以眾僧之辨道也，古人有言：「道業不成爭消得。」可不為寒心哉？

菩薩

人見如來彈斥偏小，讚嘆大乘，知菩薩道所當行矣；然不審其實，而徒假其名，為害滋甚。是故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也；因是而已事不明，好為人師，則非矣！六度齊修，萬行兼備者，菩薩也；因是而專務有為，全拋心地，則非矣！無惡名怖，乃至無大眾威德怖，坦然自在者，菩薩也；因是而聞過不悛，輕世傲物，則非矣！即殺為慈，即盜為施，乃至即妄言成實語，種種權宜方便，不可以常情局者，菩薩也；因是而毒害劫奪欺誑，甚而破滅律儀，撥無因果，如古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則非矣！此則徇名失實，不善學柳下惠，而學步於邯鄲者也。大道無成，業果先就，慎之慎之！

願力

呂文正公每晨興禮佛，祝云：「不信三寶者願弗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後呂氏所出，若公著，若好問，若用中，皆貴顯而奉佛。夫文正亦祇是人世之善願，而竟酬所期，至累世不絕；況求生淨土，為出世間之大願乎？文正之願，取必於子孫者，得否未可知；況求生淨土，取必於自己者乎？故知淨土不成，良以其精誠之未至耳。昔有貴室，供養一僧，問僧云：「師百年後，肯來某家否？」僧一笑，遂為其子。近世總戎范君，亦其父所供僧也。二事正類。夫一

時之笑諾，即孕質於豪門；豈得積久之精誠，不托胎於蓮品？因果必然，無容擬議矣！

不起念（一）

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仰山住院，土地神欲一參觀而久不可得。一日師偶入香積，行人有翻壞食器者，師不覺起念云：「信施可惜。」土地神遂得展禮。則師於平日，蓋一念不起者矣！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又曰：「離念相者，等虛空界。」而我輩從朝至暮，浮思亂想，層見疊興，不知其幾千萬億，欲超生死、證涅槃，其可得哉？

不起念（二）

昔有道者，結庵於溪側，夜聞窗外云：「明日有戴鐵帽子者當替代我。」道者知鬼也。明日將暮，大雨，溪水驟漲，一男子頂釜，冒雨欲渡，道者急止之。至夜，窗外復云：「三年俟候得一人，又為這先生所救，必有以報之。」道者端坐室中，鬼遶室周遍覓之不得，悵快而去。良由一念不起故也。蓋人之所覓者形，而鬼神之所覓者心也，心空而形與之俱空矣。孰曰黃冠無人哉？吾輩當取以自勗。

九品往生

士人有薄淨土而不修者，曰：「譬如吾輩，當以科名入仕，奈何作歲貢授官耶？」一士人云：「此喻大謬。蓮臺自分九品，公何不取其最上，而甘作下品乎？今進士科三百，亦可分上中下而九品之也，公何不取彼魁元，而甘作榜尾乎？上品上生，即蓮科之榜首也。故頌之者曰：『三心圓發，諦理深明，金臺隨往，即證無生。』其在宗門，則大徹大悟，而所謂『心空及第歸者』此也。」向士人憮然曰：「吾疑於是冰泮。」

千僧無一衲子

龍興靖公，受知於雪峰大師。峰記靖云：「汝他日住持，座下千僧無一衲子。」後靖應錢王之請，住持龍興，果眾千餘，皆三藏誦習之徒而已，一如峰記。昔馬大師得人之多，其成大器者至八十八人；靖去馬師年不甚遠，而衲子之難得，乃千中罕見其一，況今時乎！人間無十善，則天類衰；僧中無衲子，則佛種斷。近且不知衲子之謂何也。法道伶仃，如線欲絕，悲夫！

惜寸陰

古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不可不惜也。昔伊庵權禪師，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其勵精若此。予見晨朝日出，則憶伊庵此語，曰：「今又換一日矣！昨日已成空過，未知今日工夫何如？」然予但嘆息，未嘗流涕，以是知為道之心不及古人遠甚。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萬年寺

萬年寺當天臺萬山之中，殿前古樹十餘，一字橫互，行列整而枝葉茂，鬱然為山門美觀。有刻石記之者曰：「此上仙所植也，有伐之者，其人立死。」或云：「為此記者其愚乎哉！他時後日，能保有力者不負之而趨乎？則奚以記為？」予以為不然。夫興之必有廢也，古人非不知也，法不得不如是立也。後人信斯記而戢其邪心，與不信而造業，自屬彼人，立法者無心焉，任之而已矣。破和合僧者墮無間，佛記也；佛未入滅，而調達誘祇園之僧若干以去，佛不能制調達之負而趨，然則佛愚乎哉？

富貴留戀人

僧之高行者，平日自分不以富貴染心，然能持之現生，未必不失之他世。一友人以文章魁海內，直史館，聲名藉甚，偶遊天目，謂予言：「此山中石室有僧坐逝，其故身猶存，予欲禮覲，輒心怖不敢。」予問故。答曰：「昔有人禮石室僧者，纔拜下，即仆地隕絕，而龕內僧方欠伸從定起。予慮或然，是以不敢。」因與予相視大笑。此公弘才碩德，智鑑精朗，又雅意佛乘，尚愛著其一時富貴，守在夢之身，惟恐其醒，他又何言乎？田舍翁五畝之宅，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窮和尚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已眷眷不能捨，死猶攜之識田，況復掇巍科、居要地、占斷世間榮耀者，亦奚怪其愛著也。富貴之留戀人，雖賢智者未免。吁！可畏哉！

鵝道人

山中老氓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螟螟蟲蚓等吞噉無子遺，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蟋蟀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噬生草與糠粃耳；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曷為乎烹鵝而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吁乎傷哉！雖然，鵝不食腥，類騶虞之不殺，非師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宿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慎其習。

生日

世人生日，設宴會，張音樂，繪圖畫，競辭賦，以之為樂，唐文皇獨不為，可謂超越常情矣。或曰：「是日也，不為樂而誦經禮懺，修諸福事，則何如？」曰：誠善矣！欲報父母劬勞生育之恩，及滅己躬平生所作之業，於此宜盡心焉。然末也，非本也。先德有言：「父母未生前，誰是汝本來面目？」是日也，有能不為樂而正念觀察未生前之面目者乎？若於此廓爾洞明，則不但報此身之父母，而累劫之親愆無

不報；不但滅現生之業，而多生之夙障罔弗滅矣。罷人世之樂，得涅槃之樂，孝矣哉若人乎！偉矣哉若人乎！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為親友所強勸，已而遇俗醫又慫恿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不思肉之力僅能肥身，不能延命，智者已必不為，又況膏粱子弟，或瘦瘠如餒人，而藝藿田夫，或充腴若富賈，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菜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人患各執所見

析理不得不嚴為辯別，入道不得不務有專門，然而執己為是，概他為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於今尤甚。執一家者，則天臺而外無一人可其意；而執簡便者，又復詆天臺為支離穿鑿，非佛本旨。執理性者，則呵念佛為著相；而執淨業者，又復但見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執方山者，病清涼分裂全經；執持咒者，疑顯教出後人口。如斯之類，種種未易悉數，矛盾水火，互相角立，堅壁固守，牢不可轉，吾深慨焉！奉勸諸仁者，曷若各捨其執，各虛其心，且自研窮至理，以悟為則，大悟之後，徐而議之未晚也。

姚少師（一）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闕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真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為也？又幽居詩曰：「春

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可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姚少師（二）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讚嘆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曾於靖難中，啟奏方孝儒賢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準矣！吾是以取之。

竹窗三筆

殺生人世大惡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應之者曰：「劫盜也，忤逆也，教唆也。」予曰：「是則然，更有大焉，大莫大於殺生也。」或曰：「宰殺充庖，日用常事，何得名惡，而況最大？」噫！劫盜雖惡，意在得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之命；而殺生則剖腹剜心，肝腦鼎鑊矣！忤逆者，或棄不奉養，慢不恭敬，未必為阿閻楊廣之舉。況閻廣所害，一世父母；而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老，所殺無算，則害及多生父母矣！教唆者，惡積名彰，多遭察訪，漏網者稀；彼殺生者，誰得而詰之？則構訟之害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

晝夜彌陀十萬聲

世傳永明大師晝夜念彌陀十萬。予嘗試之，自今初日分，至明初日分，足十二時百刻，正得十萬；而所念止是四字名號，若六字則不及滿數矣！飲食抽解，皆無間斷，少間則不及滿數矣！睡眠語言，皆悉斷絕，少縱則不及滿數矣！而忙急迫促，如趕路人，無暇細心切念，細念則不及滿數矣！故知十萬云者，大概極言須臾不離之意，而不必定限十萬之數也。吾恐信心念佛者或執之成病，因舉吾所自試者以告。或曰：「此大師禪定中事也。」則非吾所知矣！

己事辦方可為人

古人大徹大悟，參學事畢，且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惜口頭生醜；龍天推出，方乃為人。故辭法席者，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予出家時，篤奉此語，佩之胸襟。後以病入山，久久不覺漸成叢林。然至今不敢目所居為方丈，不敢開大口妄論宗乘，蓋與眾同修，非領

眾行道也，忝一日之長，互相激勸而已。諸仁者以友道待我而責善焉，幸甚！

自他二利

古云：「未能自利，先能利人者，菩薩發心。」斯言甘露也，不善用之，則翻成毒藥。試反己而思之：我是菩薩否？況云發心。非實已能也。獨不聞自覺已圓，復行覺他者，如來應世乎？或謂：「必待已圓，而後利他，則利他終無時矣！」然自疾不能救，而能救他人，無有是處。是故當發菩薩廣大之心，而復確守如來真切之訓。不然，以盲引盲，欲自附於菩薩，而人已雙失，謂之何哉？

殺生非人所為

虎豹之食群獸也，鷹鷂之食群鳥也，鱧獺鷺鷥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眾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鷂、鱧獺鷺鷥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鈞戈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為人乎？既名為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祀天牛

燔牛祀天，世傳事始於上古，而歷代因之。雖以梁武帝之奉佛，然麵為犧牲，獨行於太廟而不行於南郊。史稱正月上辛，以特牛祀於天皇大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在焉，安所稱為用麵？予不知其說也。昔沛公以太牢祀孔子，予嘗謂一太牢何足以報聖師之恩；則其不足以報上帝之恩亦明矣！而自古及今，為有國之大典，孰從而止之？悲矣哉，牛乎！何其業之深且長也一至是乎？

伏羲氏網罟

槐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為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隱在中。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炎帝始為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而網罟將奚為？」予乃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為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浴水

京畿老辨融師嘗言：「沐浴水澄之，可以漬米炊飯。」或曰戲言也，或曰有激之言也。予以為不然，蓋實語耳。予昔附糧船至丹陽，連艘十餘里，首尾相踵，而河狹水淺，浣衣者恆於斯，濯足者恆於斯，大小便利者恆於斯，穢且甚矣，然用之以煎煮炊爨者，亦恆於斯，非大富貴人，罕有登崖覓井汲泉者。河水浴水奚別焉？耿恭被圍絕水，絞馬糞汁而飲之。而口外有炒米店四十里，候天雨為飲，穿井數十丈不得水。嗟乎！餓鬼之鄉，積劫不聞水名；為僧者，今處清溪流泉之所，茶湯灌澆，事事如意，更復一月八浴猶以為少，一月十五浴猶以為少，何不知慚愧，乃至於是！

僧宜節儉

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位登樞要，而麤衣菲食，無玩好器物，其筆亦用殘禿者。胡克仁居官，茹蔬終身，眠一紙帳。彼乃現宰官身，行比丘行，況身是比丘者乎？佛制頭陀比丘，行乞為食，糞掃為衣，塚間樹下為宿，今處於眾中，檀越送供，衣足矣，食足矣，安居於蘭若矣，更求佳麗，可乎？一鉢四綴，一緇鞋三十年，古德之

高風未墜也。吾為是慚愧自責，而併以告夫同侶。

僧拜父母

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而王法有僧道拜父母之律。或問：「依佛制則王法有違，遵王法則佛制不順，當如之何？」予謂此無難，可以並行而不悖者也。為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為父母者，當其拜，或引避，或答禮，曰：「此佛之弟子也，非吾子也。」寧不兩盡其道乎？

年少閉關

閉關之說，古未有也，後世乃有之，所以養道，非所以造道也。且夫已發菩提大心者，猶尚航海梯山，冒風霜於百郡；不契隨他一語者，方且挑包頂笠，蹈雲水於千山。八旬行腳，老更驅馳；九上三登，不厭勤苦。爾何人斯，安坐一室，人來參我，我弗求人耶？昔高峰坐死關於張公洞，依巖架屋，懸處虛空，如鳥在巢，人罕覲之者；然大悟以後事耳！如其圖安逸而緘封自便，則斷乎不可。

八旬行腳

古有頌云：「趙州八十猶行腳，祇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腳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為證。噫！幸自反觀，已歸家否？無一事否？有如尚滯半途，匆匆多事，則何但八旬，直饒百歲千歲，乃至萬歲，正好多買草鞋，遍歷天涯，未許駐足在。

講宗

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

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之耳。故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又曰：「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今講者翻成套子話矣！西來意不明，正坐此耳。

教人參禪

參禪人之誤，教參禪者誤之也。或問：「教人參禪，是欲起直指之道於殘燈將燼之日，曷言乎誤之也？」予曰：「道雖人人本具，而亦人人所難，苟非利根上智，卒莫邊岸，奈何概以施之。譬如募士者，得孱孱懦怯，僅可執旗司鼓；而授之以朱亥之鎚、雲長之刀、典韋之戟，其不振掉而顛蹶者幾希矣，安望其有斬將擒酋、攻城破壘之功乎？其或自亦纔離上大人丘乙己，而教人以制科文字，亦舛矣！」或問於子何如？答曰：「老僧正讀上大人未熟在。」

肇論

空印駁肇公物不遷論，予昔為之解，今復思之：空印胡由而為此駁？其由有二：一者不察來意，二者太執常法。不察來意者，若人問物何故不遷，則應答云：「以性空故。」今彼以昔物不至今為物遷，而漫然折以性空。性空雖是聖語，然施於此，則儻統之談，非對機破的之論也，得無似作文者，辭句雖佳而不切於本題者乎？太執常法者，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此常法也。又問：「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在常法，必答以隨妄而行是生死業矣，今乃即以求大涅槃為生死業，與肇公即以物不至今為不遷意正同也，故無以駁為也。又空印謂圭峰不當以達磨直指之禪為六度之一。圭峰何處有此語？其所著禪源詮云：「達磨未到，諸家所解，皆是四禪八定之禪。南嶽天臺所立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異諸門。」

其說如此明顯，而曰以直指禪為六度禪，則吾所未諳也。雖然，空印駁肇公之論不遷，呵圭峰之議初祖，則誠過矣；至其謂圭峰不當以荷澤為獨紹曹溪，天臺門下所論或多不出於大師之口，此二說者確論也。

華嚴論疏

或問：「肇論已聞命矣，又一居士力詆清涼者，何如？」予謂：「彼居士惟崇棗柏之論，其詆清涼者，言不當以信解行證分裂全經，大失經旨。不思經開信住行向地等，其分裂也抑又甚矣；然則佛亦非歟？夫行布圓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必去行布，則圓融何物？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則先後同歸，首尾一貫，無縫無罅，何處覓其分裂也？況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發明大意，莫尚乎論。委曲發明，窮深極微，疏鈔之功不可思議。二大士者，皆羽翼華嚴之賢聖，不可得而軒輊者也。」予嘗有書達居士，居士不答，未知其允否，因記之。

評議先賢

予既敘肇論、雜華二事，或曰：「先賢不可評議乎？」予曰：非然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昔有是言矣。然吾嘗思之，三百篇多出於郊野閭閻之歌詠，而後人以才華鳴世者不能及；六群比丘，聖眾所不齒，而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則古人何可輕也？空印之評，其太過者，止在物不遷及圭峰論達磨兩處耳，非譏貶清涼者比也。吾見有叱辱溫陵者；罵詈長水者；崇尚天臺，則盡毀諸家，無一可其意者；勘妙喜為未悟者；藐中峰為文字知識者；又其甚有謂六祖不及永嘉，而遭其挫折一上者，是安可以不辨也？嗟乎！古人往矣，今人猶存，吾何苦為過去者爭閒氣，而取見存者之不悅乎？顧理有當言，不容終嘿者，餘非所恤也。

遊名山不願西方

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峨嵋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西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現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為愈乎？又不曰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乎？大可歎也。

非理募化

雲棲僧約，非理募化者出院。一僧曰：「此不足禁，禁之則缺眾生福田。非理募化，雖其人自負過愆，而眾生獲破慳捨財之益；世僧假佛為名以營生，佛何曾為此輩出一禁約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非理募化者，瞞因昧果，施者知之，因而退心，後遂不施。安在其能破慳也？佛世有諸弟子自遠遊歸，所過聚落，望而閉戶。問故，則畏僧之募化也。因以白佛，佛乃種種呵責。何言其不禁約也？慎之哉！」

妄拈古德機緣（一）

雲棲僧約，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一僧云：「此不必禁，禁之則斷般若緣。彼謗法華者，地獄罪畢，還以謗故植緣法華，況妄拈者非謗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謗法華者，出地獄而植善緣；孰若信敬法華者，不入地獄而即植善緣乎？又謂妄拈非謗，而不思無知臆談皆名謗大般若。是故漫述師言者，被點簡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彼尊師也，非謗也。錯答一轉語者，墮野狐身。彼錯也，非謗也。何二人皆成罪戾？古人一問一答，皆從真實了悟中來；今人馳騁口頭三昧，明眼人前，似藥汞之入紅爐，妖邪之遇白澤耳。若不禁止，東豎一拳，西下一喝，此作一偈，彼說一頌，如風如狂，如戲如謔，虛頭熾而實踐亡，子以為宗門復興，吾以為佛

法大壞也。」

妄拈古德機緣（二）

僧不悅曰：「審如是，古德機緣，更不可開口一評量乎？」曰：「止禁妄拈，未嘗言不可拈也。二僧同起捲簾，古德云一得一失；子試評量，得失誰在？」僧無語。予曰：「昔人有言：『十回被師家問，九回答不得。』未為害，但忌無知妄談，則終無升進耳。慎之哉！」

直言

前僧欲除募化、妄拈二禁，予不允，僧去。又一僧云：「雲棲半月直言、逐日直言，適起爭端耳。除直言，乃所以為直言也。」予謂：「汝非僧乎？僧宜從佛。而佛制九旬結夏，夏滿之日，名僧自恣日、佛歡喜日，任僧舉過，更無隱諱，故名自恣；雲棲半月直言，據此也。佛喜而子獨不喜，可乎？律載僧有過，傍僧白佛，佛召本僧，種種呵責，因制為律；雲棲逐日直言，據此也。佛容其舉過，而子獨不容可乎？且世法猶云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故曰興王賞直諫之臣，聖主立誹謗之木，夫子以知過為幸，仲由以聞過為喜，況為僧修出世法，可不須友以成其德乎？子惡直言，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拒諫飾非，損德敗業，非小失也。慎之哉！」

心跡

包孝肅公終日正色，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秦會之亦罕有笑容，一破顏於溪水涸來之對。外貌雖同，而中則天壤矣！神鼎謹禪師門庭高峻，衲子非久參上士，無敢登其門；後之禪和亦有然者。臨濟德山動輒棒喝，如風如雷；後之禪和亦有然者。黃龍妙喜陞座，則詬罵諸方；後之禪和亦有然者。其同異何如哉？

僧務外學

儒者之學，以六經論孟等書為準的，而老莊乃至佛經禁置不學者，業有專攻，其正理也，不足怪也。為僧亦然。乃不讀佛經而讀儒書；讀儒書猶未為不可，又至於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註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弗可挽矣！

僧務雜術（一）

僧又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醫藥師者，作女科醫藥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末法之弊極矣！或曰：「百丈大師令司馬頭陀擇地可作五百僧道場者，而得為山，是地理家事；既而令擇為山主人，得大祐禪師，是風鑑家事，則何如？」噫！此古聖賢為傳法利生之大機緣，非世人所測識者。而百丈司馬是何等人品，今之術士，可以藉口也與哉？

僧務雜術（二）

或曰：「雜術固非僧務，醫以全生，宜若無礙焉。」予謂：雜術亂心，則概所當捨，如其救濟為懷，則亦萬行之一端；而術倘不精，雖曰全生，反以傷生，則大為不可。近有僧行灸法者，其法和藥作餅，置艾炷於其上而燃之，云治萬病。此不知出自何書，傳自何人？夫切肌而察穴，循穴而入內，灼艾之常法也；隔餅而灸，有痛苦而無功能者也。而師行焉，弟子紹焉，不自知其業之深且重也。

周柳翁

周柳翁謂予曰：「今日釋門，須是斫三人頭，懸之槁街，而後佛法始振矣！」時某官在坐，問三人為誰？答曰：「其一某，其二某。」問其三，直答曰：「老兄是也。」某官蓋此翁平日所素厚者。問故，則曰：

「公託名阿練若，而心在含元殿故也。」某官不之瞋，作而曰：「至言也。」此翁以剛直不容於時，至於僧事，亦正氣凜凜若此，可畏也，可敬也。今僧實居阿練若，而有發願，願來生作御史者，可愧死矣！

沸湯施食

有自稱西域沙門，作餒口施食法師者，其灑淨也不用水，燃沸湯于瓶，以手擎而灑之，著人面不熱。人異之，請施食者絡繹。予以為此甚不足貴也。世之號端公太保者，尚能以紅鐵鍊纏束其肢體，利鋒刃刺入于咽喉，況此沸湯特其小小者耳！夫佛制施食，本為餓鬼飲食至口即成火炭，故作甘露水真言等以滅其熱惱，使得清涼，奈何其用沸湯也？此何佛所說？何經所載？惑世誣民，莫斯為甚矣！或謂其能化沸湯為冷泉，故不必用水。審如是，則亦能化臭腐以為沈檀，而不必用香矣；化黑暗以為光明，而不必用燈矣；化瓦礫以為棗栗，而不必用果矣；化草芥以為牡丹芍藥，而不必用花矣；化泥土以為稻麥黍稷，而不必用斛食矣。今何為香花燈果斛食一一如常法具辦，而獨于灑淨一事則用沸湯乎？明理者辨之。

肉刑

肉刑起於何時，其果聖人之意乎哉？或曰：「尚書言之矣！」然言之而未詳也，抑後世欲威民者為之也？夫炮烙罪人，商紂之所以危身也；鑿人目，剝人面皮，吳皓之所以覆國也；復有沸油鹽于鼎俎，置人于中而烹之者，齊楚等君所以終至于滅亡也。而謂聖人為之乎？或又曰：「其人天且劓，周易亦言之矣！」然易經也，非律也；卜筮之書也，非刑書也。所以前民用，非所以罰民罪也。天且劓，象也，非真也。且肉刑至漢文帝而始除，萬世而下，其以文帝為非乎？以文帝為賢乎？如以為賢，則肉刑之非可知矣！雖然，帝則誠賢矣，而有遺恨焉，宮刑之未除也。嗟乎痛哉！難言也。業報之循環，不可息也。何

時得見龍華之世也？

心意識

講者數輩，爭論心意識不決，予乃為稽諸古。文殊問經云：「心者聚義，意者憶義，識者現知義。」俱舍論云：「集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密嚴經云：「藏是心，執我名意，取諸境界為識。」如是等說，皆小異而大同者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是故教乘中須一一究審，不可混淆。宗門直指心源，則一念不生全體現，又何必瑣瑣分別爭論為也？

制心

或問：「心念紛飛，當作何方便？」予曰：「佛言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或曰：「得無類告子之強制其心而不動乎？」「是不然。告子之不動心，念起即遏，遏捺令靜；今之制心，是制使歸於一處，不雜用心。則彼是灰心不起，此是用心不二；彼是豁達空，此是思惟修，兩不同途，未可並論。一處功成，則隨其所習百千三昧靡不具足，故曰無事不辦；彼之強制，只辦得一味頑定，何能有此功德？雖然，此猶是學人初做工夫方便，非為究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安所云制？又安求所謂處也？」或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全是空寂境界，卻正同於告子之不動心矣。」曰：「告子遏捺其心，使之不動；曹溪無心可動，不須遏捺，烏得同？」

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者，見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罷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為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喻如二

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見生打徹，臨終上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六祖壇經

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研，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眾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

居山

古云：「大隱居塵，小隱居山。」遂有甘心汨沒於塵俗者。不知居塵者，混俗和光，鬧中得靜，有道之士則然，非初心所宜也。或曰：「永嘉謂未得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是不許居山也。」此各有說。予讚居山，為汨沒於塵俗者誠也；而永嘉所言自是正理。出家兒大事未明，千里萬里尋師訪道，親近知識，朝參暮請，豈得蒙昧無知作守山鬼乎？故知行腳在前，居山在後可也。則亦不悖乎永嘉之言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非孟子，予以為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螻蟻螻蛄，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

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視。豈惟人與畜殊，彼犬以司夜，有警則吠；若夫牛，即發烏鑽穴，踰牆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果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尚有眾生？

僧畜僮僕

僧有畜僮僕供使令者。夫出家人有弟子可服役，奚以僮僕為？或曰：「弟子為求道而來，非執役人也。」噫！夫子之適國也，一則曰冉有僕，一則曰樊遲御；淵明之赴友人召也，一門生二子舁其籃輿。後世圖而繪之，以為高致。今出家為僧，乃寵愛其弟子，如富貴家兒，而另以錢買僮僕供爨負薪張傘執刺，末法之弊一至是乎！

文文山

文山六歌，有「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之句，是信有三世矣。特不知宿業因緣之至也，則聚為一家；宿業因緣之畢也，則散為歧路，如鳥宿林，天明而為東西南北鳥矣，安保其如故也？文山節義才學表表百世，而此言乃似七月七日長生殿語，則未嘗留心內典之故也。惜哉！

出家四料簡

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處於族舍，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恆在道，不染世塵者，在家出家者也。處於伽藍，無父母妻子之累，而營營名利，無異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處於俗舍，終身纏縛，無一念解脫者，在家在家者也。處於伽藍，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雖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無論矣；與其為出家在家者，

寧為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之又下者也。

時光不可空過（一）

世人耽著處，不捨晝夜。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耽賞翫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耽麴蘖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耽詩賦也。「長夏惟消一局棋」，耽博弈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今出家兒，耽麴蘖者固少，而前後三事或未免焉。將好光陰驀然空過，豈不大可惜哉？

時光不可空過（二）

先德示眾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腳得定，忽已過三四十年矣！」我等聞此真懇痛切之語，所當心戰而毛豎者，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為事業。或奔南走北，曰我參禮名山；或裝塑修造，曰我興崇三寶；或聚眾起會，曰我助揚法化。此雖名色亦皆好事，非上所云賞翫麴蘖等比，而其為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忽已龍鐘衰朽，悔無及矣！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而爵尊，有上賓至，留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無兼味。賓大嘆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眾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饗，亦易之明示乎？而僧家雖不宰殺，素饌多品，亦非所宜也。或又難：「盂蘭盆盡世甘美，以供賢聖僧者，何也？」噫！獨不聞貧母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內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李卓吾（一）

或問：「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為何如人？」答曰：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為量、常道為憑，鎮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為驚世矯俗之論，以自娛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俱肇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為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為最初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為至論，一為妄語，何也？乃至以秦皇之暴虐為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為大豪傑，以荆軻聶政之殺身為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類，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荆釵守義持節為勉強，而西廂拜月為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李卓吾（二）

或曰：「子以成敗論人物乎？」曰：「非然也。夫子記子路不得其死，非不賢子路也，非不愛子路也。行行兼人，有取死之道也。卓吾負子路之勇，又不持齋素而事宰殺，不處山林而遊朝市，不潛心內典而著述外書，即正首丘，吾必以為倖而免也。雖然，其所立遺約，訓誨徒眾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簡出，為僧者當法也。蘇子瞻譏評范增，而許以人傑，予於卓吾亦云。」

中庸性道教義

妙喜以中庸性、道、教，配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體貼和合，可謂巧妙。細究之，則一時比擬之權辭，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作實法會則不可。何也？彼以仁義禮智言性，豈不清淨，然非法身纖塵不立之清淨也。彼以事物當然之理言道，豈不圓滿，然非報

身富有萬德之圓滿也。彼以創制立法化民成俗為教，豈無千百億妙用，然一身之妙用，非分身千百億之妙用也。大同而小異，不可以不察也。或曰：「仁義禮智，孟子之言也，中庸止言天命而已。」予謂至誠能盡其性，而繼之以寬裕溫柔十六字，非仁義禮智而何？故曰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也，不可不察也。

趙清獻

公嘗自言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為也。吾以為如是之人乃可學道。後得法於蔣山泉禪師，有「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之句，以如是精誠之心地而參扣自心，其得悟非偶然也。若夫身雖歸佛，心不合天，止是遊戲法門而已。

經債

烏鎮利濟寺，有僧師徒二人，俱稱謹厚。託以經懺者日益眾，因致饒裕，而吝嗇，不自享用，亦不布施。後得疾，族人迎歸調治。俄而謝世，平生積貯盡為族有。十年後，現夢於所親曰：「經懺未完者，陰府考較甚急，苦不可言。人世所傳，閃電光中認字讀還，信不誣也。」筆之，以誡夫應緣者。

淨土壽終

或問：「第二願云：『國中天人壽終，更無生三惡道者。』則有生有死，特不墮落耳，何謂生彼國者皆無量壽？」曰：「後不云乎？『國中天人壽皆無量，除其本願，願出度生者。』十疑論亦曰：『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來此世救苦眾生。』則悲願行化，非此土死生比也。」

龍舒往生

或問：「居士臨終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輯大彌陀經不免抄前著後、抄後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謂居士於金剛經不用昭明三十二分，無論矣，亦不依天親無著所定，而另為品第，此二失也。似於觀經讀誦大乘往生正因未協，而立化者何？」答：「此雖有過，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真至切、至誠至篤，自利利他，功德非細，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尚有帶業往生者，何疑於龍舒？或其品位不能與上上流，則未可知矣。」

直受菩薩戒

予著戒疏發隱中，言必先受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然後受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有講師憤然不平曰：「何以不教人直受菩薩戒，而迂曲如是？佛記末法中，有魔王混入吾法而壞吾法，今其人矣！」予不答。講師卒，其徒理前語，欲集諸僧諸宰官居士等，設大會而作辯難。予亦不答。有代予答者曰：「無以為也。不觀彼所引菩薩善戒經乎？經云：『譬如重樓四級，自下而上，次第歷然，不可躐等；受戒亦然。』經語也，無以為也。」其人乃止。

刑戒

大長者呂叔簡作刑戒，鄒南皋先生梓之，予跋之。茲傳聞一事甚奇：某官者，素酷暴，動輒行笞數十下，酸楚之聲震地，若罔聞者。有道人排闥入，直立廳事，瞋目而指之。某官大怒，呼左右極力笞之。忽後堂大叫公子為鬼擊，幾斃。某官張皇退堂入內，則其子自言：「若有鬼神巨箠箠我，皮破肉爛，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被笞人已失所在。乃號咷大哭，舉身自擲，頭面皆損。噫！彼道人者，其天神乎！人皆有父母，人之子，己之子，均子也，奈何己子如珍，

他子如草，於心安乎？又一尊官愛幼子，每日令屠者進一豬胃，胃瘦則大怒，笞責屠，傷重，調治兩月乃愈。有居家嚴刑以待婢僕，亦復如是。愚謂刑戒一書，當布之四方、傳之百世可也。

不願西方（一）

或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也。乃所願，來生著綠袍，一妻一妾而處室也，此即吾之極樂國也。」問者嘿然。以告予，予謂人各有志，志在富貴，何西方之為？雖然，富貴雖非道人美事，而亦須修福以得之。倘不修福，未必得為綠袍郎，而或作綠衣人也；未必配淑女於名門，而或納六禮於齊人也。猶未也，倘有業焉，且不得為綠衣人，而或為金衣公子之流，事未可知也；且不得納禮於齊人，而或依棲於圍人、校人、庖人，事未可知也。猶未也，倘業重焉，金衣或變而為赤牒焉，事未可知也；圍人校人庖人或變而為阿旁焉，事未可知也。悲夫！

不願西方（二）

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亦不不願。東方有佛吾往東方，西方有佛吾往西方；南北上下，亦復如是。吾何定於西方也？」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八金剛抬我過東方吾不來，四天王抬我過西方吾不去。吾何知所謂東西也？」合而觀之，前之一人，汨沒於五濁者也；此二人者，一則隨生，一則無生。雖然，曰隨生，未必其真能作主而不被業牽也；曰無生，未必其真得無生法忍而常住寂光也。如未能，則戲論而已。又未能，則大言不慚而已。難矣哉！

平侍者

平侍者久侍太陽，稱有悟入。奈何於後首創異議，徙太陽之塔，

出其遺體，行破腦之慘毒，生報虎口，死入泥犁。則知其悟處，不過依稀見解、得少為足而已，何有真悟徹人而反作此大逆不道之事乎哉？淺解當悟，禍至此極，可戒也。

四果

紫陽真人謂四果人奪舍投胎，身有敗壞，不免離一舍入一舍。故其言曰：「若解降龍并伏虎，真金起屋幾時枯也。」夫初果七返生死，二果名一往來，猶可以胎論；三果已名不來；而四果則見思惑盡，不受後有，三明六通，號阿羅漢，又何用奪舍為？紫陽仙學超越倫類，悟真諸書多談理性，而為此言，似於內典未甚精究耳。噫！真金起屋，特不枯耳，寧思金不度火也與哉？

遺教經

世人臨終，為言以示子孫，謂之遺囑，而子孫執之以作憑據，世守而不變者也；況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之遺囑乎？為僧者，所當朝誦暮習，師授徒傳，終身奉之而不可一日廢忘者，乃等之以童蒙之書，置之閒處，不復論究，豈非如來之逆子，佛法之頑民也哉？

四十二章經（一）

四十二章經譯於騰蘭二師，更無再譯。今世傳二本，大同而小異，餘不必論。但其較量設供優劣，藏本則始於凡夫，而終於化其二親；守遂師解本，則始於惡人，而終於無修無證者。考其文義，藏本頗為未安，遂本文義俱暢。藏本又云飯辟支佛不如化其二親，何又言飯善人功德最大？既功德為最，何又云飯善人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前後文義自相矛盾。又曰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夫辟支佛約不及二親，又何況天地鬼神也？而遂師必無自撰佛經之理，其本必有所自，故知

流通藏外者未必無善本，而不必全執藏本以為折衷也。予著梵網發隱，亦得一本於古寺中，與天台疏文符契，於藏本反有參差處，發隱凡例中已申明之，今更為專憑藏本者告云。

四十二章經（二）

昔有南都僧某者，以四十二章經來武林。按古例，乞諸士夫各書一條勒石。予兄時以養親居家，書付之。踰年，有販其本至杭者，則別易一顯宦名矣。又數年，吾兄忽有南通政之命，於書肆得前本，則復易兄名矣。因感歎其事，為詩梓之集中，有「紗籠事非謬」之句。予為兄言：「僧則誠鄙矣陋矣，獨不聞翟公榜門杜客語乎？客固不足言，而公亦失厚道矣！」兄謂予：「子之言是也。」遂鏟去。噫！僧何苦不汲汲辦己躬下事，奔走貴人之門，作閒家具，貽笑於時人也。嗟夫！

五條衣

予初出家時，見五條衣，皆另作簡便小巧者，略按五條大意而已。蓋此原名作務衣也，今悉照七條二十五條之式，雖不失方袍古制，而大有不便。搭此衣止可坐禪諷經禮佛，何堪執作運勞，則五條衣成七條用矣。夫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必執復古以為高，則書契既立之後，而復為結繩；桌椅既具之後，而復為席地，曰吾復古也，可乎？今世有碗箸矣，而食必用鉢；又匙不便，更參之以箸，尤為可笑。夫鉢存之，不忘佛制可也，而不必泥之為日用也。

禪門口訣（一）

大藏有「禪門口訣」一書，中所言類多數息法門，而兼之以下視臍輪等語，外籤標「智者大師」，而經文下既非大師又非灌頂、章安、荊溪等諸賢所記，不可信也。且大師自有大小止觀正文，末後略舉治

病一門，與此相似，蓋防身之小法，非學佛之大道也。乃高題口訣，而借重大師，黃冠道流遂據此以印證己法，乃曰：「此大師親口密傳之秘訣也。」而淺識者，便謂佛法盡在乎是，則其害大矣！豈知禪門亦原無口訣之說乎？不得不辯。

禪門口訣（二）

或問禪門信無口訣乎？曰：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之，而百千萬億人天之所共聞也，何口訣之有？無已，則有一焉：夫一言二言簡而義精者，斯之謂訣；連篇累牘，牽枝而引蔓者，非訣也。是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金剛經之口訣也。惟一乘法，無二無三者，法華經之口訣也。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者，華嚴經之口訣也。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彌陀經之口訣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者，十六觀經之口訣也。不此訣之信，而信他訣者，舍璠璣而執砮砮者也。

念佛不見悟人

或問參禪得悟者相望於冊，念佛得悟者何寥寥其未聞也？噫！蓋有之矣，子未之見也。且參禪人得理之後，終不曉曉以自鳴也；龍天推出，然後聲振一時，而名垂後世。彼曹溪佩黃梅之心印，苟不失口於風旛，一獵人之守網夫而已；清素受慈明密記，苟非邂逅於荔枝，一叢林之間老漢而已，子何自而知之？況實心念佛者，志出娑婆，精求淨土，念念如救頭然，即其悟本性之彌陀，了惟心之極樂，若終身隱而不出，子亦烏得而知之也？凡上上品生者，皆得悟人也，往生傳不可不讀。

為僧宜孝父母

有為僧不孝父母者，予深責之。或曰：出家既已辭親割愛，責之則反動其恩愛心矣！曰：惡是何言也？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

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為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古人有作堂奉母者，擔母乞食者，未嘗以恩愛累也，奈何於親割愛矣。而締交施主，不絕餽遺，畜養弟子，過於骨肉，是無親而有親，出一愛而復入一愛也，何顛倒乃爾！且已受十方供養，飽暖安居，而坐視父母之饑寒寥落，汝安則為之。

雷霆

蘇明允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盡擊此輩也，然有時而不測也。」明允此言，欲使為惡者懼，而漏網雷霆之擊者亦眾矣，終不能使之懼也。然為惡受報，蓋亦多途，有生惡疾而死者，有犯刑憲而死者，有遭虎狼而死者，有死於水溺者，有死於火焚者，有死於刀斧者，有死於砒鴆者，有死於牆崩石壓者，其為報一也，殺人以挺與刃之類也，豈必其盡擊於雷霆乎？況復有現生受報者，有來生受報者，有身報於陽世者，有魂報於冥司者，毋曰不擊於雷霆，而遽稱漏網也。

真友

中峰大師警策有「參禪必待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休。」又曰：「縱饒達磨與釋迦，擬親早已成窠臼。」此醒糊至妙之言也，然不可聞於下士也。執此言而自用自專，不復知取友之益，則翻成毒藥矣！取友非難，得真友為難。飲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善相勸、惡相規者好友也；開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為我燈、為我眼、為我導師、為我醫王者，真善知識友也，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

學貴專精

古人為學，有三年不窺園者，有閉戶不踰檻外者，有得家書，見平安二字，即投水不展視者，庶幾乎專精不二者矣！而為僧者學出世

法，反以世事亂其心乎？吾輩觀此，當汗顏悚骨，而惕于中矣！

傳燈

傳燈錄所載諸師，如六代相承、五燈分燄諸大尊宿，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謂「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者是也，豈易言哉？而今人或得一知半見，或得些少輕安，便自以為大悟大徹；而無眼長老又或以東瓜印子印之，一盲眾盲，非徒無益而有害，可勝悼歎！

劉公真菩薩人

劉公諱寬，其治郡也，有過者以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其怒也，使婢故以糞污朝衣，公但曰：「糞爛汝手乎？」終不怒。即此二事，知其真菩薩人，不可企及。且今之治民者，用格外之嚴刑尚不能折獄；蒲鞭而民自化之，非大威神力何以至此？今御下人，小不如意，動輒加刑；糞污朝衣，反恤之而不責，非大慈悲力何以至此？臨朝逼迫，而乃從容易衣，心不動搖，非大禪定力何以至此？火宅中具如是操略、如是器量，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吾輩觀此，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續原教論

國初翰林待詔沈士榮居士作續原教論，其「詳品名儒學佛」一篇，備舉唐宋諸君子，如白香山、蘇內翰，以至裴丞相、楊大年等諸公，禪學淺深，最為精覈。其言曰：「即裴楊諸公，不云無悟入，而保養受持則未可知也。豈有身居名利之場，又非果位菩薩，而能無細惑流注者哉？」遊戲法門者固不必論矣，我輩身為出家兒者，試靜思之。

三賢女

內人在道稱賢者，吾目擊三人焉：一曰出家尼嚴姓者，清修苦行，終身不干謁富貴家。一在家趙姓者，手書華嚴經八十一卷。一在家朱姓者，勸其夫休罷漁業，投身水中。夫末法僧尼，多遊族姓；苦行終身，誰似嚴者？募化書經，或昧因果；自力自書，誰似趙者？為救眾生，不顧身命，終化其夫，誰似朱者？吾謂此三內人，三丈夫也，三大丈夫也。

施食師

餓口施食，啟教於阿難，蓋瑜伽部攝也。瑜伽大興於唐之金剛智、廣大不空二師，能役使鬼神，移易山海，威神之力不可思議。數傳之後，無能嗣之者，所存但施食一法而已。手結印，口誦咒，心作觀，三業相應之謂瑜伽，其事非易易也，今印咒未必精，而況觀力乎？則不相應矣！不相應，則不惟不能利生，而亦或反至害己。昨山中一方外僧病已篤，是晚外正施食，謂看病者言：「有鬼挈我同出就食，辭不往。俄復來云：『法師不誠，吾輩空返，必有以報之。』」於是牽我臂偕行。眾持撓鉤套索云：『欲拽此法師下地。』我大怖，失聲呼救，一時散去。」越數日僧死。蓋未死前，已與諸鬼為伍矣；向非驚叫，臺上師危乎哉！不惟是耳！一僧不誠，被鬼舁至河中欲沈之；一僧失鎖衣篋，心存匙鑰，諸鬼見飯上皆鐵片，遂不得食；一僧曬氈衣未收，值天雨，心念此衣，諸鬼見飯上皆獸毛，遂不得食，各受顯報。又一人入冥，見黑房中有僧數百，肌體瘦削，顏色憔悴，似憂苦不堪之狀。問之，則皆施食師也。施食非易易事也，信夫！

講法師

或謂：「講法師有化物之功，無交鬼神之責，其寡過矣乎！」曰：

「殆有甚焉！施食，一法耳，一法猶易精；經論繁多，一一而欲精之亦難矣！故古人業有專攻，如恭法華善華嚴之類是也。今則無經不說，無論不宣，其果超越於先哲乎？遂有師承無自，而臆見自用者；有好為新說，而妄議前賢者；有略加銷釋，而全無發揮者，皆未免於過也。必其精研有素，博學無方，惟以明道為懷，不圖利養於己，庶幾有功而無過耳。」或又謂：「智者云：『為利弘經，亦恆有菩薩之名』者，何也？」噫！此為具菩薩之大悲，而未臻菩薩之實行者言也，非為貪利者言也。不察此意，幾許誤哉！

一蹉百蹉

古云：「今生若不修，一蹉是百蹉。」一之至百，何蹉之多直至於是？經言離惡道得人身難，得人身逢佛法難；然而逢念佛法門，信受為尤難也。如經所言：蟻子自七佛以來未脫蟻身，安知何日得人身？又何日逢佛法？又何日逢念佛法門而信受也？何止百蹉，蓋千蹉萬蹉而無窮也。傷哉！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既其當然，則何為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為非也？雖然，旱災而小霑，水災而少霽，已斃肩羊肘高懸市井矣！又杭俗祈禱觀音大士，必請至海會寺，而滿城宰殺，誠意何在？深可怪嘆！倘其時時戒殺，戶戶持齋，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穰，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再見于今日矣；奈何習俗相沿不可救也，哀哉！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蟣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

養蠶也，孳生六畜也，為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翫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方閒

吾杭有魯姓者，忘其名，人以其面癩也，稱魯癩子。中年謂其子曰：「吾婚嫁事畢，爾曹亦能自立矣，吾將求閒。」於是備棺槨，凡魂轎明旌鼓樂皆悉營辦，諸子衰經執杖引棺，已肩輿隨後，至西湖之別墅，置棺中庭，遣諸子歸。榜其門曰：「今日方閒，至死不入城墻。」嗚呼，亦達矣！夫俗士具有家緣，其忙宜也，脫忙而曰「今日方閒」；出家者本閒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名，終日營營而不知休息者，當榜曰「今日方忙」，可也。

入胎

經言入胎皆在十月之先，而世間傳聞者，皆臨產之時死彼生此。有供僧山中者，忽見僧直入內室，俄報坐草生子，急往山中探之，則僧已入滅矣。與經言不合，何也？蓋入胎於十月之先者其常，而臨產入胎者千萬中之一二也；世人惟見一二，而不見千萬故也。然早入胎不見現形者何也？或臨產入者能現，而早入不能現也，經無明文，不敢妄為之說。眾生入胎不可思議，以俟夫天眼聖人決焉。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慎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剎，二曰流通大教，三曰獎掖緇流，曷言乎慎也！護剎者，梵剎果爾原屬寺產，豪強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為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冤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剎為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眾生，如羅侯羅殃民建剎，即廣

踰千頃，高浚九霄，旃檀為材，珠玉為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嘆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胸臆偏見，過為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誤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二也。護僧者，其僧果爾真參真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綿續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儒者闢佛

儒者闢佛，有跡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概論也。儒有三：有誠實之儒，有偏僻之儒，有超脫之儒。誠實儒者，於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為主，所務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即佛談出世法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於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晦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訛謬之談，窮毀極詆，而不知其為非，張無盡所謂「聞佛似寇仇，見僧如蛇蠍」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闢，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真儒也。雖然，又有遊戲法門，而實無歸敬，外為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真儒也。具眼者辨之。

居士搭衣

圓頂方袍，則知三衣，僧服也；髮其首而僧其衣，非制矣。古人謂反有罪愆，而著為成訓。世人不察，僧亦不言，可嘆也。予少時見昭慶戒壇受優婆塞優婆夷戒者咸著三衣，蓋沿習為風，而不知其非也。此非在家者之過，出家僧不以明告，而惟順人情以致此也，故表而出之。

宿命

世有偶知宿命者，非必得道者之宿命通也，古今蓋屢有之。總戎楊君為予言：亡兄年十三四時，忽作北人語云：「平日只管道南方好，南方好。」展兩手云：「今生此處來得好，來得好。」問之，則曰我山東某處紅廟僧也。老總戎以為妖，欲撲殺之，遂不敢言。踰年而卒。昔靈樹世世為僧不失通；雲門三生為國王，因不知宿命。豈雲門之賢不及今人乎？故曰偶爾不昧，非通也。今為僧念念在世法中，入胎出胎，安能更記憶前事？求生西方自應汲汲矣。

龍眼

宗伯陸公壽九十七而嗜龍眼，龍眼遂價貴一方。又吾鄉一老叟，壽踰宗伯六載而嗜蒸豚。二老母，一嗜米飲，一嗜川椒，壽俱九十以上，旁觀者復效法之。又一老人，清晨服蜜湯一杯；倘其永壽，而諸蜂乏食矣！嗟乎！攝生雖君子所不廢，而死生有命，聖謨洋洋。故夫子僅登古稀，豈其養生之無物；顏淵早夭三十，將無簞食以傷生。而有耄耋期頤，負販於道路者，曾饘粥之不繼者也。則知宗伯以積德延壽，龍眼何與焉，又況乎金仙氏之長生也。

燒煉

或問：「燒煉之誑騙，莫不知之，而恆中之者，何也？」先聖有言：「智者不惑。」中丹客者，智不足也。雖然，世人不足責，出家僧亦有惑之者，為可嘆也。夫世人以財為命，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雖帝者亦惑於方士之說矣，故在俗家宜受其惑。而出家者不憶佛言乎：白毫相中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分光明周給末法弟子尚不能盡，而奚事燒煉？蘇城一老僧，為興殿故，日誦法華七卷、佛號萬聲，祈丹事早成者，屢被誑騙，而不退悔。曰：「退悔則真仙不可致。」坐是宿志不回，初

誠愈確，而卒無一成。夫為興佛殿故，雖屬好心，然此殿非一二萬金不可，望丹成以舉事，亦左矣！噫！以求丹之心求道，以養丹客之費供事天下善知識，以鼎新佛殿之精誠返照曠大劫來之天真佛，以七卷法華、萬聲佛號之勤苦回向西方，則不立一椽，建剎已竟；而乃用心於必不可成之役，盡敬於必不可信之人，惜哉！

南嶽誓願文

大藏有南嶽禪師立誓願文，末後言願先得丹而後得道，蓋欲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而現世之中便得成果，不待他生。南嶽應化聖賢，若果出其口，必自有故，非凡近所測；若後人所增，則不可信，下士觀此，或起異見，是願文誤之也。神鸞焚仙經而修觀經，南嶽修丹道以求佛道，何兩不相合如是？彼南嶽止觀，於起信論增一「惡」字，而曰「具足一切善惡」，此必非南嶽之意，而後人為之者；惡字可增，今文何可遽信！其亦禪門口訣之類也夫？！

天台傳佛心印

大藏又有智者大師傳佛心印一卷。夫佛心印曰天台傳之，可也；謂天台獨傳，而達磨諸師皆不得與焉，不可也；謂師子遇害，其傳遂止，而六代傳衣俱無其事，不可也。師子之色身可害，而道不可害也；師子之說法已竟，而傳法未竟也，皆後人所為尊天台而不知所以尊也。又後人之言曰：「法華，根本也。華嚴，枝葉也。」天台何曾有是言也？又曰：「性具之旨惟一家有，非諸家所能及。」一家之說，亦何示人以不廣也？夫性具之理，見於諸經，發於諸祖，不知其幾，而獨擅一家，非天台所樂聞也。天台，聖師也，望道而未之見者也。其自處也，曰：「損己利人，止登五品。」而後人過為稱揚，失天台不自聖之心矣！合前一事觀之，故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水陸儀文

水陸儀文，世傳起自梁武帝。昔白起以長平一坑至四十萬，罪大惡極，久沈地獄，無由出離，致夢於武帝。武帝與志公諸師議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陸儀文，禱之，則光明滿堂。由此舉行，傳之後世。而今藏並無其文，金山寺之本，亦前後錯雜，不見始終頭緒，時僧行者，亦復隨意所作，各各稍殊。南都所繪上下堂像，隨畫師所傳，奉為定規，頗不的當。而敢建道場者，化募資費，累月累年始克成就，陳設繁文，以致士女老幼紛至沓來，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亂，日以千計，而不免褻瀆聖賢，衝突鬼神，失多而過重，有禍而無功，多致道場不終其事而感惡報，甚可懼也。惟四明志磐法師所輯儀文，至精至密，至簡至易，精密而不傷於煩長，簡易而不病於缺漏，其本止存四明，諸方皆未之見也。予為訂正，重壽諸梓，以廣流通。雖然，亦不可易易舉、數數舉也。易則必至於數，數則自生夫易，由是疏於誠敬，多於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幸相與慎之。

師友

越僧定公，中年出家，破衲乞食，雲行鳥飛，於名利淡如也。苦志力參「天晴日出」四句忽有省。時無大知識為之鉗鎚，有印之者，心不服，拂然去。嘗謂予曰：「今世僧誰敢印證我者？」因引釋迦如來以作印證。由是得少為足，認鑰作金，乃崇信羅道，註釋其所作五部六冊等書，遂為時人所呵。向使其得真師勝友，必大有成就。故知尋師訪友之功，學道者之要務。而有因無果，喪失初心，良可嘆悼！

朝海

僧俗進香南海，或有不由四明正路，而別從大洋及鯨子門，蹈不測之險者，颶風作，覆舟，溺死數十百人。嗟乎！不遠數百里、數千

里，虔誠而往參謁，寧非好心，寧非善事，而至於失命，則未必其臨終正念，何如也？夫經稱菩薩無刹不現身，則不須遠涉他方；而大慈大悲者，菩薩之所以為菩薩也，但能存菩薩慈悲之心，學菩薩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覲普陀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更有投入洪濤，謂之捨身，冀菩薩為接引；及其死也，必發瞋起怨，是反成墮落，豈不哀哉？不特此耳，泰山絕頂亦有捨身崖，後賢為之築垣，大書「矜愚」二字，亦無量陰德矣！

蔑視西方

居士鮑姓者，日誦法華楞嚴，久之知解通利，遂作西方論，答客問共三篇。初一篇猶談正理，而稍稍帶言西方不足生，次二篇則甚言願生西方者之非。或勸予闢之，予憶空谷禪師謂謬人之言比於樵歌牧唱，不必與辯；今鮑所論，皆援禪門正理，易以入人，則因而疑誤眾生，退失往生之願，為害非細，不得終嘿矣！其初一篇分三等西方：一為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所生之西方，二為遠公永明等諸知識、蘇子瞻楊次公等諸賢者所生之西方，三為凡庸惡人畜生等所生之西方。其說近似有理，但九品往生，經有明文，昭如日月之在中天，何須待爾別為三等？一王創制，萬國欽崇，山野匹夫另立科約可乎？其謬一也。佛明九品者，西方原無二土，而人機不同，故往生者自成其九。鮑之說，是西方原設三等之土，以待三等之人，與經不協，其謬二也。又言：「永遠諸知識諸賢者往生，實非自利，純是利他。」夫求生彼國，正為親近如來，冀求勝益，諸大菩薩且置弗論，只如蘇楊諸賢，豈皆菩薩地盡，特往極樂度生，更不自利者耶？行願品頌云：「親睹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求授記非自利而何？其謬三也。又曰：「聖凡同體，迷悟而優劣暫分；返照回光，反掌而聖凡迥別。」既其返照，如何翻成迥別？又曰：「同體可乎！」自語相違，其謬四也。又曰：「毋執我相欲生彼土。」而佛顧叮嚀告誡，勸發求生，是佛教人執我相耶？其謬五也。至於第二第三篇，彌加詆毀，其謬更甚。曰：「今

主法者惟以淨土為事，惟以此事為真。」則淨土是假耶？佛說淨土是誑語耶？不信有金色世界，楞嚴所呵也。鮑日誦楞嚴，而作此斷見，其謬六也。又云：「一心不亂，非執持名號，念念專注之謂也。若說執持者，有如雲布。親見數人晝夜念佛，又經幾位老善知識印過，後皆入魔胃，不可救拔。」夫執持名號，佛說也，是佛誤此數人入魔胃耶？現見不念佛而參禪亦有著魔者，何也？經言念佛往生者得不退轉，則必入聖流；佛許入聖流，鮑以為入魔胃，其謬七也。又云：「所謂一心者，乃當人本有之心，本自靈妙，本自具足，除是之外更無別法。」夫經文明說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何得革去上文四字而說一心？若無經文，空口高談，如是說心，亦無不可；此則金口所出，真語實語，是佛差說、鮑為改正耶？法華云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又如何解？其謬八也。又曰：「依此法修，必入邪道。」前曰入魔胃，今日入邪道，念佛之為害如此乎？佛何不禁人念佛，而待鮑禁也？其謬九也。又云：「上古人先勸人得本，後勸往生。」夫念佛往生，原是下學而上達邊事，先上達，後下學，於理通乎？寧有先狀元及第，位登宰輔，方乃習讀六經論孟，學做舉業文字者乎？其謬十也。又云：「若佛法止此，只消一卷彌陀經足矣！只靠此經，誰不可作人天師，誰不可稱善知識？」夫法華楞嚴華嚴般若等諸大乘經，無日不誦，無日不講，有誰偏執彌陀一經而掃滅諸經耶？雖然，祇恐不曾真實專靠一經耳。專靠一經，得念佛三昧，稱善知識亦何忝乎？十一謬也。又云：「佛剎無盡，若專教人求生一剎，其餘佛剎豈不冷靜哉？」寧知盡微塵眾生皆生一剎，不見增多；盡微塵眾生無一生彼剎者，亦不減少，何冷何暖，何靜何喧，而作兒童之見、邪僻之說？十二謬也。千經萬論贊嘆西方，千望萬賢求生彼國，獨鮑一人重加毀訾，何其不懼口業也？居士初時信心虔篤，吾甚愛之；今若此，吾甚憂之。

頌古拈古（一）

或問古人皆有頌古、拈古，子獨無，何也？答曰：不敢也。古人

大徹大悟之後，吐半偈，發片言，皆從真實心地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不假思惟，不煩造作，今人能如是乎？國初尊宿言公案有二等：如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之類是一等；又有最後極則請訛，謂之腦後一槌，極為難透。予於前狗子萬法，尚未能無疑，何況最後！故不敢恣其臆見，妄為拈頌也。

頌古拈古（二）

或曰：子其謙乎！蓋能而示之以不能乎！曰：非謙也，是真語實語也。楞伽示宗說二通，而教多顯義，宗多密義，故又云無義味語。予於教之深玄者猶未能盡通也，而況於宗門中語乎！復次宗門問答機緣，雖云無義味語，然有猶存少分義路可思議者，有絕無義路，似無孔鐵槌不可鑽刺者，有似太虛空不可捉摸者，有似鐵蒺藜不可咬嚼者，有似大火聚不可近傍者，有似赫日輪不可著眼者，有似砒霜鳩羽不可沾唇者，安得妄議略舉古人一二？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我今已能冥會佛心如迦葉否？客誦金剛，六祖即時契悟，我今已能頓了深經如六祖否？臨濟見大愚，而曰黃檗佛法無多子，我今已能實見得無多子否？趙州八十行腳，曰祇為心頭未悄然，我今已能心頭悄然否？香巖擊竹有聲，而曰一擊忘所知，我今已能忘所知否？靈雲見桃花，而曰直至如今更不疑，我今已能的的到不疑之地否？高峰被雪巖問正睡著無夢時主人，不能答，我今已能答斯問否？又三年而於枕头落地處大悟，我今已有此大悟否？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倘有一未明，其餘皆未必明也。如兜率悅公之謂張無盡是也。非惟古人，即今人所作，亦不敢輕評其是非，而漫為之貶駁也。何也？人坐於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又未曾繫籍聖賢故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百劫；笑明眼人答話，倒屣三十年。覆轍昭然，可弗慎諸？

續入藏諸賢著述

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經論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員，漢僧若干員，通佛法宰官若干員，群聚而共議之。有當入而未入者，則元之天目高峰禪師語錄，國初之琦楚石禪師語錄，皆寶所之遺珍也。近歲又入藏四十餘函，而二師語錄，依然見遺。有不須入者反入焉；則一二時僧與一二中貴草草自定，而高明者或不與其事故也。嗟乎！天台師種種著述，及百年然後得入藏，豈亦時節因緣使之然歟？後更有入藏者，二師之語錄其最急矣！特闡而明之。

南嶽天台自言

嶽台二師，俱言吾以領眾，損己利人，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權辭歟？抑實語歟？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但在今人，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尚爾，況凡夫乎？則轉增精進矣！不特二師為然，古人之自處也，有曰「某離師太早，未能盡其妙」，或曰「某早住院，未克臻此」，其慎重類如是。況台師所處尚不及信位，今人即大悟，問其造位，若果入住，應便能八相成道否？則寧可自招妄言證聖之大罪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二師意也。彼嚶嚶然，高據師位，大言不慚者，將超越於二師之上乎？可懼也已。

道譏釋（一）

有道者告予曰：「我輩冠簪，公等剃削。夫剃削者，應離世絕俗，奈何接踵於長途廣行募化者？罕遇道流而恆見緇輩也，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有魚擊相應，高歌唱和，而談說因緣，如瞽師者；有扛抬菩薩像神像而鼓樂喧填、贊勸捨施如歌郎者；有持半片銅鏡，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有拖鐵索，重數十百斤，如罪人者；

有舉石自擊其身，如飲恨訴冤者；有整衣執香，沿途禮拜，挨家逐戶，如里甲抄排門冊者。清修法門或者有玷乎？」予無以應。徐而謂曰：「募化亦不等。有非理者，有合理者，有因正果正者，有瞞因昧果者，未可一概譏刺也。但其不務修行，而專求利養，為可恨耳。」因記此，願相與共戒之。

道譏釋（二）

道者又曰：「諸宮觀道院，及諸神廟，皆我等居也，奈何僧眾多住其中。罕見道流住佛寺者。夫歸依佛者住寺，歸依道者住宮觀院廟，今僧居於此，為歸依三清諸天尊諸真諸神耶？抑欲占奪我等產業耶？」其言有理，予無以應。徐而曰：「韜光，古靈隱也，何道流居之？」曰：「此在家修習全真者寓焉，冠簪者不與也，況剃度一僧主之矣！」其言有理，予又無以應。噫！今之為僧者，或棲止叢林，或幽居蘭若，或依巖為室，或就樹結茅，何所不可，而必附彼羽衣以為居亭主人也？

出家利益

古德云：「最勝兒，出家好。」俗有恆言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此者贊歎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為利益也。豈曰不耕不織，而有自然衣食之為利益乎？豈曰不買宅，不賃房，而有自然安居之為利益乎？豈曰王臣護法，信施恭敬，上不役於官，下不擾於民，而有自然清閑逸樂之為利益乎？古有偈曰：「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又云：「他日閻老子與你打算飯錢，看你將何抵對？」此則出家乃大患所伏，而況利益乎哉！所謂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煩惱，斷無明，得無生忍，出生死苦，是則天上人間之最勝，而父母宗族被其澤也。不然，則雖富積千箱，貴師七帝，何利益之有？吾實大憂大懼，而併以告夫同業者。

世俗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如是等事，第一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葷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鷲，種種方便，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倘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出世間大孝

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綵，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觀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為大。予昔甫知入道，而二親云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二眾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偽造父母恩重經

有偽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二友者，忠孝純正士也，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偽也。或曰：「取其足以勸孝而已，似不必辨其真偽。」予曰：「子但知一利，而不知二害。一利者，誠如子言，勸人行孝，非美事乎？故云一利。二害者何？一者素不信佛人見之，則彌增其謗：『佛言如是鄙俚，

他經可知矣！』遂等視大藏甚深無上法寶。重彼愆尤，一害也。二者素信佛人，徒具信心，未曾博覽內典，見此鄙俚之談，亦復起疑，因謂謗佛者未必皆非。動彼惑障，二害也。害多而利少故也。況勸孝自有大方便報恩經，及孟蘭盆經，種種真實佛說者流通世間，奚取於偽造者？」

修行不在出家

予昔將欲出家，有黃冠語予：「不必出家，祇在得好師耳。」予時出家心急，置其語不論。出家後，思彼以延年修養色身為業，得傳而留形久住足矣，何必出家。為僧者，欲破惑證智，上求佛果，下化眾生，則古德皆捨家離俗而作沙門。又彼若志求金丹大道，亦須出家。則彼之言未為當理。但觀今人有未出家前，頗具信心，剃染之後，漸涉世緣，翻成退墮；則反不如居家奉父母、教子孫，得一好師示導正法，依而行之，是如來在家真實弟子，何以假名阿練若為哉？如是，則彼言亦甚有理，又不可不知也。

不朽計

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為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曰：以此為不朽計也。噫！古之人必也名喧寰宇，昭灼於人之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沒之後，極之數十年間，墨之楮者或覆瓿，而斲之木者或資釜矣，安在其不朽也？必也鑄之鼎彝，篆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亦不多見矣！即孔子之文章，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傳諸萬世無弊，而三災起時，大地須彌、諸天宮殿皆悉碎為微塵，蕩為太虛，安在其不朽也？真不朽者，其不生不滅之本心乎！此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鸞法師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予亦曰：「此吾大雄氏之所謂不朽也。」何不捨世必朽之閒家具，而求真不朽之正知見也？不此之計，而漫勞其心，其為計也疏矣！

人不宜食眾生肉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著，以其日與諸畜相親近也。夫此特著之身外，況食肉則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鱉為食，終世不覺其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於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鱉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現生即異類矣，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為養，五菜為充，五果為助，內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食為？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即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即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眾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眾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由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即變地獄為天堂，而彼十惡眾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闕也。是故剎那金色世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為反受虧，而惡者何為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瞽亂，何由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即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由而生退悔乎？是則為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

僥倖。真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念荳佛

僧有募化施主黃荳，侮念佛一聲，過荳一粒，一人作之，餘人效之，號為荳兒佛師父。夫世尊教人念佛，制為數珠，何乃不遵佛制，省力事不作，而作此喫力事也？且百八之珠，週則復始，乃至百千萬億而無盡；今一合之荳，週則復始，亦復無盡，而何為念過之荳置不再用，更換新者？其言曰：「念之至斗至石，送諸庵寺作腐供眾。」亦迂矣！或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如往生集所載是也。」曰：彼非數荳，傍人計其念佛多不可計，約之當盈兩載。今糧舶大者，載米千石，兩載則極言其多耳，非數荳如今人也。即實數荳，其心亦不如今人也。

真誥

真誥一書，他且弗論，如曹操者，乃與古聖君如堯舜禹湯者同列而為天神，吾不能無疑也。或曰：「閻羅王俄登寶殿，則侍衛森嚴；俄吞鐵丸，則肢體焦爛。安知操之不朝在天堂而晚在地獄也？」是不然。閻王者，其在生亦修福亦造罪，故報如是。操之為人，有惡無善，何得罪福雙報如閻王乎？或更有說：「非愚所知，據理評之。」若果如斯，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示老猾巨奸之警乎？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類也已。

現報（一）

報有三：一者今生作惡，現生受報。二者今生作惡，第二生受報。三者今生作惡，第二生未報，多生以後受報。惟善亦然。報之遲速，蓋各有緣因，但世人見惡者不報，或更昌隆，乃憤憤不平；未知三世之說故也。夫後之二報，人不及見，惟重現報。今姑記現報數事，目擊而非傳聞者：一人搥笞婢僕，動以百數。一日將一僕係頸東柱、係

足西柱，使伸縮無路而痛責不休。其父大怒，遇往解放，而囑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即告渠忤逆。」遂得生還。後此人亦以己子賣與他家，而自身為鄉宦守門。又一人平生答人如官府，後亦受官刑，斃囹圄中。一人中家內室也，妄費無算，後子女滅盡，老無依賴，為人縫補經絡。一人貴宦子也，驕奢佚遊侈費，不知慚愧，後追逐遊僧丐者趁食於諸方。一人毀訾天神無所顧忌，後為村民所毆，得疾身殞。一人辱詈如來及諸賢聖，皆人不忍聞者，俄而客死於外，不得歸。一人瞋母不悉委財帛，折其供奉觀音大士一臂，後走馬湖塘，墮落折臂幾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纔墮地，即溺殺之，其七男先後相繼亦死，男女十四人無一存者，惟老夫老婦相對哭泣而已。又數人出家者，我慢自賢，凡時人或有言論，一概呵以為非，乃復輕藐先哲，妄加毀訾，後俱不壽，或惡疾死；姑記之以警狂傲。

現報（二）

或問：「如來神力不可思議，何不使惡人皆現受惡報，而日兢兢焉不敢為惡也；善人皆現受善報，而日孳孳焉倍復為善也？則無為而天下太平矣！胡慮不及此？」嗟乎！報之有遲速，眾生業報自然如是，雖大聖不能轉速而令遲、扭遲而為速也，惟是叮嚀詔告以因果之不虛、酬償之難違耳，聞而不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曰：「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空則何因果酬償之有？」曰：「汝今了否？」曰：「未了也。」「未了應須償宿債。」

念佛人惟一心不亂

或問：「妙喜云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念佛果愚人所為乎？」噫！予昔曾辯之矣。妙喜但言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不言愚人終日一心不亂求淨業也。又問：「古德偈云：『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卻成魔。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無念念佛，奈何以有念念

佛？」曰：此為散心念佛而不觀心者勸發語也，不曰歲久而一心不亂者成魔也。未曾念佛，先憂有念，是猶饑人欲飯，先憂飽脹而不食者矣！又問：「六祖云：『東方人造惡，念佛求生西方。』」意旨何如？」曰：六祖言惡人念佛求生，不曰善人念佛一心不亂者求生也。且惡人必不念佛，其有念佛者偽也，非真念也。喻如惡人修十善求天堂，惡人必不修十善，其有修十善者，偽也，非真修也。曾未有善人一心念佛而不生西方者也。又問：「古德云：『捨穢取淨，是生死業。』」奈何捨娑婆求極樂？」曰：彼言捨穢取淨者為生死業，不言一心不亂取淨土者為生死業也。子未捨穢，先憂取淨，與前之憂有念同矣！又問：「禪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佛來也殺，魔來也殺。』」則何為念佛？」噫！彼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不言一心不亂四字吾不喜聞也。彼言佛來也殺，魔來也殺，不言一心不亂來亦殺也。夫歸元無二，方便多門，是故歸家是一，舟車各行；以舟笑車，以車笑舟，俱成戲論。此理自明，無煩贅語矣。又問：「近有人言：吾不念佛；良由內有能念之心，外有所念之佛，能所未忘，焉得名道？」噫！彼蓋以獨守空靜為道乎？內有能靜之心，外有所靜之境，不亦能所宛然乎？曷不曰：「一心不亂，則誰能誰所、何內何外也？」吾與爾既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種譏萬種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耳，更何疑哉？

修福

古有偈：「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有專執前之二句者，終日營營，惟勤募化，日吾造佛也，吾建殿也，吾齋僧也。此雖悉是萬行之門，而有二說：一則因果不可不分明，二則己事不可不先辦。或曰：「果如子言，則佛像湮沒，誰其整之？塔寺崩頽，誰其立之？僧餓於道路而不得食，誰其濟之？人人惟辦己事，而三寶荒蕪矣！」曰：不然，但患一體三寶荒蕪耳。世間三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造佛建殿齋僧者時時不休，處處相望，何煩子之私憂

而過計也。吾獨慨夫僧之營事者，其瞞因昧果，不懼罪福，剋減常住，藏匿信施者無論矣；即守分僧，而未諳律學，但知我不私用入己則已，遂乃移東就西、將甲補乙，或挪還急債、或餽送俗家；不知磚錢買瓦、僧糧作堂，枉受辛勤，翻成惡報，是則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所謂無功而有禍者也。中峰大師訓眾曰：「一心為本，萬行可以次之。則所謂己事先辦者也。己事辦而作福事，則所作自然當可矣。」至哉言乎！為僧者當銘之肺腑可也。

勘試

世傳鍾離真人之於洞賓也，十試而後授以仙道，略記數事，初試以財，次試以色，次試以身命，然此猶世間實行者所能為也。又一真人，需才鍊藥，屢現變異，確乎堅持，至嬰兒墮地而失聲以敗。然此猶世間忘情者所能為也。乃世尊昔為菩薩，婆羅門乞其夫婦二人以為奴僕，時世尊身為太子，即與其妃，男入男群，女入女群，效忠竭力，備諸苦辛，勞而不怨。又或割身肉以償鷹，剗千燈以求法，則非惟世間所難，而亦非初心菩薩所及矣！是故舍利弗逢乞眼者而退大就小，菩薩道之難成如此。今日當洞賓之試，已十有五雙打退，而況為奴僕乎！而況割肉剗眼諸苦行乎！嗚呼！此雖得忍大士境界，非下凡可企，然獨不可以是激勵其凡心乎？

六群僧

六群僧，如來所呵，諸大弟子所不齒者也。而古稱佛世六群，猶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諸菩薩等者，何也？嗟乎！夫子嘗野仲由、攻冉有，小人樊須具臣由之與求矣，其在今時，則皆卓卓乎希世之賢守令，振古之良宰輔，蕭曹龔黃、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所未必能及者也；而何疑乎六群？故知初五百年、次五百年、次之又次後五百年，解脫以至鬥諍、漸久而漸漓、愈趨而愈下，羽嘉鳳凰庶鳥非虛語矣，

寧不為之三嘆？雖然，子輿氏之言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果若斯言，則眾生之大幸、大幸也。予日望之。

簡藏鍊磨

一儒者謂予曰：「吾輩負笈從學，必具束脩於師，而助館穀之資於主人。今簡藏僧覽常住經典，無所助於常住，而安坐受供，又每季得餽金五錢，此何說也？」予笑曰：「公猶未知鍊磨期中事乎？一冬之期，先致米一石於常住，而晝夜鞭逼念佛，無斯須停息，仍每日必負薪，或遠在十餘里之外，打七然後暫免。何不移簡藏之供而供此苦功辦道之行人乎？時僧顛倒，一至於此，處處皆然，吾亦不知其何說也。」

世夢

古云：「處世若大夢。」經云：「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喻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真夢也，非喻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沈地獄，俄而為鬼為畜，為人為天，升而沈，沈而升，皇皇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真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為然也。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來，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中也。破盡無明，朗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夫是之謂夢醒漢。

性相

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孰是而孰非歟？曰：但執之則皆非，不執則皆是。性者何？相之性也。

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譬之一身然：身為主，而有耳目口鼻、臟腑百骸皆身也。是身者，耳目等之身；耳目等者，身之耳目等也。譬之一室然：室為主，而有樑棟椽柱、垣壁戶牖等皆室也。是室者，樑棟等之室；樑棟等者，是室之樑棟等也。夫豈判然為二者哉？不惟不當爭，而亦無可爭也。或謂：「永嘉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摘葉尋枝我不能。』似乎是性而非相矣！」曰：永嘉無所是非也。性為本而相為末，故云但得本不愁末，未嘗言末為可廢也。是故偏言性不可，而偏言相尤不可。偏言性者，急本而緩末，猶為不可中之可；務枝葉而失根原，不可中之不可者也。

大鑑大通（一）

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磨，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為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為一悟即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贊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智行雙備，故有隻眼雙眼之喻。萬松老人獨奮筆曰：「此一隻眼。」是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倘新學輩諸淺見者，執宗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知之。而當是時，何為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既承印記，秘其衣鉢，為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八年，大通之道盛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幡之對，而後道播萬世矣！曹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

大鑑大通（二）

予又思宗門賞鑑許可，抑揚與奪，越格超情，不可以世法之是非論也。石鞏之得所傳也，曰：「三十年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曹溪之一隻眼，半箇聖人之謂也。中峰邈高峰之真求贊，贊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曹溪之一隻眼，半邊鼻之謂也。普化之於臨濟也，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眼。」曹溪之一隻眼，即臨濟之一隻眼也。

齋僧錢作僧堂

或曰：「僧糧，僧所食也。僧堂，僧所居也。居食二者，皆僧受用，奈何以齋僧錢作食堂，而受火枷之報也？」此義有二：一者米粟蔬菜，人以濟饑；樑棟牆壁，能濟饑否？則物類不相應也。二者施主作齋，汝今作屋，磚錢買瓦，違信施心，則因果不相應也。或曰：「別化錢齋僧可準過否？」彼人齋僧，自彼人福，與前人何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折僧堂。如數齋僧而火枷減，有明徵矣。又問：「造佛錢作佛殿，總之供佛也，可乎？」曰：不可。畫棟雕樑，還當得如來相好光明否？「造經錢作經廚，總之供經也，可乎？」曰：不可。錦囊寶匱，還當得如來金口玉音否？「如是乃至放生錢買池塘，總之濟物利生也，可乎？」曰：不可。空陂野澤，千頃汪洋，還當得彼時失救，垂臨鼎鑊，將被刀砧百千萬億生靈否？況挪移變換，舛錯因果乎！又有說焉：「造佛餘錢，可用作佛前供器否？」則律有開許之文。餘諸福事無文，慎之慎之！毋恣己見而反招業報也。

楞嚴圓通

問曰：「楞嚴圓通獨取耳根，念佛法門曾未入選，奈何後世不遵聖語，而普天之下多從念佛也？」答曰：「彌陀疏鈔已有明辨，而此疑此

問關係不小，不厭其煩瀆也，更為子詳言之。子誠娑婆人也，知有娑婆而已，獨不思娑婆而外，有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乎？耳根者，逗娑婆世界眾生之機；念佛者，逗不可說不可說世界眾生之機也。耳根圓通，一方世界之圓通；念佛圓通，十方世界之圓通也。佛出娑婆，姑就娑婆之所宜者示教，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不曰『十方真教體』也。喻如今日國中百千郡邑士子所習，或在一方多習易者，或在一方多習詩者，或在一方多習書者；春秋禮記，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習者則周易也。周易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復次百千郡邑土地所宜，郊野之區多植穀粟，山林之所多栽果實，江海之處多販魚鹽，綾綿珠玉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尚者，則稻黍菽粟也。稻黍菽粟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子居娑婆，自修耳根，誰得而阻之；但不必是此而非彼。如其執耳根而欲掃除念佛，是猶業餘經之士子而欲掃除周易，貨餘物之商民而欲掃除穀粟也，豈理也哉？」

天說（一）

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為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為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辯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

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眾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

天說（二）

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即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恆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己父母，非決其必己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為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為父母、為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己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舁轎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為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既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戒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何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為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羊哀化虎，鄧艾為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天說（三）

復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

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為新說也？以上所陳，倘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倘予懷妒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飭天討。

趙定宇作閻王

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同年。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玉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為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吻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為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眾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澹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太守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弟子為師服

其說有三：一六祖壇經，一釋氏要覽，一百丈清規，三各差殊。今辯如左：（一）壇經云：「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我弟子，亦非正法。」（二）要覽云：「考涅槃諸經，並無服制，惟增輝記，引禮三服。其三降服，白虎通云：『師恩同父母，宜降服。』釋氏喪儀云：『師恩同父母，宜三年服。』五杉云：『師服皆從法服，但布稍麤，純染黃褐。』增輝云：『但染蒼皴色，稍異於常

耳。』」（三）清規云：「小師麻布掇，兩序苧掇，主喪等生絹掇，眾舉哀三聲，小師幙下哀泣。」如上所說，據壇經，則無服無泣；據增輝等，則有服無泣，而服不用麻，但用色黃蒼而已；據清規，則服泣雙行，宛同世俗。夫為僧者，雖應宗法六祖，但今弟子不忍師亡，多為之服，乃上欽祖訓，下順人情，委曲酌中，依增輝作青黃色服之可也。古云禮可以義起，更俟高明正焉。

百丈清規

因上喪制，知清規一書後人增廣，非百丈所作也。百丈為曹溪四世嫡孫，其喪制何由不率乃祖攸行，而變其成法乎？蓋建立叢林，使一眾有所約束，則自百丈始耳。至於制度之冗繁，節文細瑣，使人僕僕爾，碌碌爾，日不暇給，更何從得省緣省事，而悉心窮究此道也。故曰後人好事者為之，非百丈意也。

剛鬣報

僧某素朴實，但愚而自用，凡見稱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久之反道歸俗，與一老媪俱。其死也，致夢報媪曰：「吾明日歸鄰庵矣！」則有途一彘放生於庵者。媪知其某也，數往訊視，遂聞於人，遠近異其事，觀者絡繹。媪醜之，轉送雲棲。時雲棲放生所窄隘，一山寺願收養。俄而其徒賣與屠者，殺之田中。噫！受生於畜矣，又不免於刑戮焉，何至此極也，吾輩所當痛心而鏤骨者矣！

天說餘

予頃為天說矣，有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己父母也既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己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被難者默然以告予。予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

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為，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則然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即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為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真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談，排場供戲謔之諛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慎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淫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若發現有任何錯別字，敬請來信告知，以便修正，功德無量！